

燕 大 三 年

燕大
三
年
出
版
委
員
會
印

燕大學生自治會編印
· 月九年七十三國民 ·

校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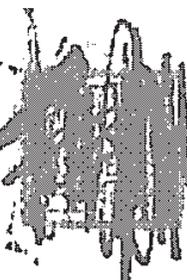
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務



校務委員會主席
陸志韋先生

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出版

燕京大學三週年紀念





目錄

(一) 學校一覽	二
導遊燕園	一
沿革	四
組織和人事	五
燕大教員會	七
講師助教職員聯合會	八
燕大委員會	九
燕大圖書館概況	〇
哈佛燕京學社燕京部分的工作	三
學校的出版物	四
(二) 院系介紹	七
文學院	七
國文學系	七
西方語文學系	八
歷史學系	八
心理學系	九
教育學系	九
新聞學系	一〇
音樂學系	一〇
文護預學程	一〇
中西文化學程	一〇
理學院	一五
化學學系	一五
生物學系	一五
物理學系	一五
數學學系	一五
家政學系	一五
醫預學程	一五
工科學程	一五
法學院	三一
政治學系	三一
經濟學系	三一
社會學系	三一
宗教學院	三一
燕京大學研究工作之沿革	三四
胡經甫	三五
(三) 我們是怎樣生活的	三七
我來到了燕園——一個大一新同學的追記	三八



衣食住在燕京	四二
學生銀行	四三
燕園的小家庭——介紹燕京團契生活	四四
師生之間	四七
不要介意那止步的牌子——男女之間在燕京	四九
同學的公僕——學生自治會	五〇
鋼鐵就是這樣鍊成的——記燕大義校的一羣	五二
下鄉——一個鄉村服務隊隊員的日記	五三
向着勞工大眾走去——簡介燕大工友夜校	五四
我們做了工人——工科同學實習記	五五
我們是向千萬個讀者負責的——談談今天的「燕京新聞」	五七
學習新的實用的知識——介紹圖書服務部	五八
壁報·社團·壁聯	五九
藝聯	六一
五月社	六一
十二月社	六二
燕大合唱團	六三
唱歌使我們勇敢前進	六四
這才是不折不扣的土產——記高唱隊舞蹈組	六五
蓬勃躍進中的燕京劇壇	六六
燕大的自助工作同學	六八
燕京花生醬站	六九
燕京同學的社會責任感——一個外籍同學的意見	七〇
我終於找到了一條路——一個未來科學工作者的自白	七二
(四)團結戰鬥迎接光明	七三
兩年來抗暴鐵流	七五
怒吼的抗暴鐵流	七五
大筆戰前後	七五



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

反對內戰呼籲和平宣言

燕京大學教授對學潮主張宣言

助學勸募三日

助運點滴

會師勸學勸募自擊記

要回我們的義理康

失掉自由的日子

保障人權、追悼于子三

燕大教職員學生聯合宣言

燕京大學學生罷課宣言

春遊在燕京——四千青年大聯歡

反迫害反飢餓四九遊行諸願記

燕大教職員致李主任書

燕大全體教職員抗議宣言

保衛自己——記燕京糾察隊

我們選擇了真理——記燕京的反扶日運動

從七五到七九——記燕大在成都的日子

我們帶着光榮回來了——記燕大在成都的日子

(五) 新校難

軍警圍校·搜查同學

為警憲在校內搜查學生事對在場教職員跟軍警說話

抗議至面大迫害暨本校被非法搜查告社會人士書

追悼牛澤容同學專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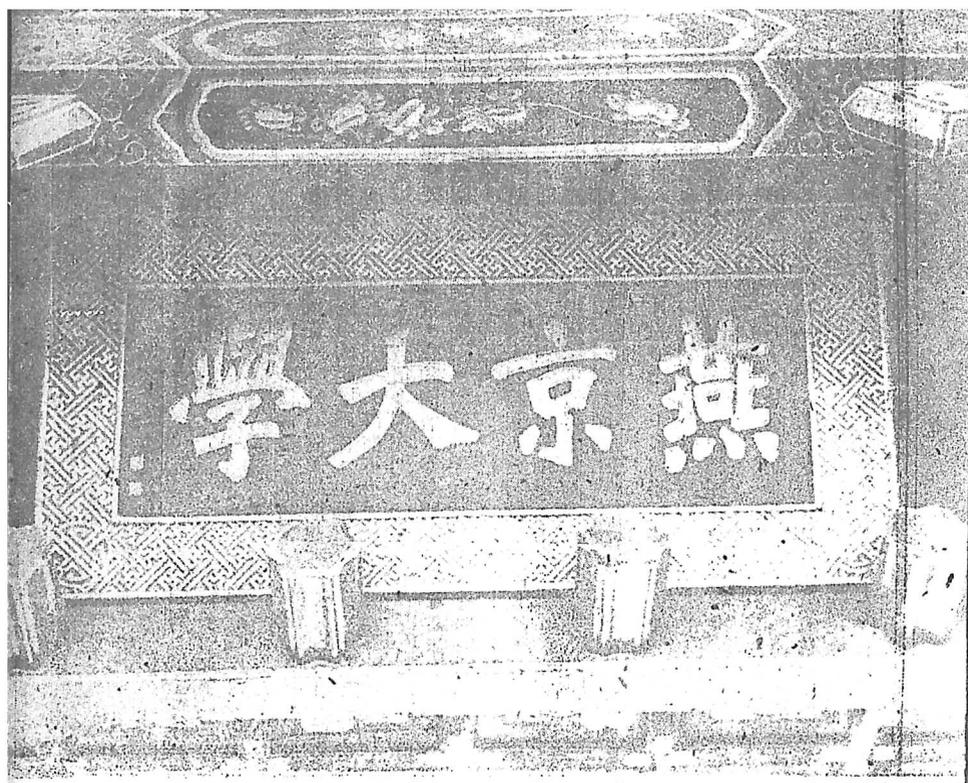
牛澤容同學投海經過

牛澤容小史

安息吧，澤容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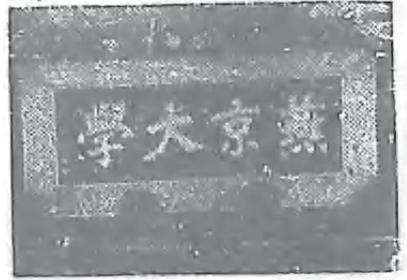
陸志韋

楊理康



覽一校學

導游燕園



燕京校園的美，是早已蜚聲中外了。復校以後，校景漸復舊觀。水塔倚湖傲立，健壯如昔。亭軒石橋，風韻也未稍減。而樹蔭中的畫閣雕樑，也都重新油漆了一番。慕名來訪的自然不少，就是道經途過的人也有很多因在門口一望而被吸引進來。春秋大，每逢週末，頤和園遊人多如過江之鯽，而隨便涉遊燕園的便也接踵而至。當時同學會玩笑地有過售門票的建議，其盛況可想而知。

燕園連同四周的鏡春園，蔚秀園，朗潤園，燕勺園，燕東園，燕南園等，面積共約八百畝左右。由於湖池，山坡，樹叢，曲徑的交錯穿插，又把燕園佈置得更加深奧一些。所以就是環遊本部一周也要化上一個鐘頭的工夫，說不定還會忽略幾處「名勝古蹟」。因此，每逢外校同學來遊的時候，從五六個人到今年三月的平津二千多同學的春季大郊遊，燕京同學也就從一兩個人到動員全體去招待引導。在這裏，爲了給初次來玩的朋友的方便，我們願意再來作一次「紙上談兵」式的導遊。

燕京的樓閣軒亭都有一個英文名字，是爲了紀念捐款建築者的芳名。中文名字則是兼取「晉」「義」之長而譯出的。

進了西校門，就是一座石橋，一池清水。校方把懷念舊人的心情寄託給它們，於是「校友」兩字便作了它們的

頭銜。這裏曾經是從美國學來的皮毛把戲——「拖尸」的舉行地，如今「拖尸」已成歷史名辭，校友橋也只有專心於迎接校友返校或新生來校了。

過橋迎面是宏大壯麗的貝公樓 *Basildford Hall*。學校的行政中樞，各課各處在這裏，校務長的辦公室在這裏，銀行的辦事處也在這裏。這是任何人向校方打交代的地方，於是把它叫作辦公樓的也很多。

樓上是可容八百多人的大禮堂，建築是中西合璧，帶些古色古香的。貝公樓的左方(北)是穆樓 *McBrier Hall*，是文法學科的教室。系辦公室也有很多在這裏。樓下兩端是同學的閱報處。

右面和穆樓相對而立的是容樓 *Rocketteller Hall*，生物和物理兩系，都在這裏。於是通常又各本所愛地把它叫作生物樓，或是物理樓。

現在讓我們從右面開始參觀：穿過容樓和貝公樓中間的路，看見的便是圖書館。正名是爾瑞樓 *Perry Building*。二、三層樓的書庫藏有中外書籍數十萬卷。建築的形式是模仿故宮文淵閣。

剛過閣，便可以看見西面有一座和容樓一模一樣的建築和容樓平行地矗立着。那是化學樓 *Chemistry Building* 的背影，除了化學系，數學系也在這裏辦公。

路漸漸向上坡蜿蜒，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地方，向東去就是兩座芳名遠揚的姊妹樓 *Sister Hall*。但是在你欣賞她們之前，却不要忘掉那西面小山崗後的一座大理石石碑。它靜靜地在這裏站立了二十多個年頭，泉有環繞着的松牆是它不離的好友，伴着它度過這悠長的時日。在石

碑底下埋着的，是我們的大姐魏士毅，三二八反段政府賣國運動裏，她被刺刀殺死了。但是，生命不是白白交出的，她第一個犧牲了，也第一個給燕京留下了光輝。

姊妹樓北面的一座名麥風閣 *Miner Hall*，是女部辦公處，也是男女同學的社交中心。去年自治會遷來此地，於是便成了同學課外活動的神经中樞了。樓上的圖書服務部更是爲了供給同學以嶄新的精神食糧而設立的。南面的一座是甘德閣 *Gamble Hall*，老遠就可聽得琴聲悠揚，這是音樂系的天下。

從水泥路更南行，在到南門前，向左去是一條遮蔭的大路。路北是兩排遙遙相對的女生宿舍，中間傍路背立的是女體育館，*Boyd Gymnasium*。在西面女生宿舍後面而有一座幽靜的小樓，那是女校醫處 *Lyon Infirmary*。剛才我們也路過的，只是地處隱蔽，不容易使人留意。東面女生宿舍的背後，在天路的對面，有一溜馬蹄形的小灰房，那是收容着二百多孩子的燕大附小所在地。來上學的多是教職員，工友的子弟，或是附近小康之家的孩子。教書的呢，則多是在課餘時間來工作的大學部同學。

水泥路從東面的女生宿舍繞過又轉向東方了。在對角處，回身一望，正好是適樓 *Sage Hall* 的後身，它遠遠地對着姊妹樓前的花園，裏面是外文系的大木營。白天幽靜得很，但一入夜時，時可聽到笑聲喧嘩，原來團契全在這裏開會呢！

這時，我們已不知不覺地走上高原了，向北面望下去好像是一個盆地。臨湖軒傍着未名湖，它是前校務長司徒雷登先生的住所，司徒先生每年都要在這裏度聖誕的。臨

湖軒東是男生校醫處 *McKelvey Infirmary*，孤獨地坐在一小山坡的開隙裏，好像怕人看見似的。過了男生校醫處，路就急轉直下而向下來。水塔已經高高地在右前方，路的正名是博雅塔 *Boyetower*。塔後是機器廠發電所，最近工科大樓也在塔後竣工。於是和機器廠的大烟囪，鼎足而立，形成了燕園的三巨頭。

沿着未名湖的東岸，走過男生體育館 *Boyd Gymnasium* 的前面，再折轉沿北岸西行，順次排着六座男生宿舍。假如你累了，可以到一個同學的宿舍裏去憩一憩。如果男女同學不方便的話，那麼可以到四樓前小島上的思義亭 *Lucy Pavilion* 去坐坐。那兒是自助商店辦的食堂，飲料小吃，物美價廉。

如果你還逞強地說不累，那麼就請你再向前走，終點也就在前面了。走過一樓，靠北一些是聖約翰堂 *St. John's Hall*，爲宗教學院所獨用。一個不太大的小禮拜堂，每逢星期天的早晨，讚美詩的歌聲伴着時隱時現的大風琴飄出好遠。

再向前二十步，西校門又出現了，原來不知覺地已經繞了本部一週，或者你有一個輪廓的印象，或者你還不大熟悉，但只要你高興，我們可以再伴你繞遊若干次，直到你滿意了爲止。

至於本部以外的園地，大都是教職員的住宅。南面的燕南園，和出東門還要走一段水泥路才到的燕東園，都是北面修整，房舍精緻，只有高級教職員才可以在這裏。園內淺池翠樹，野趣橫生，其間散落落落地分佈着許多教職員住宅。蔚秀園裏還有一所附屬中學，可惜高中部因經濟困難停辦了，不然燕京便可說是一座從幼稚園到研究完竣的學府了。此外，還有一座燕農園，在燕園到東南角，目前已漸荒廢，鮮少有人涉足了。



沿

革

燕京大學的蜚聲中外，到現在還不到三十年，但說起它的前身，則要追溯到六十年前。公元一八八九年公理會在通州成立了協合大學，同時美以美會在北京也創辦了匯文大學；其後，兩大學各自進展，規模略具。

一九一八年，兩大學爲求教學的完整和統一，乃協議合併而成爲「文理科大學」。校址設在北京崇文門內盜甲廠。當時，教職員僅十九人，學生總數也不過才七十五人。溝沿頭，毛家灣，和又髒又臭的泡子河邊，都會有過燕京老大哥的「雪泥鴻爪」。最初，由前匯文大學校長劉海瀾先生代理校政，一九一九年春末才正式聘請司徒雷登先生做校長。一九二〇年北京協合女大加入「文理科大學」，校址暫設東城燈市口佟府夾道，現在的貝滿高中所在地。男女兩校因地勢間隔，名雖合併，而事實上，仍然是各自爲政。

三大學的合併，奠定了後來燕大發展的基礎。其後，校務日漸發展，教職員學生人數有加無已，城內狹隘的校舍遂感不敷應用。一九二〇年在西郊海澱圓明園的南方覓妥新校址。這座大園子相傳爲明代朱氏勺園遺址，清代鼎鼎大名的和坤的淑春園也在此地。勺園在明代爲京西名園之一，佔地數百畝，向爲人所稱道。後雖荒廢，而其中亭台池沼的遺跡仍能歷歷可考。第二年燕大開始鳩工建築，融中西藝術之所長，歷時五載，這所綺麗堂皇的新校舍才算大致告成。同年夏季，城內男女兩校同時遷入。

一九二九年夏，遵照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之各項法令，

由校董會呈請教育部，獲准立案。同年，按照教育部定章取消文理二科，改設文、理、法三院。校長仍爲司徒先生，但依照政府法規，外人在華設立學校不得自任校長，所以在呈准立案後，乃正式聘請吳雷川先生執掌校印，而改任司徒先生爲校務長。

一九三七年夏，七七事變發生，國立各院校被迫南遷，燕京靠了它的國際性和教會大學的立場，得以獨留北方，支撐危局，在政府的委託下，負起抗敵教育的重任。當時，大羣的青年被政府丟在了淪陷區，他們不甘於忍受敵人的奴化教育，又來不及撤退到大後方，彷徨，苦悶，惟一的希望是：「走向燕京」。一時衆心所歸，羣英畢至。燕京校當局也破例大量收取這些熱情的愛國青年。因此，頗遭敵人嫉視，在重重監視下，燕京變成了一座孤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更在「萬惡的間諜機關」的罪名下，首遭封閉。司徒先生在津被捕，陸志韋先生等與同學三十餘人也被敵人監禁在日本陸軍監獄。



司徒雷登先生。

北平的燕京解散了，一批一批的教師同學，偷過了敵人的封鎖線，流亡到內地，在極端惡劣的物質條件下，積極地籌備起復校工作。一九四二年秋季，成都陝西街舊華美女中的校門上掛上了「燕京大學」的招牌。但這個

地方比起北平的校園，真是有天淵之別了。地勢狹隘，設備毫無，全校同學不足五百人，在梅貽寶和馬鑑等先生的主持下，因陋就簡地苦撐了三四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了，燕京被驅的師生又重獲自由，同年十月十日，北平燕京在驚人的速度下正式復課。四六年夏成都燕京師生先後復員，蓉、平兩校合而為一。四七年夏，司徒先生受聘為美國駐華大使，而燕京的老校長吳雷川先生不幸也在勝利的前一年病逝，燕京的校政乃由在陸志韋先生主持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處理。去年陸先生休假，由化學系主任教授費維廉先生 (W. Adolph) 任代理校務長，主持校政。今年陸先生銷假復職，再度執行校長職務，在風雨飄搖中，苦撐，奮鬥。

組織和人事

燕大是個私立的基督教大學。最初，在美國設有托事部 (Trustee Board)，在中國設有董事部，算是最高機構。校內實行校長制，由司徒雷登先生任第一任校長。到民十五年，燕京在中國教育部立了案，按照規定，至少須有一位中國籍的副校長。於是便請了老翰林吳雷川先生作副校長，另外還有一位美籍的副校長。北伐成功以後，教育部有令，各級校長必為中國人。於是燕京採用雙長制，由

吳雷川先生任校長 (Chancellor)，司徒先生任校務長 (President)。前者是應付教育部；後者是實際的校務主持人。校長的人事雖數有變動，校務長永遠沒有改過。制度也一直沒變。到民二十三年，陸志韋先生任代理校長。至七七事變，中國人作校長不大方便，於是陸先生辭去代職，由司徒以校務長兼行校長職務。同時，却在後方，由董事長孔祥熙先生兼任校長，遙通聲氣。這種情形，直維持到太平洋戰起，燕大被封。

民三十年，成都燕大成立。由梅貽寶先生、馬鑑先生先後任代理校長，主持校務。民三十四年在平復校後，因司徒赴美奔走，校內遂設立校務委員會，代行校長職務，由陸志韋先生任主席。在美的托事部則因「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托事部」的成立而告取消。

三十五年夏，司徒先生受命為美國駐華大使，當然不能兼顧校務。董事會便給予假期，讓他專心致力政事。校務仍由陸志韋先生主持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去年，陸先生休假，由化學系教授費維廉先生任代理校務長，主持校務。今年，陸先生重掌校務，除了八位校務委員外，沒有再請代理校務長 (費先生因為健康欠佳，到協和任教去了，借資休息一下) 只是聘請了艾德敷先生 (Mr. Edwards) 作校務委員會的執行幹事。在行政方面，燕京有



林嘉通先生。

趙紫宸先生。



教務、總務二處。教務主任是林嘉通先生，下分註冊課、招生課等部分。總務處的頭子，也稱主任，但是為了對外交涉時，易于辨別身分起見，多稱總務長，以別于總務處下設的庶務，會計課的主任。今年的總務主任由音樂系教授范天祥先生 (Mr. Bliss Viviani) 代理。

燕京在組織上和其他學校有個不同的地方，它沒有訓導處，只有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二者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見第八頁輔導委員會稿)但是爲了對外交涉方便起見，輔導委員會主席也就變成訓導長了。這學年的輔導委員會主席是英籍教授賴樸吾先生 (Mr. Lapwood)。

談到這處那處，不應該忘了校醫處。校醫處正名是衛生處，有男女兩個病院。主任醫師是吳繼文大夫。吳大夫脾氣好，不只醫道高，而且非常開明，對同學的行動和意見非常關切。在復校後，男校醫處在門診條例旁邊貼着



羅路得女士。

羅斯幅總統的四大自由的條文。這大概是別處醫院看不到的。

至於院系，需從文理科談起。常年有男女兩時代，沒有院系，而有男女兩時代。現在的輔導委員會主席、總務主任、院長等之總和。燕京的元老博晨光先生 (Dr. F.

Port B)，洪煨連先生等，都當過這個科長，所以到現在老工友們嘴裏還叫洪科長的哩！

到民國十八年，才正式有文、理、應用社會科學等三院，第一任院長是陸志韋先生、韋爾巽先生、許仕廉先生。第二年，應用社會科學院改稱法學院。以後人事雖數有變動，體制則一直沒變。今年的文學院長是齊思和先生，理學院長是韋爾巽先生 (Dr. S. D. Wilson)，法學院長是嚴景耀先生。

以前燕京有研究院，復員後，改設研究所，研究工作照常進行。宗教學院是類似研究院的一個學院，必須是人學畢業生才能進去。今年的院長是趙紫宸先生。

燕大有個「女部」；却沒聽人說過「男一部」。雖然在課業上不分男女，可是有關於生活的事件，男同學去找輔導會，女同學便要去找女部主任。女部往往有它獨立的措施。譬如說，男生宿舍夜不鎖門，女生宿舍到十點半就關門了。男生宿舍只有工友，女生宿舍還有舍監。這種不一致的情形，大概還是當年三校合併的遺跡。

現在的女部主任是羅路得女士 (Miss Ruth Seal)。除了女部以外，還有男女兩個體育部。各有一個體育館。

「委員會」制在燕京頗爲盛行。一切行政事務，除了上述的幾個處各負專責外，另有各種委員會，處理各項事務。資助委員會管理同助學金、救濟金、自助工作等事。校景委員會管理布置校園，添此松籬，挪挪山石等事。每年學校都有幾次師生大會和大學講演。前者有時是開學典禮，有時是學校首腦講話，有時是講演比賽等；後者是請他校教授或過往名流講演。這些事情由一個「師生大會委員會」和「大學講演委員會」負責。學校臨時有重大事件，也就臨時組成一個委員會來應付。像去年學生運動接連發生時，學校便組成了一個「學生課業委員會」來與同

學合作，以解決如何補足罷課期間所缺的課程問題。

師生關係之融洽，是燕京的特色之一。因為這個緣故，不只在校時是「燕大一家」，離校的校友，對母校仍極眷戀，學校對校友也極爲關切。所以各地都有校友會（正名同學校）的組織，學校裏也設有校友事務委員會（以前叫校友課）。二者間維持密切的聯繫。各地校友會屢次爲在校清寒同學舉行募捐義賣，或捐設獎學金等，對母校和在校同學助益甚大。學校對校友們的意見也極爲重視，董事會裏就有兩個名額由校友們選舉的代表充任。上年度校友代表是謝冰心和方東，這一年的正在選舉中。

在宗教生活方面，燕京有基督敎團契的組織。普通說起來，常分成大團契，小團契兩種。大團契是總的機構，裏面分教職員部、工友部、學生部、佈道委員會、交際委員會、福利委員會等。小團契是學生自己組成的，平常總有二十多個。算是屬於大團契學生部的。契友並不一定是基督徒，小團契契友也不必是大團契的契友。如果想作大團契契友需去學德樓登記。去年的大團契主席是夏仁德先生 (Dr. Randolph Aiken)，今年的主席是博晨光先生。

這個團契，究竟是不是算大學的一個部門，很難說。它的行政職員(幹事)是由學校聘任的，可是它自己有自己的基金，主席和各部門負責人却都是由契友選舉出來的。

燕大最初是在美國立案的敎會大學，到民國十五年才在中國教育部立案。所以它擁有紐約州立案大學的身分。畢業生可以領雙份文憑：一份中文的，是中國教育部發的；一份英文的，是美國紐約州發的。

燕大敎員會

博晨光

燕大敎員會係去年組成，由德高望重之博晨光先生任主席，最獲同學愛戴之翁獨健先生任執行幹事。本文係博先生應編者之請書就者。——編者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燕京學生認爲政府當局對浙江大學學生有非法行動，於是全體敎職員大會，商議採取何種態度。結果組成全體敎職員大會之目的係對學生想爲被捕諸生爭取合法權利之願望，表示同情。同時，並勸導同學採取建設性之方法，以使全國能獲得合法的，有秩序的進步。該會會規定章程，推選執行委員會。執委會之主席與執行幹事，負責與同學取得聯絡，對同學與以勸導，並協助同學向敎員及學校當局，解釋學生之態度。燕大北平師範學院四九慘案發生後，敎員會曾召開全體敎職員大會，在會中更選出擴大之委員會。爲同情各院校學生以及各院校所遭之不幸事件，敎員會曾宣佈敎教二日，向當局表示抗議。本校師生間之互相了解，會在師生聯席會上，充分表出。例如，關於學生罷課期間課業之處理問題，敎職員會曾與學生代表，罷課討論會下列二原則：(1)罷課期間所缺之課程，應在該學年內補足，(2)罷課期間有學生或敎師研討學術時，同學並不干涉。

結果雖未成定論，但師生間已獲得相當諒解。在此種諒解下所產生之師生合作精神，實爲燕京精神最寶貴之處，願此種精神，日後日愈發揚光大。

講師助教職員聯合會(簡稱講助職聯)的成立是燕京大學民主化進一步的象徵。是燕京教職員同人間，尤其是燕京華北全中國各大學院教職員和同學們在嚴重的教育危機和苦難的時代裏覺悟，團結，為自己的生存，為新中國教育的建設，聯合起來共同努力，自助助人，作進一步奮鬥的表現。

說到講助職聯，絕不可忘記它的母體——職員聯誼會。在從前助教階層以上教職員俱樂部組織，而助教以下的職員則沒有資格入會，也沒有另外的組織，因此生活是寂寞的孤獨的。在燕京各種的集會裏只看得見師生

的活躍而看不見小職員和女的生活。直到一九四五年後，才由助教以下的職員自動組織了一個職員聯誼會，入會的都是各辦公室職員。純為聯絡感情，順便辦些與會員生活福利有關的事項。當時會得到全體會員的合作擁護。於是這個組織就延長下來，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講師助教階層同人認為他們的必要，於是大家團結起來，以職員為中心，加上講師助教的聯誼會，成立了講助職聯這個新機構，而代替了原有的職員

所以，講助職聯最初成立的動機完全是屬於經濟性質的，待遇，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则，重訂發薪水準辦法。同時並請求減低麵粉配售價格。由於校當局(費維廉)代校務

講師助教職員聯合會

長)的虛心合作，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而講助職聯基礎也從此鞏固。在全體會員成立大會中，通過會章，選出第一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十五人，候補委員五人。從委員中再推選主席一人(吳其進)，副主席二人(李敏，管玉琳)，其餘常委六人，分配在文書，總務，聯絡，學術，福利，游藝十二組辦事。半年以來，常務委員會開了七次會，商議並執行各種工作。另外並推舉了幾位連絡員分別聯絡各辦公室會員同人，以期遇事動作迅速，陸續參加的會員已達一百七十人以上。

目前講助職聯最注重的仍是會員同人的生活福利問題。除了經常與學校商洽同人待遇，發給標準以及各種福利事項外，更舉辦了各種康樂，學習，游藝活動，例如(初級班)辦英文講習班(游泳，棋賽，散步，跳舞，

舉行游藝，座談，演劇等集會。此外，更盡量表現了燕京校內外，對於國教同人同情，服務的精神。在對案下，對於國教同人採取一致態度。在抗戰時期，抗戰到底，援救五血案，被難東北同學各項勤勞，燕京出了精幹的支物質力量，供獻了有力的幫助。尤其四月十二日的正義罷職力量，更是會員同人與全校師生共同合作，表現了總的團結力量。對內師生一致，上下一心，中外一家，對外聯合校友同人，團結教職員學生工友力量，服兩大的原則下，正在遵照它的成立宣言中所揭發的「團結

燕大圖書館概況

復校先後概況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號太平洋戰爭爆發，學校突遭封閉，日寇以本館爲僞華北綜合調查所圖書館。三十四年敵軍復將館藏書籍四萬餘冊，分散於北平各僞機關。同年八月，敵軍潰敗，燕大復員，學校任命聶崇岐先生爲圖書館整理委員。自十一月一日起，開始搜尋追回散失書籍。清查結果，計損失圖書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冊。閉校前借出書籍不能收回者，計七千六百二十三冊。總共損失三萬一千九百〇七冊，約當戰前館藏十分之一。此諸校中儀器摧殘殘固少，惟所散失之西文東方學書籍，則多無法彌補。第一閱覽室，於十月十五日先行開放，樓上第二閱覽室，於翌年一月始局部開放。書庫書籍排架次序及各種目錄卡片，亦于同時大致整理就緒。平校圖書館恢復情形，大略如斯。成都燕校圖書館，於三十一年秋開闢。三十五年夏蓉平兩校復合爲一，分館亦告結束。蓉校入藏書籍，以學生課本爲多，運至寶鷄者，計有四十餘箱。因交通不便及運費太昂之故，大部分書籍已于今春就近出讓。運回返校者，僅有九箱。比較重要書籍，計有畢業論文二百四十九冊，殘存新華日報，大公報，中央日報五十餘合訂本，川劇二五八種三〇二冊，及拓片十包。

現在概況

(一) 館舍 第二及第二閱覽室，共有座位三百六十。閱覽租借閱普通書籍，教員指定參考書，及已裝訂之中文雜誌。東北隅設研究保留處專供四年級生及研究生預備畢業論文之用。備有書櫃一百一十八個，以便存儲書籍。樓上第二閱覽室陳列中西文參考書籍，及新到各種雜誌，備有卡片目錄可供檢查。東南北三面走廊除特別圖書室供閱覽善本書及畢業論文外，其餘悉爲各組辦公室。第三層爲書庫，採閉庫制。

(二) 組織 依館內事務之性質，分總務採訪編目雜誌閱覽及書庫各組。民國三十年以前，職員共六十人。三十四年復校時，職員共四十八人。自夫歲學校經費緊縮以來現已減至三十五人。校長及大學圖書館委員會決定每年圖書館各重要事項，由圖書館主任執行。另設五種委員會，襄助圖書館主任辦理各委員會性質範圍內各種事宜。五種委員會名稱如下：(1) 閱行政委員會。(2) 中文圖書籍審購委員會。(3) 日文東方學書籍審購委員會。(4) 西文東方學審購委員會。(5) 普通西文書籍(不屬各學系應購之專門書籍)委員會。

(三) 藏書 本館及各院系部圖書室藏書統計，截至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分別如下：

本館藏書 三五五，三一九冊
 學院 三四〇冊

中國文學系圖書室

三四〇冊

教育學系圖書室
音樂學系圖書室

心理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圖書室

理學院

生物學系圖書室

化學系圖書室

家政學系圖書室

數學系圖書室

物理學系圖書室

法學院圖書室

男體育部圖書室

女體育部圖書室

宗教學院圖書室

各院系部圖書室共藏

總計

三七九, 一七七冊

書籍總數按文字分，中文有二十九萬七千〇一十七

冊，日文有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冊，西文有六萬九千四百七十

冊。中文書籍，四類書凡有價值可收之版本，皆廣事搜

羅，以地方志、詩文集、叢書、金石、類書為大宗。本館

類書有「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可資參考。

日文書籍，凡有關國學及東方學者皆廣事搜羅。西文各專

科書籍概由學系介紹，以法學院圖書室所藏者為最多。歷

年藏書價值統計至上年度止共約值美金二十一萬元。

雜誌 入藏雜誌統計，至上年度止，中文雜誌有六千

八百六十九種，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四合訂冊，又一萬五千

八三八冊

六四冊

一, 〇五二冊

二, 四六八冊

一, 〇八七冊

二一四冊

七冊

七, 七〇冊

一, 一五〇冊

一, 四二九冊

三, 〇二七冊

三, 八五八冊

一, 一七七冊

九百三十六單本。西文雜誌有一千四百三十五種，六千四

百六十五合訂冊，又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三單本。日文有三

千六百八十八種，二千三百五十合訂冊，又四百九十九單本。

本館於民國二十二年初編「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

文篇目附引得」，復於民國二十九年續編「一百七十五種

日本期刊中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由此二種目錄可以

窺見館藏一斑。中文雜誌有關史地國學者甚多，淪陷期間

有史料價值者搜羅達二百四十五種。西文東方學雜誌之精

多，國內不易多見。凡已裝訂編目之中日西文雜誌，均可

在第一閱覽室東面卡片目錄中查到。再上年度購到新中文

雜誌達二百四十六種，二千〇六十一單本。贈送及交換所

得之新中文雜誌，達三百九十種，二千〇七單本。共計入

藏中文雜誌六百三十六種，四千七百六十八單本。訂購新

西文雜誌共二百〇四種，收到一千九百五十二單本，贈送

及交換所得新西文雜誌共二百〇九種，收到一千五百〇六

單本。

日報 日報每月合訂一冊。入藏統計如下：中文報紙

一百九十五種，共四千七百九十八冊。西文報紙卅四種，

共一千四百七十四冊。日文報紙十四種，共三百六十五冊。總共二百四十六種，六千六百三十六合訂冊。上年入藏新刊日報，中文訂購十四種，合訂一百五十六冊。贈閱八種，合訂七十九冊。西文訂購四種，合訂二十六冊。贈閱三種，合訂八冊。

(四) 特藏 (1) 西文東方學叢書叢計有五九八種，一三三九冊，存特別圖書室俄人葛蘭參閱。普通本，則入藏普通書庫，可以借出館外。據美人 Charles S.

Gardner 之一九三八年增訂本美國各圖書館所藏西文東方學選編書籍聯合目錄 (Am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 所列各書，本館于太平洋洋戰前除缺四種外，餘悉入藏。惟學校封閉後，散失者頗為不少，一時不易搜齊，殊為可惜。(2) 畢業論文：本校歷年學碩士畢業論文，已送交本館者，計有二〇七種，裝訂二六五函，二四二冊。全部備放特別圖書室中。第二閱覽室內備有論文卡片目錄及印本目錄，以供查檢。(3) 中日文善本書籍：本館選購中文書籍，先以教員學生日常必須參考者為主要。至於古刻珍本，而無通行版本者，亦必量力而求。現收藏善本已達三一八一種，二七六八二冊。以明本，清初精刻本，及鈔本居多。上年度新購之南宋楊伯暉撰詠齋近思錄衍註，除故宮已佚書畫目錄四種第四頁載該書實簿傑一條外，不見各家著錄，誠為館藏增色不少。至日文善本書籍約有一五二種，一〇六九冊。其中以美術考古附圖本居多。(4) 縮影圖書膠片：一九三八年至四七年間，美國國會圖書館將國立北平圖書館寄存三千種善本書中選出二千八百種，共有二百八十萬頁，攝成縮影膠片一千〇七十捲，每捲長一百呎，贈送本國者只有三份。本館為擴充善本書藏起見，上年度業已訂購五百三十捲，不久即可到校，其餘五百四十捲，擬于近一兩年內購齊。Reocondak filmreader model C 為縮影圖書膠片閱覽箱之最佳型，本館亦于上年度運到一架。一俟膠片到校即可應用。此外，又買到 Reocondak microfilm machine, model D 縮影圖書照像機一架，以備自製珍本書縮影膠片，藉便保存文化，推廣流傳。惟因經費已盡，所有照相材料，以

及暗室設備，尚無著落，計劃何時實現，全待捐款成功。

(五) 經費 本館購書經費之來源，大概有四：

(1) 學校普通經常費，分配各學系添置西文書籍，及本館採購西文參考書，工具書，雜誌等。每年捐款，概視學校經費充裕與否而定。(2) 哈佛燕京學社圖書費，專購中日西文東方學書籍。(3) 法學院各學系圖書費。(4) 其他臨時特別圖書費，如外國語文學系上年度有 Wellesley Fund 及 Harvard special Fund 等。

(六) 分類 本館中日文圖書，自民國二十年起即採用裘開明氏所編漢和圖書統一分類法，以謀與哈佛大學之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分類法一致。該分類法簡表現掛于第一閱覽室東面中文書分類目錄櫃牆上，以便檢查。西文書分類係用杜威十進分類法。

(七) 編目 每書備有著者，書名，分類三種卡片。此外尚有參考，分析等片。西文書另有標題片，更便檢查。中日文目錄片本館用 Dime 紫色墨水複印，方法簡便，又免錯誤。至於目錄片排列法，則用四角號碼編製號碼，第一閱覽室西南兩間日文書目錄櫃上，設有四角號碼說明，數分鐘即可熟練。較之用部首或永字八法等等檢字法，查書方便甚多。本館又將書名目錄與著者目錄分櫃排列，檢索更易。西文書目錄片，用打字機製之將著者，書名，標題，參考片，按字母次序一同排列。

民國三十年以前，本館新編書目，陸續在燕京大學園報 (雙週刊) 發表。復按一年，經費拮据，未能復刊。遂將每月新編書目，改在第一閱覽室西門裏佈告牌上發表，此外樓梯旁新書陳列櫃，亦放有少數新編書籍，以便瀏覽。

哈佛燕京學社燕京部分的工作

周建平

二人，駐紮燕京，負責處理燕京學社的行政事務。燕京學社成立於民國十六年，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術機構。在美國人所組織的託事部之下，有主任一職，由燕京大學校長擔任。主任之下，有副主任一職，由燕京大學校長之副手擔任。主任與副主任均為美國人，負責處理燕京學社的行政事務。燕京學社的經費，由美國政府撥款，由燕京大學校長負責管理。燕京學社的工作，主要是整理燕京的歷史文獻，並進行研究。燕京學社的成立，對於燕京的學術研究，有極大的貢獻。燕京學社的工作，不僅限於燕京，也擴展到中國其他地區。燕京學社的成立，是美國與中國學術交流的重要標誌。燕京學社的工作，為中國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燕京學社的成立，也促進了中國學術研究的發展。燕京學社的工作，是美國與中國學術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燕京學社的成立，是美國與中國學術交流的重要標誌。燕京學社的工作，為中國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燕京學社的成立，也促進了中國學術研究的發展。燕京學社的工作，是美國與中國學術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學校的出版物

Yenching News • Bulletin • 燕大雙週刊

燕大紐約辦事處，在紐約出版英文的 Yenching News，半年一次。極精緻的道林紙，配上美麗的銅版。每次出八開一張，專門報導學校裏學生的生活，人事的更易，建築儀器的增添等。由一兩位外籍教職員撰稿攝影，交辦事處編印。在中國流傳的很少，對象是美國關心燕京的人士。

學校裏還有一份英文週報 (Bulletin)，三年來都由校長辦公室秘書楊汝佶先生編撰。裏面分兩部分，第一部份是教職員各種集會活動的日程表，第二部分報導各項校內新聞或離校教職員的動態。有時有些婚喪喜慶，甚至拾領遺失的通告。只分發教職員住宅及各公事房。復校第一年，這個週刊是黃道林紙印藍字，代表燕京的校色。極其美觀精緻，通常是三十二開一小張。從去年起，改用報紙油印了。紙面加大，講究上却差遠了。這個刊物每星期六出版，從不脫期，是外籍教職員唯一的報導讀物。

學校的最重要的新聞報導刊物是中文的「燕大雙週刊」。復校後，爲了向關心燕京的友人與校友報告近況，爲了向新同學介紹燕京傳統精神，于是在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創辦了雙週刊，凡是對燕京復校時幫過忙的人都

有一份。最初由李念培先生主編。從第二年起，由盧念蘇先生主編。先屬校長辦公室，從第三年起改歸校友事務委員會。主編的人未動。到現在它已經成爲校友與母校間，校友與校友間的唯一聯繫刊物。內容包括新聞，特寫，通訊，照片等等。有教職員的動態，儀器圖書的增添，同學的生活與活動，各地校友的近況與動態，……有繁有簡，輕鬆嚴肅，無所不包。有時還刊載些學術的或重要的講演，使校友們能「永坐春風」。有時更爲校友們服務，有人要找多年音信杳然的校友，托雙週刊一登尋人啓事，不怕他在天涯海角，也立刻可以找到。因爲雙週刊銷路遍海內外，美國英國不用說了，東京有，南洋有，暹羅也有。國內各大都市有，窮鄉僻壤的雲南小縣城也有。從它刊登的五花八門的通訊裏，便可看出它流傳之廣了。

雙週刊不只對校友具有無上親切的關係，而且也是校內唯一傳達本校新聞動態的中文刊物。教職員與同學常常從雙週刊上看到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新聞，或是意想不到的趣聞。燕園如此之廣，單位如此之多，要是缺了它，真好像短了耳目似的。

現在雙週刊印銷一千七八百份。除用的紙是學校勝利後接收的日人的報紙外，郵費完全由各地校友捐贈。郵費雖然高得怕人，而校友們熱心的大量捐助，總是可以把它平衡的。「燕大一家」的精神，不只是在校園內有，離開學校也是如此，雙週刊便是明證。





燕京的本科，只有文理法三學院。文學院在太平洋戰前，有國文，英文，歷史，哲學，心理，教育，新聞，音樂，體育等九系。復校後，體育系暫時緩設，由男女兩體育部負責體育活動和體育課程。男體育部由趙占元先生主持，女體育部由周許淑文女士（周學章太太）主持。別的學校對體育也許馬馬虎虎，燕京可不然。六學分的體育一個也不能少，而且點名點得比任何別的課程都嚴。但是燕京的體育絕不培養運動員，而是注意培養運動精神，學理與技術並重。

文學院去了一個體育系，却添了中國文化學程與西洋文化學程。今年秋季起開始招主修生。算起來倒等于多添了一個系。

學程 (Program) 這個東西，說起來比「學系」還大。中西文化學程，醫護預學程，都是跨着好幾系的。最大的一個學程該算是工科學程，簡直是一個工學院。燕京復校後，本想成立工學院。因為基督教大學聯合托事部反對增設，所以改頭換面成了一個學程。它的經費由中國各大實業公司供給。這所工程大樓也是胡惠春胡惠宜校友捐資修蓋的。正名叫筆江樓，紀念他們的先人胡筆江先生。

燕京有許多系都和美國的大學有密切的關聯。譬如歷史系的整個經費都是由哈佛燕京學社擔負。新聞系和米蘇里新聞學院交換教員學生。政治系和普林斯頓有密切聯絡。社會系得到羅克斐勒基金會不少的幫忙。至於偶一交換師生的，更是不勝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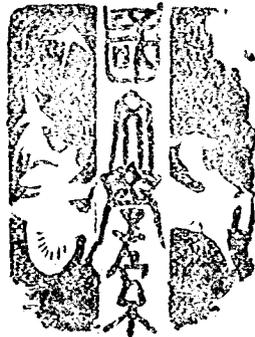
宗教學院在早期極為重要。那時，燕京的學生都必須做禮拜，讀聖經。後來，司徒先生主持校政時，洪煨蓮先生力主取消這種強迫性的宗教儀式和讀經。結果，變成現在這樣自由了。燕京成爲教會大學廢除強迫讀經禮拜的第一個。

宗教學院的學生多是各大學本科的畢業生。其中份子複雜，有物理系畢業的，也有經濟系畢業的，也有英文系畢業的。可謂包羅萬象。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在生活上是完全和本科同學在一起的。這是燕京特色之一。

燕京在太平洋戰爭前有研究院。由陸志韋先生主持。有一度還想頒給博士學位。復校後，研究院沒復員，有些系——哲學，國文，歷史，社會，政治，物理，生物等等——設有研究所，由胡經甫先生總主其成。

以上是關於各院系的雜談。以下是各學系的正式介紹。每一系都由我們請該系的同學執筆。所以文章的風格很不一致。有的嚴肅，有的輕鬆；有的誇大，有的謙恭。而實際上，燕京的各學系的確也不平衡。像哲學系學生三人，先生們有四個，而新聞系學生一百二十人，居全校第一位，專任教授却只有一人。至于教授陣容，學生生活，也都因系而異。下面是各系的輪廓。

文學院



國文系在燕京同學的眼中是比較不熟識的一系，原因很簡單：人數不很多，而且都比較沉默——這是本系特色之一。

過去三年，本系課程重心，在於音韻學和語言學方面。陸志韋先生在古音韻學上是獨闢蹊徑，重造天地。系主任高名凱先生在語言學上獨樹幟功。今年出版的「漢語語法論」巨著代表他治學的功力之深。國故學方面向由梁啟燾先生對肩重任。前年，周一良先生來講過一年佛教文學；朱自清先生來講過一年中國文學史，很多他系同學也都選讀了這當世不可多得的名課。去年，林庚先生北來，主講純文學方面的課程；陳夢家先生從歐美講學歸來，雖然先應了清華之聘，可是，自然也要來他的母校講授他在中國文字學上所創許多精要的新說。閻簡弼先生酷嗜舊詩詞，包辦大二國文。本年起將開重要的專課。至於各系通修的大一國文，國文系當然是責無旁貸了。現在是由俞敏、盧念慈、林蕙、孫師等先生分担。這樣，完成了本系「從一」的陣容。

三年來，系主任高先生朝夕策劃，使本系重新健康的成長。暑期以前，他高興的告訴我們說，已為我們聘好了小說史和戲曲史專家孫楷第先生；謝冰心先生如果能返平，也將回來講授散文；陳夢家先生也答應了為本系多開些課。我們驚喜非常，尤慶幸着自己將可以走進這座更輝煌的學術之宮，探求珍寶。雖然如此，這却還不是高先生計劃全部的實現，他還正在盡力壁畫深謀。他不只愛護培植他所領導的全系，對個別同學，他卻一樣熱心的提挈指

引。過去三年，畢業同學共七位，多從事於研究音韻、語言和國故學的工作。今年，我們還有兩位女同學和五位男同學在校，其中有二位將是專讀純文學的。

燕京的西方語文學系，一共可分三部門：

THE EXERCISE	外文系
УПРАЖНЕНИЕ	
DE EXERCICE	

第一部門是每一系必修的一、二年級英文（法學院只修一年級英文）。所教的是普通英文。除了本系的教授外，還請許多外系教授兼任。總負責一年級英文的是白濟民先生（Mr. James Payne）。總負責二年級英文的是潘逸文先生（Mr. Edward Payne）。這一部門的功課並不難，只是課外是需要費一些時間去準備。

第二部門功課是主修生的工具，其中最有：（一）步多馬夫人（Mrs. Beece）的高級作文。她最仔細，功課最多，選她課的人，非得好好見下一番功夫不可。（二）吳興華先生的翻譯。分中文翻英文和英文翻中文。

兩部分。吳先生是西語系中唯一的中國男教員。是四一級校友，以文學院第一名畢業，是燕園公認的天才之一。以前西語系主任謝迪克先生會說：「我到燕京西語系十幾年第一次看見成績這樣傑出的學生。」(三)系主任柯安喜女士(Miss Anne Cochran)的音韻語言學入門。這一門是她的拿手傑作，因為到日前為止，很少有人能了解這一門的。(四)柯女士的英文教授法，除了這一科，以上三門是必修的。

第三部門(也就是和清華，北大等最不相同的地方)注重在西洋文學史方面。所開的課是按歷史進展的程序而排的：(一)西洋文學概論，由包費思女士(Miss Grace Boylston)教授。雖然只是一學分的課程，可是課外却要費很多時間。(二)博晨光先生教古代文學，博先生是哲學系的教授，所以他教的偏重於哲學方面。(三)中古及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由柯安喜女士擔任。(四)修樂謨夫人(Mrs. Martha Hays)的十七世紀西洋文學，和包費思女士的十八世紀西洋文學。(五)白濟民先生的古典派和浪漫派文學。白先生前年回美，研究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今年回來擔任這一科。(六)現代文學，由包女士擔任。包女士講書很清楚，同學們最愛上她的課。此外還有一些特別的課像：(一)步多馬先生的莎士比亞，步先生尤其精于講悲劇，聽說去年只念了一個喜劇。(二)修樂謨夫人的詩選，雖然很忙，可是的確能得到很多。(三)文學批評。以上各科只有音韻語言入門和現代文學是必修的。

除了英文的課程外還有邵可侶先生(M. Reclus)的法

文，吳路義先生(Mr. W. P. ...)的德文，以及梁秀彥女士的俄文。但這些都不是必修的。

本系功課比較繁重，到了三四年級尤其如此，所以同學間的連繫不太緊密，除上課外，很少相聚在一起。至於師生間的關係，也很少有集體拜訪教授或師生聯歡等事。但是，私人去拜訪他們，或者組成小組讀書會，會話組，討論班，向教授們去請教，他們是非常高興，並且樂於幫助的。

雖然以往本系同學聯絡不密切，但這種情形已漸漸好轉。相信新的伙伴們會帶來新生力量，使本系同學變成一羣活潑輕鬆，生氣勃勃的青年。

在燕京，歷史系不算大系，同學總數也不過三十八個，但旁系的同學選歷史系課程的人卻是最多。一方面這固然是由於時代的刺激，知乎古始知乎今，使同學都想多讀讀歷史；但一方面確因歷史系的教授陣容在各系中是最強大的原故。



大約二十年前，顧頡剛，鄧之誠，洪耀蓮等，知名的歷史學者都來到燕京，打下了歷史系的基礎，奠定了它的傳統，同時因燕京哈佛學社成立，圖書館豐富的藏書，故都的文化環境，在種種優良的條件之下，歷史系便蒸蒸日上，培育出許多有名的學術工作者。

戰前歷史系擁有十幾個教授，雖在復員以後，顧頡剛，容庚，錢玄中諸先生都未返校任教，但在目前仍擁有

名教授七八位之多。



·翁獨健先生。

是老燕京，哈佛大學的博士。翁獨健先生更精心於元史，嘗隨法國伯希和學習語言學，所以精通蒙古文，伊朗文等文字。

鄧之誠老教授，熟悉掌故，有『活史料』之稱，在燕京講秦漢史，隋唐史，明清史等課程。有名的中華二千年史便是他早年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講稿。聶崇岐先生是一位博雅的學者，精心於宋史和歷代典章制度，所開的課程有宋史，中國政治制度及考試制度史等，他現在已然動身到哈佛去講學。剛自美國回來的陳觀勝先生精通梵文，所講述的課程有佛敎史，印度史等。

其他除英籍教授貝盧思女士 (Miss I. Burnett) 的西洋通史，和許大齡先生在下年開的中國通史外，名考古學家，北京人的發現者裴文中先生。和專研魏晉南北朝的周一良先生都將重返燕京執教，而日籍教授世界第一流考古家鳥居龍藏先生也多年在這裏作研究教授，指導着同學們。

歷史系所開的課程，可謂中外古今，樣樣俱全。例如系主任齊思和先生講述的中國上古史、美國史、西洋現代史；翁獨健先生講述的東亞近代史、俄國史等都是國內其他院校極少開的課程。這兩位都

有人說歷史系的同學好靜，用功風氣濃厚。如圖書館二層大半數是歷史系同學在作讀書報告。但是本系同學在課外活動方面也最活躍。社團、團契到處都有他們的腳蹤。本屆自治會的負責人中，歷史系同學就佔了四席。燕大一家的精神，也在系裏積極發揚着。師生之間關係非常密切，有如一家人一樣，這也是歷史系特有的傳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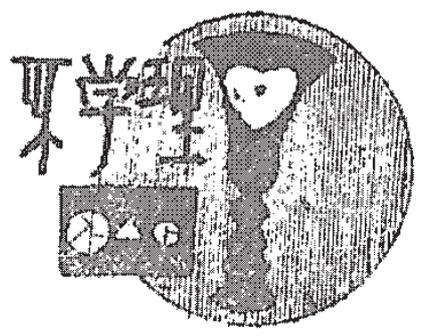
假如大家翻開一九四八的燕京年刊一看，就會發現哲學系仍舊保持着一向的傳統，是燕京人數最少的系。如果再注意一下的話，就可以發現，七個人中，例有四位是先生。我們不敢拿教授陣容來唬人，硬說同學少是因為難念。客觀的說來，「學以致用」的觀念今天在中國仍舊是非常堅強的（所以有的大學乾脆就設立工商兩個學院）。一般的判斷總認為念哲學沒有用處，這恐怕是哲學系同學少最主要的因了。如果有人問「燕京哲學系是屬於什麼派別的？」這個問題跟問「哲學到底是什麼？」一樣可以使人瞠目不知所答。說來也真慚愧，我們在燕京念哲學的既然不能像旁的學校一下子就可以回答出一維也納學派」那樣神氣，也不能像別的學系可以抬出馬陵諾斯基等等來這麼令人羨慕。但是至少燕京哲學系可以規規矩矩的給我們打下一個自修的基礎，這一點是得到過證明的。



·張東蓀先生·

提起燕京哲學系的張東蓀、傅晨光 (Dr. Lucius Porter)、梅貽寶三位教授，恐怕除了沒念過書的人，沒有不知道的吧？傅先生留居中國三十年，對中國古書甚有研究，專講中國哲學思想史。梅先生現在正拿着羅氏基金委員會的研究費，致力用英文介紹中國哲學。忙得連院長都辭了。張先生是當代哲學大師，桃李滿天下，而且他在報界的貢獻以及參加政協，奔走和平的努力，更是昭昭在人耳目。這三位名教授，那裏還須在這裏廢話介紹呢？這裏要說的倒是哲學系的同學——說到這裏這又是哲學系的專利了，因為別的系一來就一百多位，恐怕連點一下名也來不及。現在哲學系助教吳允曾先生，暑假後將復學。吳先生是四〇學號的同學，四一年十一月八號以後一直在自修，可惜教育部沒有規定自修學位的辦法，不然吳先生早已是博士了。三十六年度本系同學共有三員大將。一位暑假前畢業，榮得斐陶斐會員資格；暑假後打算拿着在上海定製的金鑰匙來開研究院的大門。另一位曾在別的大學讀過三年文學，忽然發現要想在文學上有造就非念哲學不可，於是四五年又從燕京一年級念起，明年行將畢業了。這種精神恐怕亦只有哲學系承受的吧？第三位同學除了明年亦行將畢業外沒什麼可說的。（原因是這篇東西是編者請他寫的——編者）

寫到這裏還有好多話要說，諸如這幾年哲學系的全系總平均成績永遠在七以上，以及哲學學會至少每天開一次會等等，但是再寫就太多了，只好打住。



心理學是科學中的小弟弟，牠離開哲學的母胎只有短短幾十年的功夫，所以常被誤認爲神秘的，不科學的。心理系的同學常會碰到下面一連串的問題：「你是不是知道我的心理？」「心理學都學些什麼？」「入心理系的出路是什麼？」

心理學到底學些什麼？從燕京現在的課程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答覆。「普通心理學」，是介紹一般的概念，由系主任沈適璋先生講授，「實驗心理學」內容是些基本的實驗，再下去的是「高級實驗心理學」，更深一步了解實驗上的問題是怎樣發現的，並且訓練自己怎樣去發掘問題。「變態心理學」是很富有興趣的一門功課。「行爲之神經的基礎」給心理學在醫學方面闢了一條新途徑。此外還有沈先生最拿手的「動物心理學」。在一二八事變前，校內心理實驗室備有大批白耗子，現在因爲受經的影響，昂貴的白耗子還沒有復員呢！受同學愛戴的陸志韋先生是心理學的老前輩，他在心理學上的造詣在國際上有崇高的地位。現在他擔任的「系統心理學」更是爲國內各大學心理系同學所羨慕。在傳統上心理學包含許多理論的辯駁，假如沒有一個觀點和理論上的基礎，在學習上是難能有個良好的發展的。陸先生在去年的休假期中從事考證古晉工作，有一「語言思想心理學」一課，就是要從人類語言文字入手來推究思想是如何構成的。其他「教育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都是和教育系社會系有密切關係的。「燕京精神」

的代表者夏仁德先生 (Dr. Randolph Sailer)，他的品格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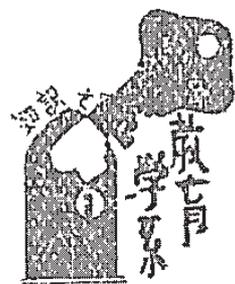
「心理衛生」課程，一年來使多少燕京兒女由此培養了健全的人格，糾正不少心理上的偏倚，走上人生康莊大道。還有「人格與文化」也是類似的和社會科學有密切關係的一課。他的教授法是純活用的。教務主任林嘉通先生，是一位統計學專家，他建立了燕京的計分制度，嚴格而科學化，是其他大學所沒有的。同學中大概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位心理系的教授呢；他教的「心理統計學」和「心理測驗」都是做一個科學的心理工作改究者所不能缺少的技術。此外還有陸沈二位先生所擔任的「專題討論」和全體教員共同指導的「書報討論會」更是心理系課程的特色呢！

在在生活方面教授和同學間感情都很好，同學們的口福尤佳。系主任常請他們去吃飯，而夏先生的精美晚餐和趣味濃厚的心理遊戲也是使同學不能忘懷的。

心理系人數很少，復校後頭兩年只有二，三個人，直到三十六年度才忽然增到十幾個人，彼此間感情都很好，在穆樓樓上的一角，有心理系圖書館，實驗室，和辦公室，是心理系同學共同學習和生活的中心。有收藏最齊備的新舊雜誌，和大批新從美國運來的實驗儀器。同學們常常為了一個問題幾小時的談下去，不論是課業方面或是生活方面，他們所碰到「？」往往多於「解答」。因為心理學本身就是一門在發掘中的學科，這更增加了學習的興趣。

同學們在生活方面還是比較散漫個人的，但當時代教育着燕京兒女時，小小的心理系也發現他們不可能，也不願意脫離羣體過着狹小的生活了，他們正要發揮學習與生

活的更大效能來充實他們的各種活動。



算是被腰斬了。

勝利後燕京在北平復校，教育系也在公文式的禁止下恢復了。不過這時只有一年級，學生大都是新的，舊的雖有，但都是四一以前的大哥大姐們。

復員後的一年，教育系才漸漸地蓬勃了起來，可惜開的課程不多，只有廖泰初先生，一人獨撐場面。他的「哥老會秘密」頗使同學覺到社會與教育的不可分。陸志章先生也開了一門教育心理學，使同學喜出望外。

最近這一年，因為廖先生出國深造，由夏仁德先生担任系主任，夏先生的學識與修養，堪當一代師表。他主張做中學，他主張個別學，他主張多討論，單拿考試來說，他一反課堂裏先生出題目，學生在紙上答的辦法，而是個別會談 (Conference)。用這一次會談，算作考試。夏先生一年來的努力，使同學都十分敬佩。提起教育系，便不能忘了「夏老頭」。此外趙占元太太在系中也幫了不少忙，在智力測驗的範圍裏，她獨當一面地做了不少事。嚴景耀先生上學期間開了一門「社會與



夏仁德先生。

最近這一年，因為廖先生出國深造，由夏仁德先生担任系主任，夏先生的學識與修養，堪當一代師表。他主張做中學，他主張個別學，他主張多討論，單拿考試來說，他一反課堂裏先生出題目，學生在紙上答的辦法，而是個別會談 (Conference)。用這一次會談，算作考試。夏先生一年來的努力，使同學都十分敬佩。提起教育系，便不能忘了「夏老頭」。此外趙占元太太在系中也幫了不少忙，在智力測驗的範圍裏，她獨當一面地做了不少事。嚴景耀先生上學期間開了一門「社會與

教育」，他由社會學的立場解釋教育，介紹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論，在同學的認識裏起了一股新的浪花。廖泰初先生在八月中旬已然回國返校了。同學正懷着更大的期望。

燕京的教育系還有一個極好的實習場所，那就是附中和附小。在這裏，同學可以得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不過教育系同學實習的天地更不止於此，在燕園還有幾個義務學校，有兒童夜校，工友夜校等。這些更是同學們實踐新方法的新天地。在這裏可以發現中國新教育的出路，可以擺脫一切成見和公式的束縛。

教育系同學的活動不少也不多，校內有教育學會的組織，會員包括系裏的同學和中小學教職員，一學期也開一兩次會。

今夏，師院、北大教育系的同學發起組織平津各院校教育學會聯合會，本校參加了，這是本校教育系第一次和校外正式有組織地聯合起來，這個組織定名為平津教聯。在七月二十五日，我國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逝世二週年的一天，平津教聯舉辦了一個生活教育座談會，學術的研討，在更廣大的範圍裏進行了。無疑地今日中國的教育也有兩條路，一條是捧着杜威的衣鉢走向太平洋的彼岸，一條是根據我國實際的情況走向教育為人的境地。

三年了，每一個準備從事教育的同學都抱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志願，在這條艱苦的路上前進。

X
X
X
X

新開系是一九二四年成立的，最初由美人出資，美人主持。到後來，因為經濟問題，經過停辦試辦等階段，到一九三五年才正式成爲燕大的一系。到現在



在她的兒女已經遍佈到海內外。許多名記者，名報人都是由她孕育出來的。

新聞教育除了給學生以理論上的與技術上的學習外，最重要的是給學生以品德上的修養。使訓練出來的學生不致成爲魔鬼的智慧和，兇獸的羽翼。燕大新聞系在這方面算有了相當的成就。它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特徵，要有，就是他的自由作風。本系必修課程不多，使同學有充分自由到外系選課。不管你喜歡文學，還是自然科學，都可盡興地自然發展去。所以新聞系的同學有的成爲史學班特出人材，有的成爲社會班的翹楚。正當其他同學在必修課程下喘氣時，新聞系同學已逍遙自在地念自己要念的書了。這便是他成爲全校最大一系的理由，也是他成爲全校先生最少的一系的理由。

歷年以來新聞系都有實習制度，大體上念完三年級的學生，就必得到報館做各種勤務的實習和觀察，實習時間長的是兩個月，並不給學分。（但不實習的不得畢業）

畢業的同學那一個角落和那一方面都有，有的在繁華的都市，有的在偏僻的西北，有的在海外，有的在內地。中央社有燕大新聞系的畢業生，新華社也有燕大新聞系的系友。真是天南地北，五花八門，無一不備。

海內外聞名的學生報紙，燕京新聞，就是本校學生的實習報紙。從採訪、編輯、排版以至於刷發報紙都是同學自己擔任。這燕京新聞社的組織和一個大報館並不一樣，這使同學能對一個報館的各部门有充分的了解。「燕新」不特有實習的功用，而且對學生運動有極大的供獻。每當政府污蔑學生以及無耻通訊社造謠時，讀者只能從這裏找到事實的真象與正義吼聲。她的銷數比好多商業性的小報還要多，而她的經濟自給自足，不受任何方面協助，又是普通報社所作不到的。

目前，長系六年的蔣蔭恩先生，已去美國進修，下期誰來主持，還不知道。已知者，美國米蘇里新聞學院的一位教授，將來燕京。因為戰前新聞系的師生，曾和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交換教員，交換學生，後因戰爭而停頓，現在已然恢復，這次蔣先生出國便是一個新的開始。



曾對中西音樂文化的溝通盡了很大的力量。

有一句俗話說：「鳥語花香」。

意思是在描寫一個美麗的小景，在這景色中必需「聲」和「色」俱備，互相渲染，才是上乘。猶之乎典雅的燕園，必須有 *Athena* 女神的駐足，方始完美的一樣。但音樂系對整個燕京來講，並不止於點綴這一點功用；它也

一九四五復員後的燕大，音樂系在萬方多難中繼續生長。當時，系主任范天祥 (Dr. Bliss Wiant) 博士尚在美國，只由代理系主任許勇三先生和女部主任蘇路得女士 (Miss Staud) 苦心支撐，雖然如此，燕大 *Chorus* 還是成立了，這給無聲的燕園帶來天使的聲聲。「天使在唱歌；仙女在彈琴。」這是一般同學對於音樂系的印象。的確，甘德爾幽靜得像一個大姑娘；莊嚴得像一棵聖誕樹，由這裏傳出來的讚聲琴聲，自是超絕的美好了。以後入系的同學增加到十一人，一九四八年春范先生也返校，這其間，音樂系的活動有：每星期一次的 *Victoria Concert*，每二月一次的 *Students Recital*，有半年一次的 *Oratorio Concert* 等等，經常的組織有燕大 *Chorus* 和 *Drums Band* 等。

現任代理系主任許勇三先生，畢業於本校，曾去哈佛，對同學特別和氣。不讓同學死念樂理書，注重活用。許先生本人是一個作曲家，曾在校內開過個人作品演奏會，最近出版「鋼琴曲集」。作風是採取西樂之長來發展國粹。范先生在中國數十年，拿這作爲第二故鄉。講書好像閑話家常似的，使人感覺親切。和范太太的担任 *Recital* 教學一樣的博得同學的敬仰。蘇路得女士是女部主任，教鋼琴一絲不苟，所以女同學對他敬畏兼而有之。其實蘇女士是個大好人，對同學好像保姆那樣關心備至。

音樂系同學早在系會誕生之前就有「音樂學會」的組織，並且因爲全系十一個同學常在一班上課，所以都非常常熟習，大家相處好像一家人一樣。因之在作風上也稍有特殊的地方。拿俗話來形容就是：「說話穩當當；走路慢騰騰。」好靜而不好動。其實這完全是表面的觀察。自

從系會成立以來，本系的同學和系外的聯繫是加強了。並且藉之乎說某某藝術大師走出了象牙之塔一樣，（雖然，尚未能到十字街頭。）音樂系的師生早就走出了甘德園，把音樂的種子撒遍了燕園。其日後的滋生繁榮自是意料中事了。

文護預

願意當護士而
又想念文學院
的朋友的樂
園。將來能拿
雙份文憑。

是一些願意當護士而又想念文學院的朋友的樂園。

文護生在燕京修業兩年半，便可以得到護士學校的文憑。在協和念完一年，即可獲得燕京文學院學士學位。如果有人心急而想早畢業的話，這更也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在燕京只念一年，把最重要的必修課程念了，然後就可以去協和。但這樣的學生究竟還是少數，誰不願意多在燕京念一年半而得個大學文憑呢？

文護既屬於教育系，自然文護生也要和主修教育的學生一樣，一共要念二十二個學分的教育課程。此外，協和方面一定要我們念的還有心理三學分，社會三學分，生物五學分，化學五學分。再加上本校的英文國文等必修科

當然，燕京大學的醫預系是遠近馳名的，可是，這裏的護預系在國內也一樣是首屈一指。護預系可以分作兩部：理學院護預系是附屬於家政系之下，而文護是屬於教育系，雖然所念的功課不盡相同，可是最後當他們由燕京邁進協和護士學校的時候，在這兩種學生中間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區別和界限。文護

日，課程也就够忙的了。不過，比起醫預系的同學來自然還是清閒得多。若再聽聽已經到協和去的大姐姐們的報告，我們就更知道在燕京的這兩年半的生活簡直就等於是在「兒童樂園」。

今年，護預系的同學一共有十幾個人，文護生約佔一半。一切的活動，護預差不多總是和醫預聯合在一起，因為將來大家都是要去協和的，所以現在彼此顯得特別親近。醫護預系在燕京是很活動的一個團體。在舉行熱鬧的聯歡大會之外，他們還有各種工作，並且還獨創了他系所沒有的「生活小組」……無論在課業方面、團體生活方面、工作方面……，醫護預同學都是嗚呼，絕不後人的。



燕大自創辦以來，就倡導「溝通中西文化」，這種特殊色彩，從燕大師生國籍的複雜和建築物的中西合璧，已然可以看出。而這次大戰中，許多人發現了舊有教育制度與方式的弊病。燕大為了適應戰後新的教育潮流，加強系際聯繫，訓練對東西文化有整個認識的專門人才起見，更在舊有各學系之外，又加設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兩學程。中國文化學程是以綜合研究中國的歷史，語言文學，與哲學思想，訓練主修學生對於中國文化有整個的了解，以便將來可以從事于中國文化之研究，與傳播。

西方文化學程的目標是使學生有：（一）對西方文化



理 學 院

背景有概括的認識，(二)能純熟運用某一種西方語言，(三)對某專門學科有較深之研究。主修生從二年級開始，先選一普遍性的概論課程，同時在英語方面再受特別訓練。到三四年級，再就語文，歷史，或哲學中任選一門作研究對象，也可以選讀一門與他系有關的課程(如國文系，新聞系等等)作對象。

中國文化學程暫由歷史系主任齊思和先生任導師，西方文化學程暫由西語系主任柯安喜女士任導師。從三十七年度秋季開始招收二年級主修生，以後再逐年設添設三年級。這是燕大在教育方面一個新的實驗。現在，不只中國同學要選修這兩個學程，而且已然有一個美國學生考入「中國文化學程」了。

當你邁進了紅色莊嚴的校門，走在池水清澈的校友橋上的時候，你一定會注意到一所矗立在容樓後面的壯天的建築物。它那莊重的面孔，使你自然而然的湧起了一顆敬慕的心。那便是我們化學系所在地——化學樓。

化學系也具有它最悠久的歷史，隨着燕京的誕生，它便開始有了專門研究皮革的「製革」，

訓練製藥工業人材的「陶瓷」。這些都曾是國內工業的唯一神經中樞，它不但調查分析了中國土產的原料，而且推動了全華北的「製革」和「陶瓷」的民族工業走上新的道路！雖然經過抗戰時期敵人的摧殘，可是復員後的燕京却以最高速率復原了它的大部。現在實驗室裏面的設備和藥品，在國內可以說是相當完善的了！



· 韋爾遜先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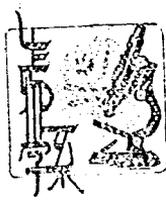
由於國內的戰爭，物價的昂貴，我們也不否認這化學系和其他系一樣地存在着很大的危機，但是這些危機在本系師生合作之下已經不會再成問題了！現在本系的教員有韋爾遜院長(Dr. S. D. Wilson)，蔡

錫生先生(現在美國本期末返校)于世胃先生，佟明達先生，尹葆芳先生，聶劍初先生，還有新聘數位教授在國外尚未來校。現有的課程除了基本課程：普通化學，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機化學，理論化學，高等有機化學，高等理論化學等外，可任意選修的課程有工業分析，化工計算，工業化學，製革，陶瓷，有機分析(下期可開)等課。這些課程比起其他學校也許要少些，可是我們都相信：「寧可吃的少，嚼的爛，也比囫圇吞棗，消化不良強的多。」在「精讀」這個原則下，化學系的課程不但平時常常考試，就是到了四年級的最末也還要來個總考！鋼鐵也就是在這樣的四年裏鍊成的！

在化學系裏你是不會感到陌生和孤寂的。「化學學會」把整個的系串連了起來。這裏沒有師生的分別，所有

的先生和學生都是當然的會員，他們在一起學習，在一起玩，他們一起爬過山，逛過廬山的古寺，他們正像『燕人家』大家庭中的一個小家庭，緊張地和諧地工作在燕園的一角。

在學運裏，他們也是不甘落後的。他們不但每次都積極地參加了那壯大的行列。在反美扶日運動裏，更以捐款最多而奪得最高的榮譽。化學系就是這樣的一系，它不但負起了最枯燥最繁重的工作，它更自覺的堅持着它的崗位，默默地猛進着。



復校後的第一年根本沒有生物系，因為所有的學生都是一年級或先修班的。在這一年中，只有幾個預備念醫預的同學組織了一個生物學會。第二年有了生物系，可是「生物」命運不佳，好風水總讓醫預佔去。醫預本來是生物系的附屬部門，可是因近年實際科學的需要，醫預的同學突增，為理學院之冠。生物系簡直像醫預的附屬品了，生物系非常憤慨，純科學不比實際科學不重要呀！

本系教授，只有兩位：胡絳甫博士及博愛理女士 (Mrs A. M. Borng)。由於先生的少及醫預學生的多，本系的課程也很特殊，只有很少是專門為主修生物的同學念的課。其餘都是普通的生物課程，及醫預設的。

胡先生是昆蟲學專家，所以他開了門昆蟲學。此外又開了一門無脊椎動物。博女士開的課有普通生物學，比較

脊椎動物，胚胎學。這三門課，都是生物系與醫預學生必修之課，此外生物系有一門特殊的課，就是 Bird Teaching，學習製片，保存標本等技能，這一方面是為作論文及研究時技術上的基礎，一方面是預備生物系學生出去教書時如何為學生預備實驗的材料。這課重要的是在訓練技術，而不是教書，所以那位先生開課開得少時，便那位担任。另外有兩位講師，林昌善先生與薛慕蓮女士，已於前後留美深造去了。燕京生物系的課只有這一點，不得不求助於清華，為了學生的需要由校方和清華接洽，燕京學生可以到清華去上課，在清華上的有生物學與遺傳學。

生物系的學生簡直少得可憐，一九四六年度除兩位研究生外，只有八個學生，一九四七年度共有十六個，而且最傷心的是一二年度只有一個學生。在這種環境下，使我們彼此特別了解，特別融洽，因為生物系必修的那門 *Principles of Zoology* 上課的時候非常少，可是實驗非常忙，幾乎每天都得去實驗室，這樣認識機會就特別多。生物室就像家一樣，除睡覺吃飯上課以外總是聚在那裏，作實驗作得累了時，大家說說笑話，作點打油詩。每年春末夏初的時候，到臥佛寺桃溝去實地採集標本。大家談談玩玩，師生之間沒有一點隔膜，尤其是胡先生最愛講笑話及敘述以前生物系的趣事。在談話之間，給我們無數的學問及教訓。

我們的課外活動很少，只參加了五大學的生物系聯。因為我們實在太忙了。雖然我們不大參加學生運動，可是我們每個人對於自己將來的責任，是認識得非常清楚的。



在容樓樓下，時常可以聽到隆隆震耳的電機聲，那便是本校物理系的大本營。本系擁有普通物理、電學、無線電學、光學、近代物理等實驗室，及系圖書館、儲藏室。此外在宗教樓的東北角還有一所灰磚房是物理系工廠，該廠現有車牀三架，洗牀一架，鑽牀一架，許多儀器由該廠製造修理。

在太平洋戰前，本系有教授助教二十餘位，本科及研究院同學七十餘位。許多位畢業同學在國內外多有研究貢獻。在抗戰期中本校在成都復校，物理系亦隨同恢復。復校後，蓉校遷回，本系遂有本科及研究院各級課程。

本系主任是韓樂麟先生，另有教授二位、講師二位、助教五位。今年杜運耀、會澤培二位先生先後出國研究去了，人顯得有點孤單。

本系復校後同學人數，第一年二、三年級共五人。第二年二、三、四年級共十八人，研究院四人。第三年二、三、四年級共八人，研究院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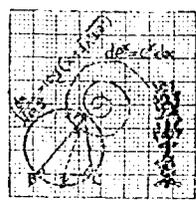
儲藏室有總技術員一位，技術員三位。管理儀器及圖書等。工庫有總機員一位，機機員五位。

在戰時本系圖書雜誌損失有限。以前所訂閱之雜誌差不多均已補訂，且添置新書約六十本。現在所有圖書約一千一百本，雜誌約一千二百卷。繼續訂閱之雜誌美國出版者十三份，英國者六份，法國一份，中國一份。

本系之儀器，在戰時丟失件數約二千，為戰前所有之半，而價值之損失則超過一半，尤以光學儀器之損失為最

甚。現已陸續添置共有四千餘件。普通物理學及電學儀器已綽然有餘。近代物理學、光學、無線電學實驗、及為研究工作之儀器則略感不足，仍在國外購買中。今年的返校節，本系會展覽出電眼、分光儀等儀器。據一般的批評，這是當天最引人入勝的展覽。

無論嚴冬酷暑在圖書館裏和實驗室中常常可以見到先生活同學們在埋頭翻閱書籍雜誌，或專心的觀察，測量，以求求知求真。而在課外，這些嚴肅的工作者又回到他們活潑的生活的一面。物理學會的組織，在每年都有聯歡，迎新，歡送的聯誼會，和樂融融。在師生共同努力下，以穩健的步伐，邁上研究物理學的路。



數學系要算理學院中最小的一系了。從前是如此，現在也還是這樣。全系只有六位同學，可是先生倒反有五位之多，一個同學可以分到六分之五位先生，這個比例在理學院中却也是首屈一指的。同學的人數既然少，性情又多半是沉默寡言，很少活動，所以數學系在燕園裏沉寂經年，但是師生之間，反倒天天見面混得熟極了。系主任徐獻瑜先生是本校教職員中最長的一位。粉紅色的眼鏡是他的標幟。他教授分析部門的課程，也是我們的「頭子」。戴文賽先生是英國皇家天文學會的會員，乍一聽名字倒像是位外國人。他教授天文，兼任資助委員會主席，申請助學金救濟金都要經過他的手。蕭雲同學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李歐先生担任幾何部門的功課和初等微積

分，凡是聽過他的課的人，沒有一個不說他講解清晰。另外還有胡蓋岸等先生指導同學們演習算題。再過幾天賴傑吾 (Ed. R. Laywood) 先生就要從劍橋返校了，他應用數學研究地質物理，這是新的力量。新的書籍與雜誌，系圖書館裏收藏着不少，儀器及幾何模型在控難期間，損失了大部，正在盡力整理和添補。所遺憾的是因為人數過少，高深的課程開得不多，尤其是代數方面。



家政系在中國一般的大學裏至今還未普遍設立。因為大家只認為家政系是學習縫紉，烹調，準備作賢妻良母的部門，所以有人覺得並不需要到大學裏學習這些家常的事務。其實這個觀念是不對的。任何人都不能脫離現實的生活，怎樣能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必需研究它，然後才能談到改良與進步，這就是家政學的目標。

家政系共分以下四組：

- (1) 普通家政組——研究家政教育的推廣方法。
- (2) 兒童福利組——研究兒童身心的發展與需要及家庭學校社會對兒童各方面的影響。
- (3) 營養組——研究食物的性質及其與生活健康的關係。
- (4) 護士預科組——除本系必須課程外，加修協和護士學校所需的課程。二年半修業期滿轉入協和，畢業後，燕京大學仍發給理學士文憑，同時又得護士學校文憑。

第一年年所修課程與理學院各系相同。第二年同學可依興趣分組選讀。家政系雖粗分為以上四組，但每位同學必修家庭佈置，家庭管理，縫紉，烹調，普通營養學等課程，且於第四年最末一學期必修家政實習。實習室設置南門五院。內有客廳，飯廳，廚房，臥室，書房等，相當中家庭的居住條件。一切房屋的佈置，打掃，烹飪等工作都由同學輪流担任。使我們的經濟而又舒服。說一句笑話，關於我們的傢俱，哪一位知道我們的櫥櫃值多少錢？那麼使人舒服的顏色和式樣。你知道它是美國朋友送給系裏的縫紉機的裝箱板嗎？真是廢物利用。我們的窗簾多好看？不過是最便宜的冷紗料，因為我們手工把它的美襯托出來了。關於兒童福利方面，珍珠港事變前本系有自辦的托兒所；復員後因受美國援華會的津貼，改由社會系主辦。今年美國援華會津貼停止，於是山家政系接收。成績如何？我們先不作誇大的介紹。

每組有教授一名担任指導，護士預科組因為沒有專門課程所以不聘專門教授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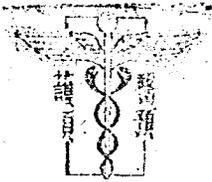
本系主任(兼普通家政組教授)是陳意先生。營養組由龍蘭珍先生負責，兒童福利組由李鏗先生負責。三十六年春，兒童福利組得美國兒童福利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奧斯本 (Dr. Ernest G. Osborne) 講學兩個月，同學得益不少，三十六年夏，龍蘭珍先生離校，於是三十六年另聘得校友白和遜先生負責營養組。現在陳意先生又將赴美考察，李鏗先生也離校了。家政系頗有空虛之感。本系同學都在渴望新系主任的駕臨。

本系的系會組織是主席一人，幹事四人。我們的選舉

並不重人材而是使每位同學都有作幹事的機會。

復員後，畢業同學大多數都能學以致用，服務機關有：兒童福利工作機關，醫院飲食的配製，各中等學校家政教育的推廣，農林部家政教育的推廣工作等，而在校時，學生自治會的福利股常有家政系的同學負責，管一管同學的營養。

男同學們羨慕家政系嗎？很抱歉，本系不招男生！



「醫預系」又叫「特別生物學系」，人數佔到理學院三分之一，功課也「特別」累。所以同學們不得不呆在課堂和實驗室裏。但顯然地醫預系一天比一天活躍，而榮譽生 (Honor Student) 之名稱仍保持着歷年來的最高紀錄。據一九四八年六月校方發表：醫預的 Honor Student 佔理學院一年級的五分之四。教授陳容，因為醫預主修課程跨生物、化學、物理三系，所以除了系主任博愛理女士一人外，可以說還有十多位，也可以說零。

醫護預系會是醫預與護預二學程同學學習、生活、服

「醫預學程」牌子很老，它的出現遠在燕京理學院成立以前。但不幸在抗戰期間停辦了，一直到一九四六年秋季才告恢復。第一年理化生物實驗多未恢復，功課較少，同學們也因此很活躍。第二年暑假補實驗，同學們在課外還參加了夏耕，勞動，點綴了他們的學習生活。第二學年正式開始時，醫預的課程和班次才上了軌道。

務的神經中樞。為了滿足這個需求，本系會的互助小組首先在燕園培植起來，為造成「醫護預系最棒」主因之一。成立以來，各組以競賽方式，推進學習與生活的效率。今年五月的小組聯歡會，各組以最精采的節目和生動的演說競選「模範小組」；笑聲從一個人的心底鑽入另一個人的心。「初夏夜歡送畢業同學師生聯歡大會」是醫預全體同學戰鬥精神的大融合，在出席諸系中，醫預以榮獲冠軍得獎旗一面，上面貼着：團結（這是我們表現的「系會」）。此外，在生活力而為求同學間的深切了解，促進「系會」契化」，每星期中各小組總有幾個鐘頭的聚會：爬山、遊園、划船、組隊球賽、甚至大家坦開心胸，痛快地哭、笑、罵……。在學習方面除掉系會按期舉辦的學術演講和座談會外，各小組每晚集體上圖書館溫課或作實驗報告。這裏，沒有虛偽和吝嗇。

「一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活」，這是幾十萬年來祖宗所傳給我們的金科玉律，尤其是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裏，科學和民主不能分開，我們更不能自滿自封。於是，從課堂和實驗室裏跳出來，我們的工作隨即在半年內展開了。除舉辦五四科學晚會外，還組成了：(一)救護隊。從歷次學生工作中，我們感到這是急切需要的，這一支援隊伍成了我們重要工作之一。(二)衛生服務隊。這是更偉大的一股力量，由醫護預和理聯讀書會聯合主辦，同時是醫預的重心工作。這裏同樣有小組。除掉學習衛生急救等常識外，每星期有四天，各小組分區下鄉。自然由於經驗與能力的不足，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種牛痘，治癩，調查病況，為病人或兒童檢驗大便等。但由於和老百姓的聯繫，

以及對他們生活情況的普遍了解，他們都對我們有深深的信仰與情感；而我們也深深感到，治病不應是有錢的人的專利。這是我們將來做「醫生」「護士」的最好的「預備」。



當你踴躍在末名湖畔時，你第一眼就會望見那座俊秀的水塔，和一個高聳雲霄的烟突。在蒼松翠柏圍欄環抱之下，同時你也會發現一座五層高樓，和散繞在這高樓四周的九座灰樓。告訴你，這裏就是工科的營盤，將來燕大工院的發祥地！水塔是燕園的水源，工科的水力實驗所。烟突是機器房，燕園動力——水和電的總樞紐，工科有機，電實驗室。那座高樓，就是工程樓，散繞其旁的一羣灰樓是化工實驗室，紡織實驗室，金玉廠，木工廠，鍛工廠，汽車工廠，煤氣廠……

「工科」或「I. T. P.」是「工科學程」(Industrial Training Program)的簡稱。她是燕大復員歸來後的新生兒。有的人管它叫「工預」。這在太平洋戰爭前，的確是先「預」三年，然後再由校方介紹轉入其他工學院或本校本物理系，一年畢業。但在一九四五年復校後，重打鼓，另開張，情形便不同了。司徒先生爲了償其宿願，並應華北工業界之請，決在燕京創設工學院。由校方及工業界代表成立燕大工學院推進委員會。工科全部經費，由開辦義務局，門頭溝煤礦，中紡，啓新，永利，久大，江南，東亞，仁立……等數十家工廠經常供給。經濟部及資源委員會亦

允支持。丁蔭先生 (S. M. Dean) 曾親赴美國購辦機器及實驗設備。並由工業界名流與本校各負責人組織「工教合作委員會」，負責策畫工科一切。

工科有它自定的學制，五年畢業，第四年的春季和第五年的秋季，這頭尾銜接的一年中，是實習階段，要到平津青各都市中的工廠裏去見習。

近年來，中國工業界常感到一般大學工科的畢業生，常犯一個通病，就是在理論，研究，設計方面，都相當好，但對於實地作工，製造管理方面，卻甚生疎。對現在中國工業而言，後者尤爲需要。目前燕大的工科，就是應這種需求而創設的。它所訓練出來的人才該具有充實的理論基礎，又是能親自動手的「製造工程師」(Production Engineer)。

I. T. P. 在學制與教學方面的主要負責人是丁蔭先生，他的名字和未來的職務是二位一體的，都是 Dean。丁先生的教學法——也就是 I. T. P. 的教學精神，和一般極端死板學級制，外加嚴密的考試制度，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雖然還免不了用考試這個形式，但並不重視。第二，考試內容是求解決一個實際問題。第三，考試的方法重合理的思維與推論，然後求得解答。不重機械的記憶和背誦。這些特點是把考試與學習緊密的融合在一起，教人如何利用一本書，而不是如何記憶甚至背誦一本書。因此，我們的致試全是 Open book，不但允許翻書，而且丁先生還要爲我們帶來許多必要的參攷書，並且幫助我們來翻。他把教育看成一種解決實際生活的準備和手段。他常說：一個工

程師記不了那麼多的公式和表格，一本厚厚的工程手冊的意義，就在于避免不可能的記憶。」

丁先生還特別強調 Know something from nothing，他往往用出一個設計的題目來，同學就墜入五里霧中了，簡直無從下手。然後他一點點的把陌生變成熟悉，漸漸的大家對每一個設計都有一點信心。他不怕你不懂，只要你想像儘便可以。這種訓練對我們將來到社會上工作，非常有幫助。使我們遇到問題，先不感到驚惶失措，再進一步思考，推論，完全像在班上所持的態度一樣，在一種從容不迫的氣氛下，進行研究工作。

「工頭」(Foreman) 是工人和工程師間的連繫者，其地位之重要不亞於工程師。為提高今後工頭的素質並應華北工業界之要求，燕大工科又附設了職工學校，由王希芝先生負責教導，在一般技術訓練外，並聘請專人授以英文，數理及工程上之書本教育。相當於中學之程度。畢業後可至工廠任技術員或工頭之職。燕大工科不僅把你訓練成工程師，它同時也為你這位工程師預備好了好工頭。在同一個機構裏產生出來的工程師和工頭，服務工廠一定能取得密切的合作，獲得很高的工作效率。這又是燕大工科的一優點。

I. T. P. 同學因人數不多，聯繫還說得上是緊密，二年級同學並有他們的班會，全體有工學會組織(即是學系會)。其中三年級同學人數最少只有二十人，十之七八是學電機的，學機械的只有四個人，學化工的一人，學紡織的三人，都是女同學，是之謂紡織娘。

最近分批由美國捐來了各種機器，加以舊有，而分別

有機械工廠，鐵工廠，電桿廠，紡織廠，翻沙廠之設立。現正在大興土木，着手建築安裝木工廠，化工實驗室，製陶及曳機廠等。前此美國西屋電氣公司允捐的電機實驗全部設備，及英國方面承捐的五萬美元電信設備，因時局關係尚未獲得。

I. T. P. 教授除曾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的丁蔭先生外，尚聘有清華電機系主任黃眉、石景山發電廠總工程師范崇武、前唐山交大教授李德滋、以及陸士嘉、郭元諸先生，分任各課。此外，負責電機實習指導的尚有黃維德、朱錫爵兩先生，都是近一二年畢業的校友。

法 學 院



政治系 政治系的同學前兩年是渙散不活潑的，在一個有生氣的場面中，總是很少看見政治系的同學。為同學服務的事，政治系同學參加的也不多。對於現實問題政治系同學應該是感應最敏捷，意見最多的，然而政治系同學却常常保持沉默。陳芳芝先生在國際法班，上嘗為這種現象感到不安，並且自己責備說

「引導無方」。

然而世界在前進，政治系也並未停留。在暑假裏，東北同學慘遭機鎗屠殺，政治系同學與經濟系同學共同參加燕大後援會的總務部工作，使年青的朋友們在工作中增加

了彼此的認識，也增加了對光明前途的嚮往。以此次參加工作的兩系同學為基礎，他們又成立了政治經濟研究會，互相切磋學習。

本系代理系主任是女博士陳芳芝先生，她負國際法，中外關係等。

陳先生當初在燕京時的成績，到現在還沒有被人打破。她學識淵博，口若懸河，記筆記時如果不集中注意力，會使你手足無措之感。陳先生的 Assignment 特別多，外系同學都視為畏途，而本系同學經過那番鍛鍊，差不多都成鋼了。張錫彤先生教比較政府，中國政府等，講授特別清晰，在張先生堂上記的筆記，可以和他嘴裏說的一字不差。何國樸先生是四一級的校友，剛回國的普林斯頓博士，開有國際關係，政治思想史等課。教學經驗差一點。哲學系傅晨光先生在本系開西洋政治思想史，研讀各家原著，對於政治思想的高深研究，奠定良好基礎。暑假後新聘張雁琛先生來校授歐洲外交史，並指導本系外籍同學。張先生精英、法、義、日、俄文字。也是校友。

本系同學國際關係討論會之組織，與美國 *Carneg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有密切連繫，每年由後者供給書報附此。何國樸為該討論會的顧問。可惜一年來沒多大進展。何先生在功課之餘，已筋疲力竭了。同學們上課不筆記之外似乎也照顧不了太多。本系同學常說課堂上的東西與現實距離太遠了。教授們也深表同情。近來陳先生正在計劃增加經費。增聘教授，希望這些能成爲事實。



以同學人數論，經濟系是本校數一數二的大系。上年度有一一人，差不多佔全校人數的八分之一。

因爲同學人數多，教授遂感缺少，而必修課程也有些不足。上年度祇有五六位教授，主修課程祇有八九門。本學期，教授和課程都有很大的變動，而聲勢增強。系主任劉熾晶先生是新來校任教的。又新請來趙靖、史譯宣等先生，清華的趙守愚、戴世光二先生仍將兼課，此外，馬寅初先生下學期可能北來開講座，講現代中國經濟問題等，這更是同學們聲香祈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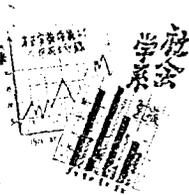
主修課程除以前的經濟原理、會計、西洋經濟史、貨幣銀行、財政、統計、國際貿易、經濟思想史等，要增加鐵路管理、現代經濟理論、蘇聯經濟制度等課。

教授和課程，已接近同學的期望了。

在四五年燕大復校時，因爲全是一年級同學，並未分系。四六年成都復員同學北來後，經濟系才正式恢復。當時，因人數多，缺乏聯繫，如一盤散沙。師生之間，關係也不密切。不過，自上學期以來，已漸漸扭了這個趨勢：在學習上，生活上，工作上，均由散漫而走向團結，由個體而走向集體。系裏的活動增加很多：組織了球隊，經常出版物價統計壁報，組織政治經濟問題研究會，開始小組生活，時時訪問教授……不僅使自身健全起來而且積極參加學運和服務工作。本系同學打入各項活動之會計部門，在學運中，堅實地立於「經濟基礎部」的崗位上担任繁重的總務工作。現在自治會設立的儲蓄部，其工作全由本系同

學包辦，此外，個人參加的各種活動，尤其是數不勝數了。同學之間，師生之間，都緊緊地携起手來，學習與工作配合，開始了新的生活方式。經濟系已堅強地站起來了。

此外，再告訴你一點小事：燕京去年和今年的學費，都是根據經濟系所作的公教人員生活指數表規定的，其重要可知。



社會學系，成立在民國十年以前，在中國各大學中，燕京可能是第一個成立社會學系的。學系的發展從成立到現在一直密切注意着理論與實際的配合，同學除了接受理論的訓練，並多實習的機會，以求達到研究、訓練、服務三位一體的目標。

過去，在鄉村的服務（清河試驗區，以及參加定縣工作），縣政的實習（山東汶上，濟寧），邊疆的考察（西康，川西北，甘肅，西藏）都有良好的成績。在理論上，先由步濟時（Prof. Burgess），密勒（Prof. Miller），許仕廉，楊開道，吳文藻等社會學大師領導，已然打下良好基礎；而美國社會學會主席派克教授及人類學中功能學派建立者布朗教授來校講學的影響，對於人文區位學及功能學派人類學，多所介紹和應用。並因兩位大師的提倡，燕大社會學系便在中國努力實地研究，主張以理論認識具體完整社區，並在實地整個社區中發展理論。

現由林耀華先生秉掌系務，課業分成四組：都市農村，初民——農村，社會行政，兒童福利。課程採取綜合擴大的眼光，不但與法學院各學系密切合作，並與歷史系，心理系，哲學系作密切關連的研究。教授有趙承嘏先生，担任都市社區，實地研究，人口與社會等課程。嚴景耀先生担任社會學概論，文化接觸與社會變遷，及法律與社會，教育與社會等課程。林耀華先生担任初民社區，當代社會學說，社會學調查方法等課程。雷潔瓊先生担任社會解



嚴景耀先生，組，社會行政，婦女與社會等課程。此外農村社區一課由校友清華大學教授費孝通担任。其他如中國社會思想史由哲學系張東蓀先生，梅貽寶先生開班。陸志韋先生所授之社會心理學及夏仁德先生所授「人格與文化」由心理系開班，而將由美萊清華講學的支加哥大學教授 Prof. Rothfeld 及 Prof. Morris，亦



雷潔瓊先生，並鼓勵同學多選經濟，歷史，心理，家政，生物，語言等課程。

本系的研究工作可分作兩部。一為中國鄉村組織之研究，一為中國兒童福利問題之研究。其主要目的方面為試驗研究方法，一方面為訓練學生研究技術，並可搜集材料。現於本校附近八家村實施農村社區研究，關於衛生工作，由本系與該村之小學校長合作，對於患病村民免收治療。關於教育工作，本系實習研究同學常去輔助授課及領

導遊戲。此外並有兒童福利站，設於本校附近。內設嬰兒園，奶站，婦嬰診療所，兒童閱覽室，母親會等部工作。畢業同學類多社會中堅，所用亦多所學，其中發展理論執教各大學社會學系者甚多，而若干教育機關教育機關青年會等負責人亦多為本系畢業生。本年各地社會工作機關來系聘請職員者甚多，頗有供不應求之感。

在同學活動方面，有社會學會，各班級教會，利用集體讀書，集體服務等方式促進學習及友誼。除學校課業外，同學們自我學習與集體學習配合；在對現實的認識，為人處世，組織能力等各方面，都能在這短短的四年中，得到完整的訓練。

宗 教 學 院

從西文交流與普世文化變遷中的新形式

衛後，宗教才又重新取得能與普通接受的形式。燕大宗教

宗教學院的使命是在教育青年男女，使有堅強的基督信仰，充沛的宗教經驗，對於教義有精誠的理解，對於教會能愛護而忠心，且具備著作個人及社會改造的熱情；由此而達到輔助中國基督教會信眾的生活，及為中國基督教思想奠定基礎之目的。

因為宗教在形式（神學，倫理，及典儀）上，常與假借自一種文化，故在文化發展完滿而穩定時，宗教的形式便易於被普遍接受，但在文化交流或因而搖動變遷時，宗教會從它借來的形式，就被一些人固守，另一些人拒絕，直到文化之交流或變遷而有新的融合平

學院在以往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為宗教探索新的形式，今日却又在普世文化遞變變遷中，為宗教尋找新的形式。這便是所謂為中國基督教思想奠定基礎的工作。因此學院要求學生對於各種文化學術，現實問題等有普遍而客觀的了解，以備專門而深入的研究，而能貫通靈活的運用在新的宗教形式之建立上。

宗教的形式雖如上述，宗教的本體却是上帝所賜，給予個人及羣體的超生理心理的生命力，這生命力惟有在宗教生活中始能生長發育，惟獨在大眾羣體生活中，始能鍛鍊堅強。故學院又要求學生並重崇拜靈修，及參與教會，大學，一般社團生活，以充沛宗教生活之經驗；且在所遇的辯論質難中，加深理論及品格的修養。

學院除院長外，有中國教授四位，外籍教授七位，不適其中有在休假期，有在國外講學，而上學期執教的，僅院長趙紫宸先生及外籍教授范天祥先生，修聖謨先生，李霖樸先生 (Mr. Philip Lee-worth) 及夏仁德太太。

同學十六人中，有半數以上是各大學理學院畢業的，其次是文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各一人，上學年先後有旁聽生四名，多是各教會休假的牧師教士。

學院生活中，除固定的課程（本院的必修課及在大學的選課）及崇拜外，有例會長學會，多請過往名人講演，及名著時論的報告評議。此外同學各按自己興趣，或參加教會工作，或參加學校及校外團契活動，或編輯宗教刊物，或參加大學中一般同學之活動。自近來有幾種課程改用英國大學的「單獨教授制」後，宗教學院更顯得自由而繁忙了。

燕京大學研究工作之沿革

胡經甫

本大學自民國七年成立之時，即注意於研究課程之設立，自民七至民十五年，每年均由校務會議推選教授若干人，組織研究院委員會，專事處理關於研究院各學科之事務。在此期間，選讀研究課程之學生，為數甚少。民十一年六月，領受本大學第一次授予之碩士學位者，一人而已。其後五年間，僅有四人領受碩士學位。

民十五年夏，本大學自城內遷至今校址，設備師資均大為充實，故選讀研究課程之學生人數，較前為多。其時院務仍由委員會主持。民十六年秋季開學時，正式註冊為研究生者，計有四十一人。自此以後，學生人數及授予學位數，逐年加增，設立研究院課程之學系，亦自民十五年

起，逐漸增設至十二學系。
 民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內，本大學遵照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設立研究院。限制設立研究課程之學系，嚴格舉行入學考試，規定修學年限至少為兩年，第一年研究終了時，舉行基本學識考試，研究期滿時，除論文考試外，須受學科考試。自經此次改組之後，因入學限制較嚴，畢業年限較長，參加之學系較少，故研究生之人數亦較前為少。

民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本大學之一切工作驟然中輟，旋即遷校成都，研究工作，亦綿延不絕。迨民三十五年全校復員，研究工作即亦漸復舊觀。同年教育部通令廢

除研究院制度，另頒大學研究所暫行組織章程。民三十六年秋，本大學即遵令改組各研究所。

目下已正式成立者，計有歷史、哲學、心理、教育、物理、社會等六系之研究工作，本校仍准本科各教授，就其研究之興趣及範圍，酌量招收本科畢業生若干人，以資輔助，藉收教學相長之效。

附表一 歷年領受碩士學位之人數

22	五二民	1	一一民
15	六二	1	二一
14	七二	0	三一
13	八二	1	四一
16	九二	1	五一
18	〇三	1	六一
0	一三	7	七一
2	二三	12	八一
1	三三	12	九一
1	四三	24	〇二
4	五三	29	一一二
7	六三	25	一二二
4	七三	28	三二
289	數 總	52	四二

附表二 各系領受碩士學位之人數

41	所究研史歷
44	所究研學化
34	所究研物生
29	所究研治政
58	系學文國
7	系學哲
7	系學理心
19	系學育教
1	系學聞新
55	系學理物
26	系學會社
9	系學濟經
289	數 總



樓 公 貝
樞 中 政 行 的 大 燕

這是我們

怎

樣

生

活

的

可

二點。老陸個子雖小，說話却很老練，隨着未名湖，他指着水塔說：

「別看燕美園，倒是實用得很呢！燕京用的水都是靠供給的，……」

燕園的確很美，晚飯後黃昏來了，天際紫霞變幻莫測。臨湖軒後有一叢細竹，微風吹動，竹葉簌簌作響，小鳥在中間婉轉歌唱着。

回來後，寫了封家信，信裏說：燕京真是個好地方。同學好，校園美。……

晚上睡了個甜蜜的覺。

(二)

老陸說新同學來將要着實享受一番，真的！

先是大學迎新，自治會迎新，後有社團迎新，團契迎新，茶話，歌舞，遊園和園，……

這裏的老同學的確好，當你站在貝公樓的選課表前，看着那些密密的洋文而發楞時，自有人會走來，陪你去檢查體格，選課，繳費，註冊；當你寂寞的躺在床上靜想時，自有人會進來和你聊天，解悶；而且，老同學自動地把你以成眷新同學的最大武器——「拖屍」取消了。這多麼好呀！

不想家了，這裏不是「家」嗎？「燕大一家」不是比自己的家更豐滿，更充實嗎？

團契是燕京生活的特點，我加入了老陸的那個團契，原來團契是怪物的集團，你看：「老」字輩有「老太婆」，「老尼姑」；「小」字輩有「小窩三」，「小燈扭」，「小蘋果」的臉圓圓的真像蘋果；動物有「老母雞」，「黑

豬」，「野驢」；植物有「大白菜」，「土豆」，「白薯」；還有……你別笑這些怪物在一起老是吵吵鬧鬧，可是他們中間還是存在着崇高的友誼，一個共同理想支持着他們。

社團可就斯文得多了。老楊拉我到一個文藝團體去做客人，在他們中間大家熱烈地談論着，也有抽煙的；戰鬥的詩，像一顆顆子彈似的從朗誦者嘴裏噴出來。我驚奇於他們的博學，我忽然覺得自己渺小起來，然而我立刻克服我的自卑感了，他們誠懇的眼光已經告訴我，在我們的陣營裏是沒有高低上下的。

這就是「燕大一家」！真的像一家人。工友會對着你娓娓談燕京掌故，教授會和你一起玩團體遊戲，同學更像兄弟姊妹，這就是「燕大一家」！

(三)

「拖屍」復活了！

很多人向校友橋跑去，湖畔擠滿了人，有人在敲梆子號召新同學集合。

新同學憤怒起來，「拖屍」是對新同學一種最大的侮辱，「拖屍」是要使新老同學敵對起來，「拖屍」是使自由民主的燕園蒙上了污點，我們要反對這種含有統治意味的封建制度！

自治會代表顯見得想調解這場「糾紛」，不使它嚴重，解釋着說：這不是「拖屍」，這是幾個同學兩相情願的遊戲 Group Game，然而這不能壓倒新同學的憤怒。

去年被「拖屍」的同學已經放棄了今年拖人的權利，而沒有拖屍資格的人還想以 Group Game 名義重演「拖

屍」，這不是想保留這個不合理的制度麼？

先是一個老同學像火山似的爆發起來：「我代表去年的拖屍團聲明，這不是我們的行爲。我們自己親身受到拖屍的痛苦，不能再讓新同學再受。我們反對這種非法的制度，已經自動把拖屍權利取消了。我們要求新同學明白，今天這種行爲，不能代表我們老同學的，……」

「好！好！」一片掌聲，尤其老同學把手鼓得紅紅的。

瘦長個子漲紅着臉，也被推着說話了：「我代表上海來的新同學，……」

「還有北平的！」怒吼聲。

「還有天津的！」怒吼聲。

「還有廣東的！」怒吼聲。

「我代表北平，天津，廣東，上海來的新同學向表演『拖屍』的人抗議，燕京是號稱自由民主的，在這自由民主的燕園裏，不准有人玩弄下意識的封建的把戲，如果有人還想戲弄別人以爲享樂的話，這是無恥！（鼓掌）……」

「拖屍一無論如何是不合法的事情，這是舊家庭中婆婆對付媳婦的手段，地主對付農奴的方法，假如拖人下水是算合法的話，我們新同學願意全體下水！（鼓掌）……我們新同學不能忍受這點，我們要以團結的力量來擊碎這封建的傳統！（鼓掌）」

下水者依舊下水了，但是新同學已經在「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中走遠，只淒涼地留下他們這一羣和幾個熱熱關的居民。

心裏有些氣憤，也有些高興。氣憤的是在我所敬愛的

老同學中竟也有這樣的人；高興的是我們終於替自由民主的燕園增加了一分光輝。我忽然真正領味到「燕大一家」這句話了，「燕大一家」不是表面上上一團和氣的一家，在真理面前，我們還是要爭辯的。而且，爲了真理，我們必須指出少數偽裝分子的假面具，讓我們在一個共同的理想下緊密地團結成一家！

歸途上，老陸又倚老賣老的說：「新同學真是二代勝似一代，……！」

（四）

上講好幾天後，不幸又發生了醜理康被捕事件，醜理康是太一的女同學，星期日，她到她中學的老師家裏去，在那兒她就被警察逮捕了。

這是一個晴天的霹靂，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剛踏進我們家的小妹妹，就給魔手抓去了，我們不能忽視這件事。出來！從圖書館裏出來！從寢室裏出來！從每一個角落裏出來！到貝公樓去，去開全體同學大會去！

主席搖了鈴後，全場肅靜。有人報告了醜理康同學被捕情形，很多人站起來發表意見，燈光照見了一張張激昂的臉。

「司徒先生說過，沒有自由，燕京寧可閉門！」

「想想牢獄裏是怎樣的？冰冷的地板，永久的黑暗，我們要營救剛踏進我們家的小妹妹呀！」

「不要把這件事孤立起來看，迫害也會加到我們頭上來的，這是我們大家的事。……」

討論完了，大家又商量起對策來，最後主席總結了同學的意見，並通過：

「從明天起罷課二天！……」

大家拚命鼓掌，歡聲雷動。不消二天，那理康被釋放出來了。罷課到底是有用的，即使連一天到晚讀書，團契會客入都不願意做的老李也感動地說：「團結真的就是力量！」下一天晚上，在貝公樓開了個歡迎游理康同學歸來的大會，海燕劇團演出了卡通劇：「都是王福生」台上警察拉着一連串抓不完的王福生，統治者驚慌失措；台下哄堂大笑。是的，我們緊緊團結在一起，統治者那能不驚慌呢！

「燕京大學代表着一個理想！一個人類的最高理想。這個理想是什麼？用不着直接的說出來，您進入燕園後，隨時隨地都能發現它的寄託和開展。」台上戲還在演着，台下一陣靜默，一陣笑，我的腦海裏却想起了自治會迎新書上的這句話。是的，我今天找到這個理想了。是什麼能使我這樣親熱地關切，貼近呢？是什麼能使我那理康從魔掌裏安然歸來呢？是什麼能使我們聚在這裏發出同一的聲音呢？就是它呀？就是我們有着這個共同的理想呀！我彷彿呼吸到它的氣味了，血液奔騰着，我已經抓住這個理想了。

二天以後，我們又挾着書走進教室，走過圖書館，牆上一行斗大的字會躍進你的眼簾：

「不要忘記牢獄中千千萬萬個遊理康！」

燕京人背負着這個理想正一步一步走向世界哩！

（後記）楊柳黃了又綠了，未名湖凍了又融了，燕京人去的去了，來的又來了。一年來，燕京生活使我們在思想上，生活態度上改變又改變。我們不單是認識了燕園美，同學好，我們已經千百次唱出了「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千百次證明了「團結就是力量」，更好幾次排了隊怒吼着走出教室！朋友，時代在跳躍，燕京人也在跳躍，去的匆匆的收拾行裝，跨進社會；來的又匆匆的洗下灰塵，接起崗位。朋友，無數支支流匯向大江，經過一番奔騰，使大江變得更澄澈，更壯大，這一支大江是足夠沖倒一切障礙的。朋友，謝謝這苦難的時代給我們的賜予吧！這時代使我們陌生的變成熟悉，柔弱的變成堅強，麻木的變成清醒，在共同的理想下，使我們匯成了一支足夠沖倒一切障礙的大江呀！



衣食住在燕京

住的很不錯

吃的是窩頭

穿的便宜衣

燕大校址在成都陝西街時，女同學住「華美女中」的宿舍，小巧玲瓏，倒也馬虎；男同學住在一個小巷口的文廟裏，破舊的瓦房經不住暴風雨的洗禮，漏，漏，漏。多雨的小北平（人們這樣形容着成都）使我們常要動用抵抗的武器：臉盆，雨傘和油布。窗子是鞦韆形式的空架，寒冷而潮濕的西北風長驅直入的鑽進了我們的被窩。我們好像是在露營，臭虫鬚鬚是用着「投鞭可以斷流」的聲勢偷襲着。有些人搬到大學大賢們的神龕上，有的睡飯棹，有的顯壇，因此我們懂得着湖光塔影的校園——那個親王府邸，銅絲床，自來水……。

長期抗戰終於把日本人拖垮了，一九四六年六月燕京人展開了復員工作，一輛一輛的大卡車把我們載出了四川。到底是王侯府第，到底是美國配備，結閣驕囊，內加抽水馬桶，暖氣管……日本人還算沒有大事破壞，燕園依然保持着美麗的外貌。

離蓉前不久，北平來信說：

「這邊伙食四仟元一月，吃棒子麵。」

「四仟元一月！好『相因』！我們這裏七仟五一月

咯。但是，啥東西是棒子麵呢？替他嚼，反正四仟元一月是太容易過活了」。

物價一跳再跳，北平的大米白麩比四川高出一倍有多，同學們天天啃窩頭，嚼絲糕，兩千多萬一個月還吃不飽。有人特別爲燕京伙食編了一個打油詩：

嘿！來噉兒粥，

再來上幾塊窩窩頭，

一聽梆子衝進去，

一進飯廳就發愁。

小白菜不搗油，

吃在嘴裏像木頭。

窩窩頭裏的小沙子大大的有，

越吃越多越不夠！

賤骨頭。

消化不良，面帶菜色，欲得上「倪記」，「島亭」，或「長順和」打打牙祭，無奈鈔票吃虧，戰前大油大肉的燕大膳廳而今擺的是絲糕和窩頭，這一回可輪到內地來的同學吹牛囉！

「我們在成都，那一頓不是大米飯，有時也吃饅頭，四五種半菜，每禮拜兩三次大牙祭，還要在外面小吃，說到成都的小吃嗎，唉呀！不用提囉！」

內戰賜予中國人以飢餓，同學們多靠學校津貼和自助工作來維持，吃得馬虎點，也就昇了。

曾經裝滿了公子哥兒和千金小姐，被譽爲最貴族的燕京，現在，西服革履已不復是取得尊敬和值得驕傲的事情，高跟鞋快要絕跡，搽口紅的人漸漸在少下去，假如有

人覺得唯有打扮得闊氣才是辦法，沒有人會贊同你。儘得社會要變，希望新中國早日誕生的人決不會以你裝得富有來估計你的前途。

四川有句俗話叫「財神老爺不窩金」，內地洋化不深，土地主多不肯花錢來做那種穿起不舒服又特別花錢的西裝，所以，打在成都起，長袍大褂就風行一時，惟有春秋兩季穿一件終年不必洗的「甲克」也就够了。在北平這個「撤了涼篷裝火爐，撤了火爐裝涼篷」的地方，幾乎連「甲克」都可不必。

勝利以後，因為美國在華駐軍很多，買美軍衣物又便宜又結實，使好些人都穿得像美國大兵。沈崇案件發生，全體同學竟通過「不穿美軍服裝」的決議，可惜沒有太嚴格的執行。近來，美軍服裝缺乏，買來穿的人似乎少得多了。

最奇怪的是很難得聽男同學說買衣服的事情。有人說：「男同學省下穿的買吃的，女同學省下吃的買穿的」，果然不假。

雖然女同學比較愛買穿的，花花綠綠，大多是挺便宜的衣料。在成都，女同學穿著的顏色以素淡為主，因為那邊的天氣平常是以陰靈居多。

總之吃穿都以便宜為原則。

窮學生裝滿了燕園的課堂，對於堂皇富麗的建築和房舍，也許是「不調合」的，但這是發人深省的不調和，因為在這個社會裏，不調合的事情有的是！而今天，也就是「貧窮」和「苦難」在製造着多少高貴而善良的靈魂啊！

學生銀行

「窮則變，變則通」的產物

在燕京社區裏，無論教職員，同學或工友，經常都不免放着一筆現款，準備應付零星的用途。但是，由於通貨膨漲，物價狂跳，以往大家在這方面蒙受的損失是難以估計的。而臨着這個迫切的問題，如果各人自己去謀解決，在技術既非常困難，而且也覺得太費事。自治會福利股有鑒於此，設立了一個儲蓄部，旨在為燕京人士保存幣值而服務，並代為買賣麵粉，價格既公平，並可為大家省掉不少的麻煩。

辦法是這樣：在儲蓄部營業時間內，存款人把要存的款項交去，儲蓄部便按當天的行市將存款折合為麵若干斤記帳，同樣，麵粉亦可存入儲蓄部，以後存款或存麵人便可按照需要每次取出若干斤麵的錢，在同一天內，存款，取款，代售都按一樣麵價折算，所以誰也不會吃虧。

儲蓄部誕生彌月，存款同學已佔留校人數的五分之三以上。這個事實說明了儲蓄部的創辦是適合目前的需要，另一方面，它蓬勃的發展，正表示出法幣黯淡的前途。但儲蓄部不過是一個窮，變而通的非常時期的產物。它將隨時代的選異而存廢的。但是，在今天，朋友，你居然找到這樣一個儲蓄部，它不要佣金，全然是利他的，這不能不說真是奇蹟呢！

燕園的「小家庭」

——介紹燕京團契生活

燕京同學見面，老是愛眉飛色舞，手指腳畫地互相談論着他們的「家」是怎樣怎樣。「家」是什麼？在沒有經歷過燕園生活的人聽來，確有一點刺耳。其實燕京人就習慣於用「家」來稱呼他們自己的小團契，而這名詞卻代表了團契生活的內容。

這類「小家庭」——團契，大半是由十幾個到三十幾個人組織的，據老燕京說，在戰前小團契並不太多，團契勃興卻是抗戰開始直到燕京南遷成都以後的事，舉例來說吧？在成都全校三百多人中，團契就曾經有十幾個，復員帶回來了啓明、未名、可掬、新雷、甘霖五六個老牌團契，再加上四五年北平開學後新組成或復活的光鹽、靈韻、等十多個，爲數已相當不小，但兩年以來，新團契還在繼續誕生，如海風、晨鐘、盤石、駝峯、晨星、方生，等先後出現。他們以年青活潑的姿態，使團契活動更爲蓬勃。一時團契竟有二三十個之多，同學參加者達四百餘人，佔全校人數二分之一強。

許多人聽見了團契，往往就會聯想到它是宗教性的組織，其實，燕京團契內容並不以此，雖然也有人把它分爲兩個類型，一種是宗教性較濃厚的，一種是另外大部的團契並不注重繁複的宗教儀式，甚至有的連聖歌也不唱了。但一般說來，團契形式結合了許多燕京人，他們都有一個在羣體生活裏互相學習彼此砥礪的理想，他們尤其希望在混亂的今天，共同來追尋出一條青年們的路。

正如有些團契所說，有儀式與否倒是次要，他們共同生活在一起，要把宗教精神生活化，彼此之間，應發揚宗教上所謂「愛」的精神。在有些團契裏，有的按年紀大小，把契友排行成「大哥大姐小弟小妹」或「大寶二寶三寶三牛」之類，宛如一家人。不但口頭上喊得親熱，外人聽起來怪不願耳，而在日常生活中確確實實能彼此照顧砥礪，情感過於家人。你生病了，寫信慰問，病榻陪伴你的總是契友；功課不好，契友會替你補習；生活中發生問題遇見了憂心的事，他們會替你分憂分愁。所以有許多，向契友說出了他對戀愛問題的煩惱，請大家幫他解決。在一個團契會上，也有人親耳聽見過一位女同學天真地說：「爲甚麼最近心緒不好呢？大概是春天了吧？」對團契能這樣坦白誠實，是因爲「家人」友情的薰陶。有的假期裏回到了自己的家，反而感到寂寞。每個團契在這時都會得到大批離校契友的思「家」信，不知不覺之間，

由初進團契的陌生，變得熟悉，和對團契有無限的愛意，一個經歷幾個月團契生活的女同學就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在家裏，真無聊，我時常向母親嫂子說起團契，大哥，大姊，後來嫂子反罵我說：「什麼大哥呀！大姊呀！我們都聽厭了。」」

除開每週開一次例會，在聖誕節晚上或除夕，他們照例借一間教室，把它裝飾得紅紅綠綠，買了豐富的食品糖果爭着請沒有參加團契的同學作「客人」。在假日借教授家包饺子吃，上頤和園野餐，都是一般風氣。這學期以來更有在暑期打早在六點爬起來，大夥兒上海甸去吃「大麥粥」的習尚。

在湖光塔影的燕園，傍晚夕陽斜照的草坪上，時常有一羣一羣的男女同學出現，這多半是團契的「生活小組」，利用晚飯後的時光，使大家接觸的機會增多。兩年來，生活小組的形式在燕園普遍的流行着，四五人聚在一起，天南地北，各種問題都談，或遇見功課忙，就集體上圖書館，有的還訂下一套學習計劃，規定同看一些書，因此生活小組就加上了學習小組的性質。

最近又有「生活大組」出現了，就是在晚飯之後，全團契的聚在一起，討論新發生的重要問題或一塊跳玩，好像是臨時團契會。

團契着重生活，却沒有使燕京同學墮入溫情主義的小

圈子，相反地，團契生活與現實生活連得最緊。歷次學運，它成爲主力軍。運動中許多工作都以團契來担任。國內外時局成爲他們在團契中經常學習的課題。「工作與學習」，什麼是正確的「人生觀」「戀愛觀」？都是大家最熱烈討論的題目，時常因一個問題見解之不同而爭執得面紅耳熱，但正確的結論因此也被找尋出來，友情的基礎也變得更牢實。

每當聖誕之夜或一學期之末，契友們往往會送你一件珍貴的禮物——批評信。這是團契中的負責人在前幾天就頤和園裏學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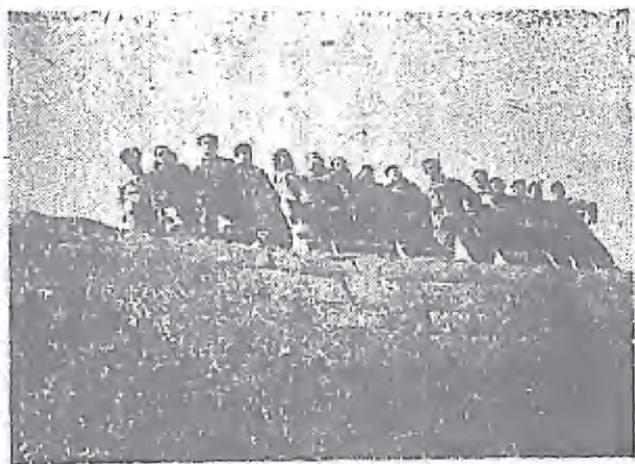
請契友們把對你的批評寫下來，搜集齊後裝在一個信封內再隆重的送給你。有的還分「初次印象」，「現在批評」和「建議」種種，批評信發出來了，每一個人折開了它，忐忑不安地看着別人對自己的批評，發現了契友對自己初次印象是：「一個朦朧的小孩子」，「趾高氣揚的傢伙」。現在批評是：「性情太孤僻」，「英雄主義色彩帶得太重」，「驕傲得很」，「思想與生活太脫節

「建議你的是：『還須擺脫個人小天地』，『多多從工作中學習』，『少吸香煙，要注重生活小節』。一連串的如針尖一樣，在刺着每一個人的心田。有的感動起來，認為契友們批評他中肯；有的徹夜不能安眠，反覆思考。於是在一些團契中，過了幾天又召集了團契會，讓每個人說出對於得到批評的感想，同時大夥兒又替你分析這些缺點之所由來，於是知道了家庭出身和過去生活環境使你帶了許多積習，善意的批評，便因此使許多人飛躍的進步。

所以，許多燕京人說團契生活陶鑄了他，一個同學參加團契不久，就在「循環信」上寫着這幾句話：

「團契給了我些什麼？我祇覺得團契是一個大熔爐，在熔化着我，它幫着我發掘身上的弱點，指點出階級背景給予我的創傷。回顧從前，於是我又深信我又前進了一段路」。

這羣年青人，就這樣



·遊八達嶺登長城·

的共同生活着，共同追求正確的人生道路。

燕京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是採用聖經上的教義而來的。而燕京團契秉承着這種精神，他們對外有許多服務工作。在成都，一個團契會組織鄉村服務站，每個禮拜天，遠道跋涉到十幾里外的鄉村中去教農民識字，或作醫藥服務。在目前，燕園中的工友夜校，義務小學，中學補習班也都是由團契來負責的。生活學習工作，三者合一，團契內容更形充實。

團契是燕京人的溫床，它感人至深，然而却有很大的缺點。大家都批評它容易走入小圈子主義，每每使好靜不好動的同学感到壓力和孤單。一個團契也有興衰隆替，這大抵都是契友們玩得太熟，或團契已不滿足他們的需求而紛紛走到學術團體或別的活動中去了，於是拉新契友就成為團契的重要工作。但是儘管拉得怎樣多，團契容量畢竟太小，仍有許多躊躇在這種生活外邊。

這也許就是上學期來大家喊着加強系級活動的原因，希望把這個「家」擴張得更大，讓全體同學都享受這種家庭生活。

燕京是一個基督教學校，而就在這個特殊的園地裏，培育出團契精神，它成為燕大一家民主自由最鮮明的標誌。所以在目前，雖然系級會代替了團契成為主要的活動，但團契生活內容却正是系級會所模倣的規範。

師生之間

教授們在學生心目中不是高不可攀的人物。和先生開玩笑並不是了不起的事。

荷拿，先生們笑咪咪的欺待着你，說：「今年招待的東西太簡便，因為現在我們也變窮了；唉！在戰前之餘，心中誰也會想着：『言下不勝今昔之感。』」

同學生在晚飯之餘，心中誰也會想着：「言下不勝今昔之感。」

「最近好嗎？怎麼不來我家玩？」許多教授就愛這樣地問同學生。所以中國教授如翁翊健、張東蓀、雷潔瀾等，外國教授如布多馬、貝盧思等，家中都是同學生去遊玩。團體開會，經常也有教授參加的。做團體遊戲，他們就這樣生活在同學之中。

復員以來，同學更舉行過許多盛大晚會，在會場前排，總坐着不少的教職員，在今年除夕師生同樂大會上，除了演講職員參加節目外，十幾個中西籍教授也粉墨登台，演一幕叫「開玩笑」的劇，贏得全場鼓聲如雷，師生同樂，氣氛融洽，的確是屬空前。

個鐘頭時，跑家聊上幾，生教授做一番玩耍，燕京生來，並不鬧得奇，人看，不致太可笑的，物中，因為不致太可笑的，有在師生之間割出一道鴻溝。

過新年，成裝的跑去，與先生拜年，在聖誕節左近，你會得到一張請柬，這便是教職員們按宅區分做個招待站，聯合招生，又是一個家，連吃還一家，又是過節，跑了。

時代給燕京同學以苦難。復員後，窮同學普通地增多，校方雖然有點補助，但吃飯穿衣，有的教員時常忘了，又向何處去湊？於是，在教課之外，有的教員時常忘了，生的窮困而設法幫忙。是我就曾經看到一個外籍教授，在風雪飛舞中，抱着一大堆衣服，跑到男生宿舍，送給一個身穿單衣薄的清寒同學。

遊行隊伍出動了，差不多每次都可發現有先生跟着大除走，不論是安然地進了城，或被困不能回家，學校總有教授來看同學，於是他們在獄中被同學高高地抬起來，而學生呢？也這樣親切地被慰問着。

「我們聽見你們衝進了西直門，老是惦記着該不會出事吧？……」

去年五月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在開全體大會的晚上，青年軍則圍攻了青年軍。幾個中外籍教授出動替同學把守大門，結果竟攔住了青年軍。調理康同學被捕，校務長寶維廉先生親自出馬，把這受難的孩子，從監牢中帶回來。

校委會主席陸志華先生，在同學心中好像是一個慈祥的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由於陸先生的高風亮節和愛護同學，使同學對他不但有崇高的「敬」，而且對他還有從心深處發出的「愛」。所以在去年除夕師生的同樂會中，陸先生剛上一台講話，台下便掌聲雷動，達三四分鐘之久。前年籌總分發一批救濟物資，燕京只有十分之六的同學可以獲得。陸先生拍胸供不應求，便發表了一篇談話，勸不是必需的人，不必去申請。結果，登記的人異常少，學校催了三次，才勉強夠十分之六。

在這裏，同學定忘不了夏仁德先生，尤其老同學更容易憶起夏先生在成都主持復員時的事。每在一批啓程的前

一天，汽車開到陝西街學校門口，當同學忙着上行李的時候，夏先生也氣呼呼地扛着一件件沉重行李，幫忙同學往車上搬。有人說：「夏先生，你累了，請休息一下罷！」他搖頭拒絕。第二天早晨，一羣一羣的登上汽車，當馬達發動的時候，夏先生爬在車上，與同學一一握手，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他隨着最後一批啓程，沿途同學們因他太累，替他預備了一點好吃的東西，然而發現他走開了，坐在一旁嘴裏咕嚕地說：「你們受得苦，難道我受不得？」到了西安，他果然病倒，只好依依不捨地留下來，最後單獨坐飛機飛回北平。

這位美籍老教授如今兩鬢已禿，骨瘦如柴，而且還經常被病魔纏繞。但是，他仍永遠地奔忙，並有休息，永遠的週旋於同學之間，和同學共同生活着。

同學們都覺得和陸志韋先生，夏仁德先生，翁獨健先生等接觸，他們的做人態度，對自己的人格有絕大的影響。許多人離開燕京時和進燕京時變得完全兩樣了。這不只因為學識的增進，大部分是因為人格的改進。而這種改進，絕不是課堂上所能得到的。

× × ×
 師生密切接近，互相了解，共同合作是師生團結的橋樑。

在燕京，固然有着許多與同學親近的教授，但校方與同學在不少的地方與同學有相當的距離。提起這點，老同學又愛拿成都時代發復員補助費來打比喻：那時的同學坦白地向校方說他家境清寒需要全部的補助，也有同學說他

家裏能負擔，一點補助也不要。果然學校按同學的自由作為分配多寡的標準，事後既沒有發現欺騙詐騙，也沒有聽見怨言嗚咽。「而如今呢？」同學們不免撫今追昔憾然地說：

「回來以後，地方變大了，人更多了，機構變複雜了，距離也因此加大，師生也便不能了解信任。所以校方在做事的時候，常常也抱着懷疑的眼光來看同學。甚麼甚麼全遞交了要罰錢，請教父又費唇舌，這大概是因為校方不相信同學是窮的原故？」

「不單各辦公處等等是官僚最多的地方，而輔助委員會也一年來也變得不輔導，與同學距離愈來愈遠，所以上次同學過半數簽名罷課了，輔導委會却越權的要宣布上課。……」

然而，燕京畢竟是民主自由的，師生合作，燕大一家精神却不因這點就完全污損。

在一次師生大會上，一個同學激動的起來說。
 「我們要求師長們了解我們，常常和我們接觸，多參加我們各式各樣的集會，多觀察我們日常生活的態度，甚至和平凡生活的細節，這才算真正「燕大一家」的精神啊！」

是的，我們不應該僅僅把「燕大一家」看成一個美鬚動人的口號而已，我們要共同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它不是任何傳統而古老快要病倒了的，它更不是包含了兩代之間的矛盾和敵對或成見的。我們的家該是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它沒有築成兩代距離的鴻溝，它却有兩代間的親愛與互助，了解和共同的理想啊！

同學的公僕——學生自治會

(一) 我們改進自治會組織法

從成都到復員後的一年，燕京學生自治會的組織和產生，一直是採取間接選舉的方式，即是由各系級選出代表組成代表會，再由代表會選出幹事會，負責辦理一切自治會工作。目前自治會工作，所以同學們也發現自治會組織不健全，有着許多漏洞。

經驗告訴了我們，自治會應是代表同學意志，以同學利益為依歸，全力為同學服務的公僕。那麼間接選舉不能發揮，這樣的組織制度是不能充分發揮民主精神的。所以，很早同學們就有着改良自治會組織的嚮議，也便終於在去年秋季開學時兌了現。在改選前夕，我們參照各友校的自治會組織法，正式草擬通過，一個新的自治會憲章。

從此，自治會就分為「立法」、「執行」兩個委員會。「立法委員會」是由各系級按人數比例選出代表組成的，對於執委會的工作，它有監督權。立法監督兩大權利於是都由它來掌握了。

它開會期間，按照自治會憲章須一月開例會一次，而在執行委員會的副主席文書和由立委會選舉出的兩個常駐委員共同組織的「執委會」來負責起這職責。

人，經過公開競選，再由全體同學總投票，選出執委會十九人，組成執行委員會。計有主席團三人，下分文書福利總務會計庶務立聯研討各股，辦理一切工作，而是對全體同學負責。監督的，是富有意義的。一個健全的自治會，能充分輔助政，這改進，是富有意義的。一個健全的自治會，能充分輔助政，這改進，是富有意義的。一個健全的自治會，能充分輔助政，這改進，是富有意義的。

(二) 民主的第一課——普選

「競選！競選！」給每一個同學帶來了興奮，在燕園中掀起了澎湃的浪潮。去年開學後一月自治會公佈了新憲章，宣佈了普選日程，社團團契紛紛出壁報海報討論選舉，致投們發表了意見，說：「這是學習民主的好機會。」民主精神，路口，飯廳，教室中的黑板上到處都是競選的標語，當每一堂課的休息十分鐘期間，最後一天晚上，又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野火競選晚會。×××人功課好，懂幾國文字，可以研討，請投他一票。×××辦膳委，真賣力，大家吃大米飯，打牙祭，

鄉下

日員隊服鄉一
記的隊務村個

攔入
住口
我的走到
那地方掛
兒呀，掛甲屯
去！掛了，
碰到「人」
一個癩嘴老太婆
服務隊了，
坐在

發點
鐘。人今
左右數天五
，只有我月六
拿了我們日
藥箱、李組
，與致冲冲度
冲冲地騎下鄉
車下午了。
出兩

上句步
話的孩一
：給情子鋼
：人形了是
：家，們鐵
：永擦部團
：遠掉會誰
地，心來這
。他地看樣
。他們笑着
。又了，成
。上他們！
寫上很起
；愛這自己
寫上標樣
了語，在
，擦了幾難
了天中求
寫這進

有根
一恢
句復在
：朱次大
：紅掃除
，老趙，
拿校景
起景亭
粉筆給
在柱的
上寫了
了幾句
標語，
根

在頭動
道，人，
大誰，我
時不我
代的明親
的白他看
洪他見
鏗們所
裏受多
努到長
力到苦
鍛鍊難
自己。！
孩子們
也。懂
得他，
這該年



• 課上亭景校在們他 •

是為
天為
助助
救救
窮窮
人
，健
救救
而而
孩孩
子子
愛愛
吧吧
！！
便便
，，
百百
分分
之之
百百
都都
有有
他他
說說
他他
今今

們不市得錢優
就下，見人秀
回沒去，他
來有了們怎
時別。高樣
的我的明呢
，順路相的
，便我信醫
，走我術也
，這使不
，一不
，代出
，青來
，年了
，他
，再
，不
，走
，向
，鄉
，村
，去
，也
，我

句話
：一
三
年
了
，去
，爲
，什
麼
不
早
治
：
她
母
親
帶
她
上
東
門
外
診
療
所
或
不
是
清
楚
我
們
一
個
就
小
以
開
張
耳
朵
讓
她
母
親
帶
她
上
東
門
外
診
療
所
我
們
一
個
就
小
以
開
張
耳
朵
讓
她
母
親
帶
她
上
東
門
外
診
療
所
我
們
一
個
就
小
以
開
張
耳
朵
讓
她
母
親
帶
她
上
東
門
外
診
療
所
我
們
一
個
就
小
以
開
張
耳
朵
讓
她
母
親
帶
她
上
東
門
外
診
療
所

沒來
得及
回答
，旁
邊小
子一
個
，治
小姑
娘的
代
我們
說
嗎？
！真

地看著黑板，不時，也用粗糙的手小心地記著筆記——那就是工友夜校的学生，他們在上課哩！

「在這個社會中，工人絕不是自由人。」夜校的先生們，尤有這種感覺。因為，工友雖好學心切，但生活的担負，常迫着他們從早忙到晚。往往竟連一兩小時到夜校上課的時間也被剝奪了。所以，夜校的学生，由多到少，發生變動，似乎已成了一種不足奇的現象。不過，先生們抱的工作態度是堅持到底，永不退縮。因此，一個人教兩三個學生，仍然是充滿了一股說不出來的勁兒。

時代轉入了新的里程，工友夜校也於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跨入了更新的階段。

新的先生來了，新的學生也來了。先生們不斷地開會，討論，想為工友夜校探求出一個更正確的方向來。

每週工作中發現了缺點，大家就皺着眉頭，板起面孔，聚在一塊兒想補救的辦法。辦法想定了，接着就是一陣爽朗的談笑聲，夜校的先生們重又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學習，去工作了。

工友們呢？畢竟動起來了。

廚房的工友學會了唱歌，就整天口裏哼吟「團結就是力量」，「向法西斯開火」，「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這些詞句，已敲舞起了他們在生活中戰鬥的情緒。一個揩油王頭被趕走了。最近，他們又為某件事情，在廚房的牆頭上寫上了「剷除壞人」的口號。

另外，兩位工友歡喜說「相聲」，於是他們就盡量地

編詞，盡情地在工友的生活晚會上，連續表演。甚麼「民主」「團結」等字眼，由他們的口中吐出來，更顯得親切有味。

還有，老頭子到了夜校，變得年青了。不愛說話的到了夜校變得說話多了。意志稍弱的與夜校的先生們多接觸後，變得意志堅強，認清是非了。

總之，在燕京有史以來工友的生活中，從這半年起已開創了新的內容。他們會記得：今年的五月一日勞動節那天，燕京的全體工友，曾不期然的聚攏了來，照一張像，表示燕工大團結的開始。晚上又佔據了整個貝公樓禮堂的席次，開了一個慶祝晚會。

他們會記得燕京工友中有了「燕工」劇團，歌詠隊，以及他們的精神食糧「友聲」（油印刊物），他們會記得他們中間的伙伴，李錫有，沒有被強迫征走去當壯丁……這一連串的記憶，將使他們覺得，今天的燕京不是從前貴族式的燕京了。今天的中國更不是昔日的中國了。

話說了不少，可是在夜校工作的我們，以及其他與工友們接觸過的同學們，走過了半年的一段路後，只有更深體會到工友們是迫切需要我們與他們結合得緊些，擺在他們，以及我們面前的困難障礙，真是重重疊疊，而且，急需大家合力尋求克服的途徑。

來吧！夜校在向着新的伙伴們招呼！工友們在等待着新的伙伴們與他們握手談天！擺脫知識份子小圈子的束縛，來加入這個大圈子吧

我們做了工人

工科同學實習記

跑到燕京來學工，處處都感到和別的學校不一樣，不但功課的排列不同，連內容都不同。就拿實習來講吧，人家把它分配到平時課堂上，而燕京却放在暑假裏。最應當注意的是，不管你學電機，化工還是紡織，打鐵鑄大鑄，人人都要會！

今年暑期，放假沒有幾天，我們的實習就開始了。每天八小時，早晨七點半就上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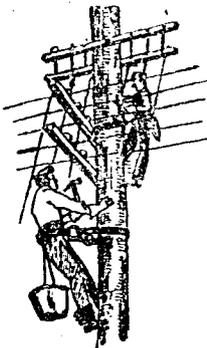
實習共分測量，翻砂，機工，電學，打鐵，案工等。最引人注意的是測量的哥兒們，他們不像別組的人一樣跑到房子裏邊去工作，他們要看着標桿，背着儀器，滿校園去跑。他們在短短的一百小時內，學會了最基本的平面測量，繪製線圖。瞧着，他們將為燕園測下一張準確的地圖來！

翻砂的同學，一方面學習做木型，一方面學習做砂型。第一次就要翻一個大家常見的水管子分岔地方的那個三通或四通；為了方便，都用鋁來鑄。爐火昇起了，同學們早做好砂型，都混不得那些銅塊如凉水那樣容易熔化，好快些完成他們的處女作。那紅的鎂水流進每一個人的砂型，未幾前他們恐怕鎂水凉了倒不進去，但是，倒完了他們又恨不得那上千度的鎂水立刻凝成堅硬的東西，而且願它不燙手，他們有好些把那些處女作托在掌上讓先生去看。最興奮的是當化鐵的時候，雖然鐵水會跳上天際，但

同學們都爭先恐後的拾回鐵屑。

要說起打鐵來那更有趣。頭一遭打鎚誰也打不準，新買來的。鎚子，把稜角都給打去了！每人都要打一個鎚子，於是學仿美式的，本地製成的都出世了。案工的當然離不開鑽子，有的同學看人家打得很新奇，過去拿榔頭就是一下了，結果吐吐舌頭，拍着手指頭腫了，轉來再看時，滿手一片紅藥水。電學也許是最衛生的工作，因為產生的紫外線不但殺死了你身上的細菌，而且你不多穿衣服會使你脫皮；再加上那些發生的臭氧，你決不會因缺乏氧氣而死吧。最難幹的是用一塊鐵板去堵一個管子頭：一個同學學上一層又一層，結果還是漏水，我們那位丁先生笑着說：「你學得像個『小山兒』了！」

機工也就是旋牀工作，為同學最喜歡作的，因為手稍稍一動，就可以倒鐵如泥；要多圓有多圓，要多光有多光，「其中千變萬化，不可為外人道也」！二百小時的實習很快的過去了，接着是量產工作，為了我們以後的上課桌子，為了我們的試驗機，試驗室，我們幾乎全體繼續工作了。我們分成小組，有工頭，有小工，有管設計的工程師。我們都知道一切的生產品都是要在上課時用的，沒有人不努力，沒有人不講效率。這些工作都是自己出主意，想方法的。這樣，我們不但鍛鍊了身體，而且學習了怎樣去組織，去生產，怎樣才是幹的精神。



我們是向千萬個讀者負責的

——談談今天的「燕京新聞」

「十萬元一份，不太貴了？」
「才兩個燒餅錢！」

這是爲着「燕京新聞」最近要展開一次大推銷運動，同學們討論預算打訂價時的一段問答。

但是，當人們爲買燒餅也要發愁的時候，他們的精神食糧無疑的只有被剝奪了！

外地的朋友常來信說：「推銷很困難，因爲好多讀者都收不到報。」是的，搞發行的同學早就爲訂戶「查報」的來信而苦腦了。「收不到報，又是收不到報！」……然而報到那裏去了？查報錢，明明是發出去了的。閱郵局，說是他們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只是現在各地郵局都有檢查機關駐守。

物價時時跳，發行沒法辦，又記得有一回，收到了一張訂單，是一個月前便推銷出去的，那時收了訂戶二十萬元，要發二十四期報。不料經手人一馬虎，寄來晚了，照當時新價一合：「糟糕，發航空只能四期了！」

是的，這是我們燕大新開系的實習報紙，但，同時又是公開發行的（有登記證），我們更要向千萬個讀者負責

的啊！我們沮喪了嗎？不！正因爲困難重重，擔子更重，我們工作得更緊張更賣力了。

有一次，一個編輯同學說：「昨夜又是雨點鐘！看大樣，滿是錯字，荒唐，荒唐，但是，一想到有千萬個讀者正在等待着這張報，我又打起勁一字一字仔細地校下去了。有一個錯字也要對他們負責的啊！真妙！這種想法好像打氣筒，精神來了！」

有一次，一個採訪同學說：「今天去採訪，正擔心沒有熟人不好辦，但是等到我說是燕京新聞的，他們便對我親熱得了不得，臨走還陪着我把車子推出了大門。」

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中，我們，燕京新聞系的同學，堅守着這個崗位，維持着二千份微薄銷路的「燕京新聞」！

我們從未做過美麗的白日夢，夢想中國的出版業會自然而然地好起來，我們只知道埋頭苦幹，盡力地搞好我們的內容與發行。二年來的苦鬥，已是最好的啓示；這個社會不翻身，新聞事業又那裏有出路！

堅守着崗位，是爲着打出明天的勝利！

識知的用實的的新習學

一部務服書圖紹介

一、精神上的麵包

看地到你不站地麥風從的樓下，總能輕到驚奇，願地走上的東西，你輕輕地吸引着，而什麼東西呢？一定會久着，才不看見，三五成羣地吃着飯，笑着，才不看見，三五成羣地左落右，這一個個，上着樓，在底底的一字，這有不一圖旁，上着樓，在說，這集文，裏論集，新版的。名讀，西史，這又論集，新版的。史著，代史，這又論集，新版的。讀哲學，政治，經濟，這又論集，新版的。及國內現勢，趨勢，這又論集，新版的。文一透參攷壁上掛着的，二二幅世界地圖和中國大地，一透看一透參攷壁上掛着的，二二幅世界地圖和中國大地，更上完了參攷書，便匆匆地趕到這裏來。假期裏，這裏更上完了參攷書，便匆匆地趕到這裏來。假期裏，這裏更上完了參攷書，便匆匆地趕到這裏來。假期裏，這裏

這地實得舊合前常的學麼學陰
會裏情凱跳太的，不生能開圖究沉
上，况融，遠美一知活够，書，了
的你下地而，好理道工實然服你
充將擁迫生在的論的作用而務在如
了得了新的個習實切驗東不就兒把
朝惡大知實急，踐事一西驕是愁大
氣當批識戲浪然一務直。做一眉
的的的的又式而的。到地，個苦書
戰實讀出需的那配燕深常他熱險
鬥際者發要時是合京奧和十情地比
的知，點理代已，一的你可死可嗜
新識成。論裏經在向哲書可愛嗜一
人，了一的，死附注學學親的着個
你京書南京的館一使討他書些冷
將京書南京的館一使討他書些冷
學新服，人，裏學你論的人古的
會知務這注和我習恍一他。典枚
怎識部就重現們與然切開他的起
樣的一是實能工大問都有參了
做中他就總學作暗都有滿放而
一在們生是得一於，活壯書孔
個。這急活朕一的你從生子，的
現在樣切的離些裡以日生的那老

二、一年半的歷史

做由機理會而
「總一方面購替
務年面設書同
宜的租由租代
和革初部到書部
管和發附現賣的
四展屬在它籍務
部，它團已有
工已體新書書
作正契而一千
分式的至千本
借書館至千本
賣立直餘，頓了
書則于供同改
和代學學到同改
購，生流通學進
力經治。的，常

我網係。在裏面做服務的同學完全具義務性質
：這全體生活是面做服務的，了同學完全具義務性質
：賣出暑期服學小做服務的，了同學完全具義務性質
：校期服學小做服務的，了同學完全具義務性質
：同義內人組便各自散了。我們一審訂會經常的開
：本僅參加了一成，二，百餘人，但類一迎商有工作之開
：購書人教二百人，份晚會劇一上作速的，絡

籍 250 次，售出借書證 100，盈餘全部作為發展之用。

三、困難尙待克服

限於人力，財力，和工作經驗之不够，圖書服務部還存在着某些缺點，因為組織不够嚴密，生活小組不能好好地進行，生活學習和工作不能有機地聯繫，形成了工作同學的散漫和事務主義。另一方面，物價一次次地暴漲，同

學購買力日益低落，來就地閱讀的也就日益增多，無論學費最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如果願意無條件地供給同學們總是不遵守一個原則，在服務部，我們無法解決的矛盾，通過任何我們的方式來為同學服務。這是服務部，我們推進工作，使我們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困難下繼續下去，把燕京精神上的新

壁報——社團——壁聯

羣體生活在教育着他們，他們知道了怎麼合羣，他們學習着活的學問，吸取着新的智識，把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他們彌補了大學教育的不足。

如果是在開學的伊始，你會看到各社團出的大大小小的迎新壁報。有時還有印刷的小冊子，那裏詳細的介紹燕園的衣食住行，並熱烈的歡迎你加入燕園的羣體生活。開學不久會連續出現各社團的迎新招待會，介紹各個社團的歷史和性質，並有着各種遊藝的節目表演，使你看到各個社團的面目及作風。

如果達到自治會競選，各個社團會空前的忙碌起來。你會看到花花綠綠的海報，宣傳着各自推出來的競選人，從競選人的過去生平到私人瑣事都會告訴你一個清清楚楚。有時貼出大像片，有時在課室樓前接好擴音器，利用上課或下課的幾分鐘來一個街頭演講。更舉辦營火晚會，在會場上各社團都貢獻出競選的節目。在那裏你會看到各

種稀奇古怪的歌唱和舞蹈。

如果達到國內外有什麼大的波動，各社團會因性質的不同分別邀請各系教授來一次公開演講。如果大家興趣更為濃厚的話，不妨來一個公開的師生座談會，大家彼此發揮出各種不同的意見，以明瞭事實的真相及獲得精闢的見解。如果遇到五四，一二一等偉大的紀念日來臨，由各社團分別舉辦大規模的晚會，在會場上有演講，有分析，有朗頌等精彩節目，一方面可以溫習歷史的意義，一方面堅定自己以後的步驟。

如果遭遇到迫害的來臨，或由於各種慘案的發生，使我們不得不有所表示時，壁報社團會紛紛出海報呼籲同學和自濟會的行動，或請召開立委會討論，或請求召開全體

「禮靜人意重」，也表現了他們的一點熱情。春日開學了，在這萬物滋生的季節裏，十二月社也一日比一日更加茁壯。「藝聯」成立之後，藝術團體組織起來了，在歷次學運的反饑餓反迫害聲中，十二月社毫無猶疑地迎向前去，與奮地肩起了宣傳的任務，把巨幅的畫頁和着戰鬥的詩篇，不斷地張貼在燕園內外、張貼在北平市的街頭。

繼新美術運動之後，全國木刻協會舉辦的巡迴木刻展來到北平，由於十二月社的邀請，百餘幅中國木刻的精華在燕京逗留了兩天。同時，和北大，清華，中法的美術團體聯合出版的木刻叢刊也在此時問世了。「反扶日」高潮時，十二月社和各院校美術團體又舉辦了一次資料和漫畫展，慘酷景象的重現，又在同學們的心裏燃起了仇恨的記憶。

每一個社友都是新美術的熱摯的愛好者，每週一次的郊外寫生就算作大家聚會的日子，又爲了把自己的成績公諸大眾和接受更廣泛的批評，社友們把作品蒐集起來出版了《畫報》「十二月」，但由於迫害日益加緊，郊外寫生無形停頓；而「十二月」出版一期之後也因大家把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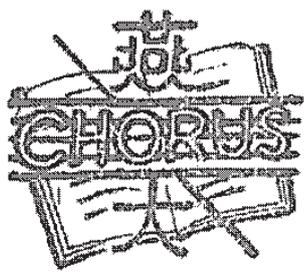
「反飢餓」時的漫畫



集中於學運而擱了下來。

正如李樺先生所常說的：「大眾的藝術就是人民的藝術。」今天，十二月社在高擎着的「爲人民的藝術」的大纛下，勉勵前進。但是他仍需要每一個愛好新美術者的支持，需要新的力量參加以使隊伍更堅強，願共同燃燒着工作的熱情，以一桿筆，一柄刀爲武器，作爲從事人民大眾的廣大鬥爭中的一員。

在古城的一切音樂團體之中，燕大 Chorus 是有着悠久的歷史的。每年一度的彌賽亞的演出，不知吸引了多少愛好音樂人士的注意。復員後，燕大 Chorus 又很快地組織起來了。當時范天祥博士尚未返回舊居，由許勇三先生領導唱了許多古典派作家如巴哈，貝多芬，布拉姆斯以及許先生的作品。一九四六年進城在協和禮堂演出。給闊



燕大歌詠團

別了多年的城裏聽衆以一大興奮。

一九四六由許先生指揮唱彌賽亞，也在城內演出。一九四七年春由潘逸文先生領導唱 Bethleh 秋季，范天祥先生自美返校，領導唱彌賽亞，春天唱神曲選。

燕大 Chorus 歡迎同學參加，並且可當作一個學分的課程唸。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新舞蹈的浪潮隨着劇宣二隊王道溥先生的來平而滋潤了北方新舞蹈初生的幼苗。自此，她才漸漸生根，發芽而成長。

在過去燕京的生活中，爵士樂舞幾乎獨霸了舞蹈的圈子，經常舉行的 Party，好像是最正統的男女社交方式。復校後，仍有舞會的舉行，但這種集會已是垂暮，所以當新舞蹈的浪頭沖刷到燕京的時候，立刻就被摧枯拉朽般地澄清了。代之而起的是年青，健康而活潑的民族舞與民間舞。他們以力，以真，以熱情和樸實表現出真實的中國人民的生活，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土產」。

四七年的暑假，助學運動在北平各院校開展開了。在一個助學音樂晚會上燕京清華同學聯合演出了「嘉戎酒會」舞，這是把中國的「土產」向廣大市民所作的第一次「處女介紹」。初秋時候，燕大舞蹈社經過了兩三個月的醞釀終於成立了，他們正式地有組織地展開了工作和活動。但是「舞」和「歌」常是不可分的，「載舞」多半也得「載歌」。由於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要求，大家決定併入高唱隊，作為高唱隊的舞蹈組。歌舞既已相輔相成，舞蹈組的前途也就更加開朗。

參加舞蹈組的二十幾個同學在課程餘暇時，經常地生活在一起，認真地討論一個舞在意識上是否健康，在技巧上是否成熟；熱狂地學習一個新的旋轉，一個新的姿式。

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寒假，第一部集體創作「鑿冰舞」問世了，這是長期學習與工作經驗的結晶，同時也是舞蹈組未來發展的一聲前奏，一聲鼓勵。

在另一方面，他們的表現，也是不斷地閃耀在同學們的眼前，在每一個慶祝大會上，在每一個紀念晚會上，都會縈繞過他們的歌聲舞姿。營火會的廣場上更踏滿了他們的足跡。在四八年春更單獨的舉行了一小型歌舞晚會，他們把這些表現着「健美樸樸」的姿式帶給每一個社團，帶遍整個燕園，更散佈到燕園的四周。

在慶祝一次學運輝煌成果的會場上，在休憩的時候，一聲秧歌曲起，千百個同學情不自禁的、熱情地扭起秧歌舞來。一個接着一個，舞影婆娑，繞遍了全場。他們用這些姿式訴說了他們內心的熱誠，訴說了他們內心的狂喜。任何一個義校的孩子都會跳兩節「農作舞」。連一個年已花邁的工友還手拉着手地唱着跳着「當我們同在一起」。從這裏，也可以告訴我們新舞蹈是在如何蓬勃的生長着。



嘉戎酒會。

舞蹈組在守護着這新舞蹈的幼苗，雖然這苗還是稚嫩的，還是童年的。但是他們以全心的全力培植着它，飼牠成長，改進它的優良，然後再把它成熟的種子播散出去，播散到每一份土地上。這園下的工作是勤苦的，但也是欣快的。

蓬勃躍進中的燕京劇運

燕京不到九百個人，可是參加戲劇活動的同學在一百人以上，單位及連附屬的團體算起來有五個之多。那便是海燕劇團、燕劇社、燕附劇團、夜工劇團和義校的奮鬥劇團。

一九四六到四八年，算年頭有三個，實際上不過兩年多一點。在這一段時期之中，中國面臨了一個急劇的轉變。其中尤其以一般人思想的轉變為最巨。由於思想的轉變，某些觀念和對於某些事物的認識也就改變了。

看燕京的演劇活動，可以看到此一點。四六年，燕京復員了，當時在校活動的劇團便有海燕和燕劇兩個，那一年，海燕上演了「重慶廿四小時」，燕劇上演了「卡門」和「富貴浮雲」。海燕的「重慶廿四小時」，是「批判的演出」。曾在開鑼後，大幕拉開以前，場燈已熄滅，而台燈未亮的時候，插入朗誦，指明美帝的陰謀和對美幻夢的必須清除。然而當時「重慶」劇的演出，在當時思想鬥爭的尺度下說是不夠了。燕劇的「卡門」，據它的說明書上說是一「超現實的演出」；「富貴浮雲」則旨在標榜似是而非的老莊思想，當然離我們所說的標準更遠了。

可是短短的半年之後，情形便不同了。我們再看，四七年的春天，海燕，燕劇的大戲戲碼是「家」和「夜店」了。

海燕的「家」的演出，在演技上的成就是燦爛奪目的。從另一個角度看，「家」的主題雖然是反封建，可是

由於它過分的強調了小兒女的情感，同時又由於劇作本身的情節是一個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惡的故事，使它的教育力量減弱不少。在今天，我們反封建，主要的是指出地主佃農之間的可恥的關係，是在指出這種束縛的生產關係之下農民的可悲的命運。

燕劇的「夜店」，無論從那一方面講是作了長距離的躍進，大有目前物價上漲時的威風。燕劇「夜店」的成就是驚人的，雖然在導演的

手法上，過分的強調了某些有戲的部分，使全劇的嚴肅性受到若干破壞，然而和前半比較，進步是偉大的。如果燕京的劇運從兩個劇團的正式公演來看，必須從每次學生的演劇中，看演出來運動的學生劇團，作為民主運動的學生劇團，每次運動的形像地提出了每次運動的主題，舊有的劇作根本無



• 海燕的「家」 •

了」，「御前會議」等二十餘個；化妝朗誦如「復仇的哲學」等。山反飢餓反內戰起等。抗議七五的反劉民要活命，不過兩年光景，其中單就已經提到的就有上述的這些。我們可以想像到它的成就的豐富了。

四七年的秋天，是劇團最苦難的日子。當時，同學們的要求，經過上期兩次演出之後，增高了，同時又因為政治上的要求，的增強，和合適劇本的缺乏，使劇團的演出感到空前未有的困難。



戲像塑「商工農士」的後會晚四五



後演「店夜」

法演出，更出，於是同學們便嘗試着自己編劇，新的內容出現了，舊的報式不夠用，於是更現了，活報式不編卡通，像戲，化裝，合並，利用，剪報，等的劇，使，舞，劇，合，新，劇，而，寫。下，在，這，些，日，子，裏，出，來，配，合，而，寫。一，報，一，年，的，朋，友，一，個，問，題，大，江，流，日，夜，一，瞥，一，命，一，母，子，怨，一，窗，一，大，江，等。卡通有「杜甫左傾」，「等不及」等。

「風雪夜歸人」，雖然還能保持水準，然而從意義上說來，就十分的不夠了。

這一次演出後，觀衆的批評對於燕京的劇運方向，影響是重大的。海燕在以後一次公演的說明書中會提到，他們感到在缺乏意識正確與合乎現實劇本的情形下，再要堅持大戲路線是困難的，同時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在下一劇裏，海燕上演了「第四十一」，「周桐教授」，「開鑼以前」及「死亡線上」四個獨幕劇。其中「第四十一」是海燕作的，「周桐教授」是清華的，「開鑼以前」是北大的。這樣，它們在一次演出中，介紹了三個大學的比較成熟的創作，這些製作，無疑的是和現實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

燕劇在那一季本擬上演「喜兒」，由於客觀環境的不許可，便改翻舊戲，「夜店」。

一九四八年五月底，海燕劇團，燕劇社，十二月社等開了一次聯席會，會中檢討了燕京演劇運動的作風。當時就提到了不可過分強調趣味，而忽略了意識和戲劇的嚴肅性的問題。針對了燕京演劇的某些不好的偏向，作了適當的批判，這一次會的結果是加強了劇團同學的認識，和工作時的嚴肅，認真的態度。

燕附劇團在四八年上演了「錶」，成績十分好。夜工劇團會上演「逼上梁山」等劇，最近和義校奮鬥劇團合作，擬於四八年秋天上演四個獨幕劇。

總觀二年來的燕京劇運，進步是巨大的。在現實的要求之下，已經成爲一種最銳利的思想鬥爭的武器了。雖然在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路是十分困難的，然而我們相信，在大家的一致努力之下，一切將被克服，而朝着一個方向前進。

燕大的自助工作同學

他們是手與腦並用的勞動者，他們用自己的血汗向惡劣的環境肉搏着。

大裏，在巍巍的學宮中，他們揮汗如雨，他們在飢寒線上，在貴族外
 這刺，他們在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這是不合理的社會在他們身上，
 給新的清潔伙伴打出一條血路。為了不致在寒風中凍死，他們
 萬頭，他們用自已的血汗，浸透了一度有幾個月的工作環境，
 無形解散了。四、五、六、七年，並且出了一度有幾個月的工作環境，
 一、二、三、四、五、六、七年，並且出了一度有幾個月的工作環境，
 中、立、食、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年，並且出了一度有幾個月的工作環境，
 生、活、中、斷、而、來、看、寒、風、吹、了、許、多、新、的、同、學、在、外、面、
 同、學、從、事、各、種、工、作、來、看、寒、風、吹、了、許、多、新、的、同、學、在、外、面、
 的、代、價、太、高、了、他、們、用、汗、水、換、取、了、生、活、的、權、利、
 是、幾、天、以、後、他、們、用、汗、水、換、取、了、生、活、的、權、利、
 有、說、明、地、基、礎、太、堅、固、了、他、們、用、汗、水、換、取、了、生、活、的、權、利、

陰所換來的四十萬捐給學校。可是，校方表示如果這
 萬元。然而，這僅是一個苦難的開始！
 給投，考來他們給化學樓搬運儀器，改，開新式管燒
 拾煤，挖樹根；新同學：在除草；改，開新式管燒
 在燕南園挖樹根；新同學：在除草；改，開新式管燒
 皮草，常飛出八隻厚皮。鞋很快地磨穿了。衣服被曬得發
 野草，常飛出八隻厚皮。鞋很快地磨穿了。衣服被曬得發
 兩千元。飛出八隻厚皮。鞋很快地磨穿了。衣服被曬得發
 代價，但他們的血汗爭強，為了一清寒同學自助會（簡
 調整人事組織。途產的強全的「清寒同學自助會」（簡
 稱工會）在這一組織。途產的強全的「清寒同學自助會」（簡
 體參加不久，在學運中，他們抱着一腔熱誠，集
 開路。以後，在學運中，他們抱着一腔熱誠，集
 開路。以後，在學運中，他們抱着一腔熱誠，集
 開路。以後，在學運中，他們抱着一腔熱誠，集

成績，不能不歸功於工作同學的認真和負責人的努力。在創辦之初，只有兩千八百五十萬的資本，其中一千萬是學濟會借給的資本，其他是自治會和私人的貸款。當時每月產量僅三百餘磅，供應範圍只限燕京同學。後來範圍擴大，資本過少周轉不靈，總負責的同學乃向學濟會和校方多次接洽，結果增加六千萬作為流動金。因為資本增多，產量也就突飛猛進。現在平均每月生產二千六百九十餘

磅。獨辦了清華、燕京兩個市場。以前以花生醬稱霸海甸的開慶油坊，現在也不得不甘拜下風。

「推磨自助」是燕園裏的一種特殊典型的自助工作。通過這個工作，多少人在經濟上得到了補助！多少人從思想意識中解放出來！花生醬站不僅是燕園裏一個永久性的生產機構，它將在各友校中起着模範作用。

燕京同學的社會責任感

一個外藉同學的意見

中國學生最突出的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的自我認識，他們明確地感到的不可逃避的社會責任感——因為他們生存在這樣的中國，社會對於教育如此鼓勵，付了如此大的代價，這種社會責任感，無論自覺與否，是在所有中國學生的心裏深深地生了根，而且極其發榮。常聽見外國人——無論是一老的中國通，或是一新的中國通——批評說：「這種責任感發展得過火，而且走到了極端。」假如這種批評有些微的正確性的話，我想，更正確的應該說：在這樣需要社會責任感的國家，社會責任感絕不會嫌太多的。

這種社會責任感，不僅是中國學生最顯明的特點，而且是中國學生其他很多的特點的來源。這種感情滲透在學生們的行動和全部生活中，以很多種不同方法表現出來。其中最有意義而明白的，便是學生運動了。學生的整隊遊行，示威，貼標語，寫壁報，徒步進城，請願，抗議等，所有這些現象，使一個新來者驚奇，有時甚至惶恐，但是這現象並不是無因而孤立的，依我看來它是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中不可分離的一環。有人說：有些學生並不參加以上的行動。但這並不就是說他們缺少社會責任感，只是說他們的這種責任感是表現在其他方面。或者，他們認為他們的社會責任感能在比較不顯著的行動中得到滿足。

社會責任感的另一個表現在於燕京學生的每晚「小組生活」，研究小組，討論小組，聽講小組，工作小組……各種性格和形式和大小不同的小組；這些小組關聯到很多的事，從婚姻問題到最近世界的大勢……在燕京，沒有一天晚上沒

有這些小組點綴在校園里的。佔用了過樓的大部，甚至外來的人很不容易找到一塊安靜容地去坐坐或休息。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不是說因為中國人的性格生來就愛好集會；我想，寧可說因為中國學生想盡可能的利用大部份時間從討論與實踐中去學習；由此而武裝自己；以便將來負起社會的責任。這樣的情形美國大學生活中也有；雖不能說有這種生活是例外，但可以說不是常情。像燕京生活中這種精細的小組生活，以往我從沒有在任何地地方看見過，或聽說過；這就是燕京生活的特點。

燕京同學的另外一特點，不論其正確與否，我也把它歸之于燕京同學的社會責任感的，就是許多燕京學生的比較嚴肅的態度。正如其他的比較一樣，我是根據美國學生來做比較的。做開玩笑的事，搗蛋，相互作弄，打主意愚弄他人，這都是美國人生活中生來就有的。可是在燕京生活中缺少了牠們，剛到燕京真使我大吃一驚。在沐浴時沒有人來藏衣服，夜間被窩裏沒有發現死動物，在半夜三更裏沒有人商量如何愚弄尚未歸來的同學。這一切，最初使我覺得中國學生缺乏幽默感。但當我與中國學生同住了一年以後，我發現並不如如此。這種愚弄的缺乏，是因為他們覺得需要將精力和時間用在更有益的地方，我從沒有聽見過中國學生對於這件事發表過具體的意見，但表所得的印象是：在教育如此需要，知識份子如此少的國家里，學生們一旦能受教育，他們必然要做比開玩笑更有價值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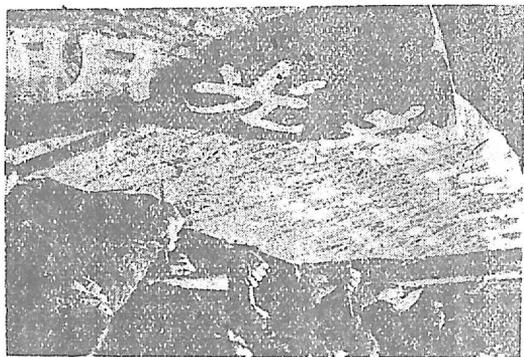
這種社會責任感更表現在種種不同方向，好像同學對平民的救濟工作；同學們對貧苦兒童的義務教育工作；這些活動，不論它是否會得到具體的效果，但卻無疑的是一種可佩服和必需的感情表現，這感情就是社會責任感，我希望它們在結束學生生活之後仍能長久的保持下去。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我不明白根源的各種特徵，但他們的存在却也值得敘述。美國和燕京的社交生活顯然的不同便是其中之一。「團體生活」是燕京生活的基調——現在是指社交活動而言，民間舞、唱歌、游泳、旅行、運動，都是集體的；很少有個人或成雙成對的時候。同學做遊戲的盜行成爲大家主要的娛樂，對於習慣以跳舞、社交舞會，和戲院爲娛樂的美國人，當然覺得新奇而有不可磨滅的印象了。

一直到現在，我有意避免批評中美學生生活的不同，加以任何判斷。因為我誠學的認爲對不同國家的習慣的指出和了解是必需的，但當人們意欲去給以評價和判斷的時候，則往往就一無所得了。雖然如此，但有一點我得向燕京同學致敬；這一點我想是中國學生如此顯著的輝耀於美國學生之上的；這一點也是燕京同學值得驕傲的地方。即是，燕京學生的感戴待人，從我來燕京時起，便從來沒有感到過寂寞和冷落；相反的，我感到在燕京我所得到的歡迎，招待，和友誼，無論從熱誠上或量上都是非常的豐富；或許這是中國人特性中的一部，或者是燕京精神的特殊之處。無論如何它總是真的。爲了這一點，我極其感謝；因爲過去在中國的一年，不僅學問方面獲益不少，就個人友誼關係來說，也是我一生中最高滿意的一年。

團結戰鬥

迎接光明



以一九四六年底抗暴運動為起點，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兩年來，華北學運的歷史內容是豐富的：隨着政局的日趨混暗，隨着戰火蔓延，人民災難的愈加深重，中國學生——中國人民最英勇的代言人——爲了減輕人民的苦難，也爲了在艱苦的歲月裏堅持正義，曾有過「抗暴」，「反內戰反飢餓」，「助學」，「搶救教育危機」，「反迫害反飢餓」，「助窮」，「反美扶日」，「反剝民要活命」等一連串的运动，以及數次對政府迫害同學的抗議。

兩年，一條萬丈光芒的道路，也是一段坎坷艱險的行途。

首先，我們堅信，我們的行動是正義的，在民族被損害的時候要求獨立自主，在內戰的時候要求和平，在屠刀橫飛的時代裏爭取人權，在黑暗的統治下呼籲民主。是愛國的人，誰能說我們不該？

然而我們合理合法合情的要求是一直被當局者蠻橫的拒絕了！他們用磚頭，子彈，恐嚇，用御製的「法律」和特別庭，用酷刑，用集中營來答覆我們；他們動員了御用的喉舌以最無恥的濫調誣毀我們，他們企圖以美麗的謊言掩蔽自己的罪行，掩蓋自己塗滿鮮血的雙手！許多伙伴被趕入了暗無天日的牢獄，許多伙伴爲了民主，自由，和平貢獻了年青的生命，帶着未盡的理想，含恨死去

兩年來

代序

了！

今天，我們再沒有什麼咒罵的話了，眼淚也快流乾了。究竟誰是誰非，讓歷史來作最後的裁判吧！我們對一個專橫，腐爛，垂死的政權已經沒有任何幻想了。

另一方面，也是這苦難的兩年，我們被磨鍊得更堅實了。艱苦的鬥爭豐富了我們的經驗，克服了我們的錯誤，提高了我們工作的能力。殘暴的迫害教育了我們，現實教育了我們，我們的隊伍更漸壯大了。同時，我們正義的行爲已贏得了師長工友的支持，學運多了最可靠的同盟軍，多了社會大眾廣泛的支持。這便是我們兩年來寶貴的收穫。

我們當然知道：「學生是該安心讀書的」。然而請問：是誰不要我們安心讀書？是誰剝奪了我們安心讀書的條件？是誰叫學生勒緊肚帶用功？又是誰，無理地把學生從校園拖進集中營去呵！如果一定要說學運是被什麼煽動，那煽動者便是政府——這個社會混亂一切苦難的製造者！

兩年過去了。橫在我們前面的是一段最後而又最艱苦的路了。當飢餓，迫害，黑暗統治存在一天，我們的任務便沒有完。我們將沒有畏縮，沒有顧忌，勇敢的踏上去！聽，新中國在呱呱欲墜了！前進呵，民族的號手，爲新中國催生！

怒吼的抗暴鐵流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聖誕節的前夕，駐平美軍伍長皮爾遜強姦了北京大學女生沈崇女士，這一事使所有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憤怒了，於是他們喊出了「美軍立即撤出中國」的口號。

全國怒吼了

事實是這樣的：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十二月二十四日八時半到平安大戲院去看電影，在東單附近被兩美兵劫持到東單操場，強施非禮。當時因天冷地曠，路上行人不多，沈女士雖掙扎呼救，終於受辱。事後，被警察帶到警局，却又受到種種的污辱，說她是二十一歲的婦女嘍，時間是晚十點半嘍，沒有被害的證據嘍……於是當這一在中國今日殖民地外交政策下被犧牲被污辱和被損害之事實擺在人們面前的時候，一個空前無比的抗暴運動便掀起了全國的怒吼。

二十五日是聖誕節。各報揭載了這一不幸的消息，於是快樂的日子充滿了憤恨，每人心頭壓得沉沉的。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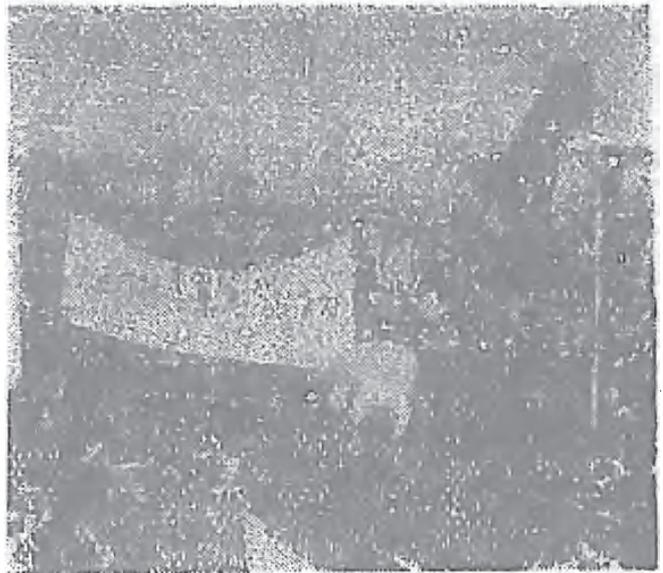
日，燕京穆樓前出現了各種的壁報，報紙剪貼和海報，促使同學注意，各壁報都沉痛地指出，這次美軍暴行並非是沈崇一人受辱，而是對整個中國人民的污辱；也並非美軍一人的罪行，而是美軍駐華的必然的後果。於是綜合出一個結論，要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美軍必須立刻退出中國。文摘社並收集材料，歷述美軍在華暴行，而這次更是美帝國主義豺獍面目的表露。看到「誰無姊妹」幾個血紅的字，不由你不憤怒，悲痛。於是匯合着清華北大等校同學的憤怒悲痛，化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開出了震驚全國的偉大悲壯憤怒的抗暴的行列。



街頭控訴。

憤怒的行列

這一美軍污辱北大女生的暴行，絞着每一個人的心腸。於是北平各校決定三十日罷課一天抗議。二十九晚，燕大自治會在貝公樓召開全體大會，決



·燕京的隊伍·

點多進了西直門，「抗議美軍暴行」的口號像火山，像怒濤，像轟雷一樣的爆發，平靜的北平城開始在震撼。

我們燕京的隊伍雖然祇有四百多人，可是對美軍暴行的憤怒是跟全國百姓一樣的。我們和清華的隊伍從學校進西直門，沿途散發告市民書。我們又匯合輔仁的隊伍，開到北大。北大同學早在等候了。朝陽、中法、師院的隊伍也匯合起來。這一個行列是一股鐵流，貫連着千萬顆心。

鐵流衝向東單操場，就在這裏我們的同胞姊妹受了辱。每一個人有說不出的憤怒，發洩在口號中：「嚴懲肇事美軍！」「美軍退出中國！」「美國立即改變對華政策！」「維護主權獨立！」「民主新中國萬歲！」整個北

定第二天進城遊行，清華北大等校同學也有同樣的決定。三十日的早晨八點，同學們已在貝公樓前集合了。

匯合了清華的大隊，抗暴的隊伍向西直門進行。寒冷的西北風吹不散同學的悲憤，千方慫憤怒的心結合在一起，發着熱和力。三人一排長長的行列，脚步跟着脚步，緊緊地走。七二

平在沸騰，在跳動，整個大地在怒吼！

隊伍從從東單操場再出發，經東華門大街轉入王府井大街，到東長安街而折返北大。雖然會有一些人要搗亂，但我們的隊伍是堅強而又龐大的，任何的搗亂，不能動我們分毫！各校的回學們分別安全的回到了學校，燕京清華的回學回到學校已經是天黑了。但同學們沒有喊過一聲累。同學們都認識到，為了維護自由和主權，應準備交出自己的生命，一點跋涉又算什麼？

遊行的時候，老百姓都為此而感動，他們有的參加進隊伍裏來，有的跟着喊口號。軍人們由於身受的壓迫，也跟着喊「美軍退出中國」的口號。聲音特別雄壯，正義的隊伍永遠不會孤獨！

抗暴，正義人民的心聲

在燕京本校，教授們熱烈的同情着同學的行動。陸志韋先生說：「駐華美軍一天不做，類似之事必有繼續發生之可能性。爲了不因少數不是人的份子的暴行而引起兩國人民的不睦，我們應呼籲政府請美軍立即退出中國。」美籍教授夏仁德先生對這事認爲是中美間之不幸，「爲免出此不幸，惟一之法是美軍撤退回國。」

對於美軍這種暴行，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無有不憤怒的。而且這次的抗暴運動教育了老百姓，讓他們認識到：對帝國主義不能有任何幻想，而美軍的駐華正是這一切侮辱和迫害無盡的來源！

際關係各方面述說了他們的意見。一致認為莫氏的提議不過是要把美國在華的調處工作檢討一下而已。

又有到這裏，謾罵出現了。今天出現一個沒有登記過的社團來叫幾聲，明天出現一張惡劣透頂的漫畫出來諷刺一頓，後來方面的一張報也都不署名的海報出來破口大罵一頓。內容自然不外把標語加長或連接起來而已。同學看了都搖頭。而且各方面在筆戰中，共撤退了，你怎麼不走走呢？什麼滾回延安去吧！等等，具名方面的壁報從沒有說過這樣無聊的話。摘社指出特務當時在校活動，又有一段牛二君與燕京文摘社的糾紛，這件事構成了筆戰的一部份。簡單來說是這樣：文開得很厲害，你要請律師，結果是堅持請律師的董牛二君「疲倦」了，事情不了了之。

(三)

些粗魯的聲言，實實大大壞了燕京自由民主的空氣。會罵的愈來愈起勁；具名的也不退讓，壁上貼滿了。貼的並不壞，祇是那天言論自由的真諦，不要一影射個人，嘻笑怒罵。陸先生是全校景仰敬愛的，他對同學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有力量的。第二天，對着筆戰，五十幾個同學便簽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擁護陸先生的意見。

便是最卑劣最可憐的行爲，這便是燕京言論自由至今尚存的唯一污點，也是燕京自由教育在撕着，校方的嚴格制止了，團登記，壁報具名負責制。不知來處的壁報立刻絕蹤。剩下來某些人，偷摸摸的，這便是燕京言論自由至今尚存的唯一污點，也是燕京自由教育在

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

風雨隨着紀念「五四」之後，「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在物價狂跳，內戰火熾中，像暴風雨一樣的先打擊着人民，激起了軒然大波。

一月的窩頭早已着好，隨中大教授宣言之後，不同的風浪歸於一途，「反飢餓、反內戰」的根源，要和平，要民主，是目標，是結實，一片「飢餓」「罷課」聲，響震燕園。十八日的風，在平、津、滬各地，愈逼愈緊，燕京生活社的一篇驚人的統計數字，燕京人不能再沉默，下午，在廿六團體和四百多人的簽名要求下，自治會召開了全體大會。雖然不能是星期日，竟然人數過半，深夜才止。



遊行出發前。

大會議決：反飢餓，反內戰十項原則，並組成「燕大反飢餓、反內戰委員會」，在大會全體同學授命下負責對內對外的一切責任。並自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罷課三天，請願行轅的配合工作則聯絡友校合力行動，本此，而有二十日的平津十二校請願大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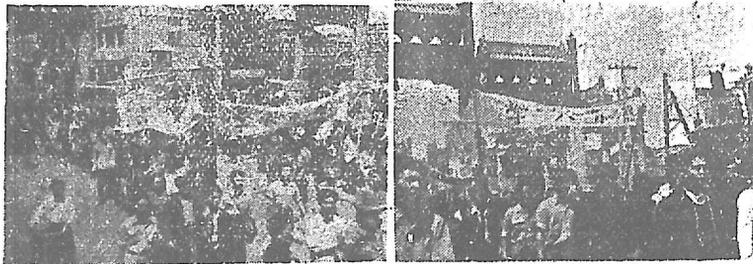
二十日，又是風沙漫天。萬人行列，在北大紅樓廣場上聚齊。大風揚起塵土，歌聲，風聲，叫囂和呼喊，像大海狂瀾，波濤萬頃，狂風中陽光在笑，人都熱烈緊張，誰也難料一小時後的景況。我們是高舉着生活的火把，在統治者的刺刀下行進的呵！下午一點鐘，偉大的隊伍出現了。街頭人滿巷，在那緊縮的氣壓下，他們是在擔心這些年青人。糾查配合行列去。宣傳隊提着桶，憑着標語，漫畫，大刷子和三寸不爛之舌，出沒人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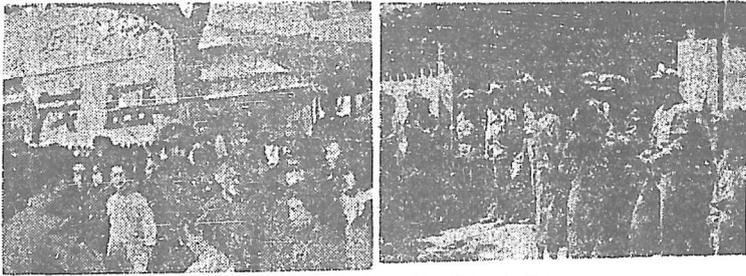
廿日晚，繼遊行之後經平津十四大學代表的通宵會議組成了「華北學生反飢餓，反內戰聯合會」，（簡稱「反飢聯」）算是繼抗暴聯之後，第一次更擴大的聯合，並決定「六二二」反戰日的行動原則，為「反飢，反戰」，我們的行動目標呼籲全國各界，罷市罷工罷課罷教。

邁過廿日的「凱旋」歸來，廿一日相繼而來的是一連串的不幸消息：南開遊行被阻，軍警毆傷同學，北洋鄧霄等同學重傷垂危請願無結果……上午燕園一般的空氣尙相當平靜，至少以為遊行請願該告一段落靜心待「六二二」，下午聯絡代表歸來，帶回上面一大堆不幸消息，人心惶惶，悲憤緊張。照十八日大會決議，廿二日應休罷上課的，反委會只得又召開會議，徵詢意見，先是下午二時的工作人員和同學的座談會，會間一部同學語意激昂，竟或面紅耳赤的講，要聲援，要罷課。由是，決定當晚召開全體大會。當時，一般同學攻感到罷課或休罷的利弊問題，叫出了「一切為六二二」的口號，決定廿二日續罷一天，廿三日休罷。用沉痛的心情，通過了這條決議。

廿三日雖然休罷上課，但不幸消息相繼而來，學校像暴風雨前夕的昏暗愁慘，同學心上的陰影並未消除。快報滿園飛，城內的電話聯絡會一度斷絕。人心惶惶，唯盼代表歸來。午後，代表帶回消息：朝陽被圍，內外情況不明。據聞，軍警憲聯合毆傷學生，多人被逮。同時傳來清華二千二百人簽名罷課的消息。「反飢聯」的一份子，

• 列 行 和 職 旗 •





街頭宣傳大隊大聲疾呼

被打擊了，燕京何能坐視？於是又有廿三日當晚的全體大會，空氣緊張，如大難之將臨，同學精神表現在踴躍的參加大會和會場空氣的嚴肅沉靜上。因一切事態的瞬息千變和行動的有效措施計，大會通過罷課聲援潮陽，四中事件，並授「反飢餓」以處置今後「罷課」「休罷」及一切行動的全權。當然原則是遵循大會決議且與友校配合行動的，燕京的「反飢餓」只是「華北反飢餓」的一分子，行動須是集體的一致的。

罷課間，廿二日同學二百多人出動在海甸的宣傳工作和教授訪問，廿四日是對校內工人和成府老百姓，並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廿四晚四團契招待工友及其家屬在貝公樓演出「凱旋」。

學生的話，感動了他們，教授們組織起來了，並通過反內戰的宣言。老百姓站立起來了。工人說，要和我们響應「六二」。兵說要從此退伍……。

後來政府當局竟誣稱六二是共黨的反內戰日，用高壓手段，制止同學的活動。華北學聯便改變了遊行的計劃，實行各校總罷課二日，本校同學罷課一天。晨九時起，鳴三分鐘，為八年抗戰，二年內戰死難同胞致哀。整日在麥風閣舉行義賣，為反飢餓反內戰委會募款。晚間在貝公樓開會，除報告反飢餓工作及講演外，並演同學自編的「宣言」，「母子怨」二短劇。同時上演同學新創的卡通劇。

那天本校周圍，徒手軍警便衣密佈，電話不通，校車停開。出南門通海甸的馬路拐角處，橫佈樹枝電網，集徒手之軍警便衣人員五六十人，不許本校師生通行。燕京人失却自由一日。

三四兩日，本校反飢餓委員會選華北學聯的決議，抗議各地殺捕同學及平市各大學被包圍，再度罷課兩天。五日起，復課。



以身作則

燕京大學教授對學潮主張宣言

對「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燕大教授三十二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聯名發表宣言表示態度。主張持久努力，以完成目標。原文如下：

二十二日北大三十一教授聯名發表宣言，檢討目前各地學潮，認為青年學生之反內戰反飢餓以及要求教育改革運動是由於不滿政治現狀和在困難環境中感覺苦惱的必然現象。罷課遊行固然不應贊同，但青年學生不滿政治現狀的情緒及純潔的心地亦不應亂予曲解，橫加詆譭。因此，他們籲請政府不要濫用高壓抑制的手段，而應以改變現實來平息青年們的不滿情緒。這種看法極端公允。我們站在和他們同為教育工作者的立場，對於他們的用心極為同情；對於他們的主張也極為贊佩。因此我們願響應他們的宣言，更針對近日事實，進而試行提出合理解決目前學潮的具體辦法。

我們覺得目前真正能够理解學生運動的，仍然要算學校中與學生日常接觸最多的教育者。對於學生生活及學業關心最密切的，也應該是這些人。只要政府能够平心靜氣，設身處地，為學生着想，而不採取壓迫干涉的手段，我們各地教育界同仁應該有此自信，能够開導學生合理進行他們的運動，進而收拾各地日漸蔓延的學潮。不過，事情發展到今天，任何問題非個別力量所可解決，我們建議目前各地各校教授正視現實，積極聯合起來，以我們大家共同的力量，負起責任，幫助學校，幫助學生，解決困難。指引同學以合理有效的方式，在不過份影響學業的原則下，進行持久的努力，以期順利達成反飢餓反內戰的共同目標。事關教育前途，希望各地同仁體察時艱，迅速賜予合作。

- | | | | | | | | | | | |
|-----|-----|-----|-----|-----|-----|-----|-----|-----|-----|-----|
| 方脫予 | 何國樞 | 杜連耀 | 李榮芳 | 林啓武 | 林嘉通 | 林耀華 | 高名凱 | 徐獻瑜 | 翁獨健 | 許鵬程 |
| 梁啓雄 | 梅貽寶 | 陳意 | 陳芳芝 | 陳尚義 | 雷潔瓊 | 廖泰初 | 趙占元 | 趙承信 | 蔡鑰生 | 蔣蔭恩 |
| 褚聖麟 | 鄧之誠 | 鄭林莊 | 齊思和 | 戴文襄 | 聶崇岐 | 關瑞楮 | 嚴景耀 | 饒毓蘇 | 荆蘭真 | |
- (以姓名筆劃為序)

助學勸募二日

八月二十二日

漆黑的夜，離破曉還有一段時間，我們駐紮的紅樓就開始不寧靜了。水管嘩嘩地響，走道上人來往，開門或有人提高嗓子喊兩聲，很像車站附近乘客早起趕車的情形。說北大這幾天像旅館真恰當：助學一開始，各校都來這與集中了，或借地辦公，或借屋下榻。這批新客也不少，男女同學佔了兩大教室。

「起來吧！六點了！」負責人這樣一催，電燈被催亮了。開燈等於起床號，於是大家趕快起身，梳洗，各找各的小組集合。

燕大辦公室設在二樓。當我走進去時，會計和出納先坐早下了。電燈顯得高高的，登著不很亮，他們的鼻子差不多油燈下工作。數著助學章的，登著不很亮，他們的鼻子差不多挨著帳簿和助學章。忙著搞這個玩意，昨天晚上他們是攔住了睡眠的。這次，會計和出納多麼是理學院同學擔任他們自己有一科學腦袋，所以選擇了與羅馬字有關的工作。負責同學昨晚為商量指撥今天的工作也是連夜未眠的。看他們一個個睡到街頭去，疲倦了也罷，但他們仍要和我们一樣，立即出發到街頭去。

我們高興的在辦公室分到了窗貼和各種助學章——五百的，二千的，還分到了一包糖。關於工作時如何的，大家早知道了，所以，大約是七點鐘的樣子，吃點絲糕和粥，肚子喂飽了，立刻出發。

從助學本身來說，是偉大的，也是悲哀的：本該享受合理教育的孩子怎麼該沿街「求乞」呢？問題正在這裏。然而工作的興奮淹沒了人們的悲哀。唱着歌，搖著旗。向總會劃分的區域走去了。

一出北大，上海「小朋友」們便大顯身手，敵偽統治時他們在上海搞過助學，閃電般的搖著手銜上去了。我們便坐在後面眼紅。但是他們的木領施得太早了，「總會規定的朋友喊起來了：『嘿，這兒還不是咱們區域』」

我們的區域是在王府井東交民巷一帶。所以把我們派在這，油水的大的地方，聽說是總會認為我們燕京人服裝還整潔，英文說得棒。

我們這小組被派在八面槽，真倒霉！來往的汽車都被前而王府井後面馬市大街的人「洗劫」了。八面槽大商店少，所以掙得不多。整個上午，一萬一張的窗貼都沒有開張哩！中午回去休息時，旁人問起成績，我們真慚愧已極！

要算捐的記錄上今天是上海朋友們雄踞了第一。此外，下午工作從三點到六點。感謝上帝，我們被派到最熱鬧的王府井了！這次必須掌握時機，爭口大氣了，全隊都有一個同王（自己）出的新式，於是我們別出心裁，全隊都帶一瓶張糊（自己）出的新式，於是我們別出心裁，全隊都帶一個三張再說。先造成了「既成事實」，然後天下大說辭，最後功德圓滿。這個辦法很靈，我們整天的成績便是「中止」了。因而晚上也睡得很熟。

八月二十二日

昨晚回來，交了帳，八點就睡去了。今晨醒來才知道買好幾晚還有一場突擊戰。昨晚四五十個人不甘寂寞，山道最近遭茶房拒絕，結果是一場勝利。不過大家目睹豪華

的一面，又加在這裏，遇到了幾個同學，牢騷也多起來了。鴻溝是無法填補的，那裏不存着幅幅矛盾的圖畫呢？我總以自己隊的新創造自詡，於是當衆大誇海口，大家都給了我一個沉默的諷刺。爲什麼？我們並不能算厲害。有一個老劉，他昨天個人的成績就抵得上半個小隊，他的戰術是一死皮耐活，永追不放。在車站，一個從天津來的軍人，在火車上逃過了無數次的勸募，結果被他說服了。軍人買了之後對他說：「什麼利用我們呵！肚皮利用我們了！」他回答得很妙：「什麼利用我們呵！肚皮利用我們呵！一軍人瞪眼而去。他還找了一位洋牧師，那個牧師大罵：「什麼一學生被人利用了！」而向他們推銷六張助學章回來。



「助學章是光榮的標幟！」

一天經驗，播弄軍也胆大了，勸募也流利生動了。一套說辭，我們差不多背得了：「先生，我們是燕京大學學生，由于物價漲，學費漲，許多同學要上不起學了，所以我們發起了這個募捐，向社會人士伸出我們乞援的手，先生您買個助學章吧！助學章是光榮的標幟，是簡潔助扶植人才的紀念，一簡單來說，市民是同情我們的好買主。這次運動得到了廣泛的同情。理由很簡單，在遍地戰火的今天，飢餓和疾病成了流

行症，人被剝削到家了，學生被好戰的政府擱棄了。誰敢否認今天嚴重的失學危機？有良心的人又誰能無動於中呢？臨睡前，大家的牢騷更是多得一場糊塗。有人碰到了日本人，被日本人譏俏了一頓：「戰勝國的人民是不該向戰敗國的人民要錢的！」說故事的人至此便嗚咽起來了！他說：「同學們，誰說我們戰勝了？誰把我們八年血汗換來的菓實獨佔了毀滅了呢？」又有人說了一個同樣的遭遇，他碰到的是一個德國人。那人最初默不作聲，只管走，最後用粗硬的英文說：「I am a German！」沒有人再願意聽這些悲慘的故事了。有人衝動了：「不用說了，誰叫我們不爭氣呢？記住這些事情，以後給那些毀滅民族製造內戰的混蛋們算總帳！關燈！」夜統治一切。

八月二十四日

這是大募捐的最後一天了。偌大的北平城兩天之內差不多被我們鑽遍了。從北京飯店到天橋，從火車站到郊外機場，從街頭到住宅，募得數目也快接近我們的理想了。早晨仍然是興高采烈的出去，中午回來人人都是愁眉苦臉，說「今天不行了！」以我們這隊來說，大助學章沒有開張，窗貼更不消說了。祇是在歸途上，有人提出「清除殘餘」，在我們的區域，賣了幾張給行人。

一般對這現象的解釋是這樣的，北平不像上海那樣商業的都市，所以經過兩天大募，應該是飽和的時候了。同樣的理由，北平人花錢是不能如上海人那樣隨便的。這並不是表示市民對助學的冷淡，能有這樣的成績已經不錯了。正確的認識擊敗了失望和悲觀，下午繼續工作。怕人

補助學章無用，改用肥皂，糖果代替。

連損了三天，累是相當的累，睡地板也不是怎麼舒服的，何況「坦克車」雖沒有，「飛機」却是連夜轟炸，又非開窗不可，不然，真就心悶死。「這樣一個東亞病夫」，有時確是感到體力不支，像我，一回來就躺下去了。開或，當疲倦襲來的時候，想起許多人將因我們的怠工而不能上學，一想起許多親愛的同學及自己將默默告別校園的慘景，疲倦又算什麼呢？奇怪，這一想，疲倦逃遁了，活力也有了。

黃昏，大家帶着工作後的輕鬆在民主廣場上乘涼閒聊。當然，話題免不掉三天日擊的怪現象，但約法三章，必須有趣的。今晚，女孩子特別多，他們談話像爭取男女平等那樣熱心，滔滔不絕。我們抽烟，又被她們從經濟學生理學上出發痛罵了一頓。

最後，會談的張老三話匣子打開了。他說怎樣看戲遇見一怪漂亮的女孩子，女孩子主動和他搭訕，又引他到她家裏，最後，送了一包東西，叫他出門才准打開。出門一看，原是骷髏一個，四周環顧，發現自己是在墳墓裏……

「啊！」女孩子們嚇壞了。兩個兩個的擠在一起。我們接戰的說：「這是罵我們的報應！」也許被鬼嚇壞了，她們沉默了。

這一夜，在清涼的晚風裏，在張老二噁哩咕嚕的談話中，歡笑的渡過去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追記)

助運點滴

助運一開始，人人皆歡喜。祇有校內小販老仲的答是消了，先生把水愁眉苦臉的。你猜他是爲了什麼，他的回答是：「他的生便留意着！」自從我們的水葉擺出來以後，他的水也不埋怨。他說：「這年頭，大家都沒法大義的！」

女孩子是精于洗滌的，這次，她們便大顯身手了，她們自動組織了洗衣隊。替男同學洗衣服的，價格比洗衣房便宜。

驚不在她們能洗，可驚是她們講衛生意識！她們廣告新穎動人；「洗滌科學化，價格平民化，交件閃電化」美艷的五彩廣告，對人的宣傳內容，誰不願去照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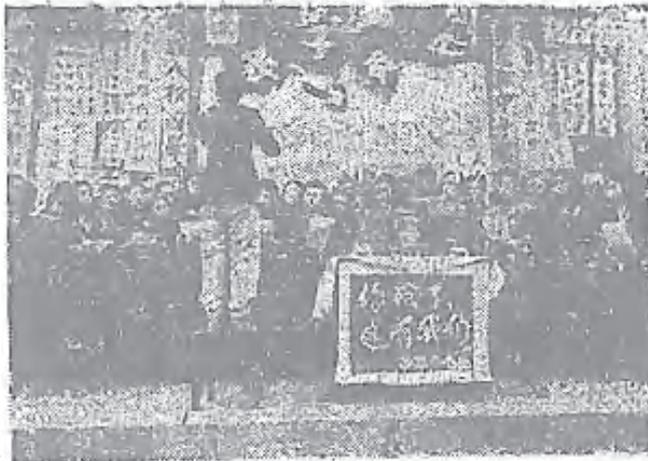
這要，不能不表表一下我們同學景仰的助學女英雄，她們洗衣服把手都洗破了！

沒有組織就不能推動工作。助運中我們的組織是精細而價格的一助學工作人來辦。每天上午九點到十二點在適操一個美國記者會來參觀。採訪。我們問他有何感想。他說：「你們組織的能力，我衷心佩服。這些百萬富翁的獨生子，從做夢都想不到的能力，我們能告訴他：是有區別。」

上他服感工作適而
：一情個操格一
是百他個一助學
有萬美說：我
區富美：我們
別翁國大：一
的獨學：一
子孩組：一
和從做：一
難夢能：一
苦想力：一
中掙想都：一
扎不的能：一
孔到力：一
成：一
的：一
人：一
在：一
能：一
力：一
告：一
心：一
訴：一
何：一

保障人權、追悼子子三

承繼着二二九，五二〇光榮的傳統，燕大同學的行列又出現在古城裏。一次的戰鬥，很難完全達到目的。



燕大同學的行列又出現在古城裏。為了節省精力，五日進城參加追悼會的同學，分乘一輛卡車，兩輛人力車，三輛車跑了兩趟，三位先生，四百多同學，松枝圈，輓聯，陸續的到達北大民主廣場。燕京的人多，燕京的秩序好。散會時，特務的石子木棒造成一場混亂。已然大門的中法同學，紛紛跑回來驚呼四起。燕京的隊伍剛要出門，看見特務的襲擊，馬上站住。四個人一排，臂挽着臂，緊穩的備戰。主席團喊：「貝滿的同學請靠近燕京的行列！」糾察們手拉着手，不讓護衛着燕京，連貝滿的隊伍也一齊圍起來。那時，誰敢說特務的石子木棒不會作無耻的襲擊呢！然後燕京的卡車和糾察，把貝滿的同學護送回校。危急時，燕京人顯出了燕京的精神與光芒。一位北大的同學在開玩笑，他說「明年貝滿畢業生，一定全攻燕京！」西直門一度關閉，謠傳着不准清華燕京的學生出城。大家在北大灰樓裏，餓着肚子等校車。八點多，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吳路義嚴景耀兩位先生押着四輛車到北大。學校和學生終是不分開的，大家體驗到「燕大一家」的滋味，興奮的把兩位先生舉起來。

追悼會上，

高唱隊唱輓歌。

回來，九點半了。大家太興奮，男女同學一同到男生食堂吃飯，男同學還邀女同學參觀了一下宿舍。七日，因為前一天清華同學五人又在城內被捕，學聯決定遊行示威。以往進城遊行，一向是清華順便找燕京。這次是燕京去找清華。下午一點多，四百人的行列，繞未名湖，入清華園，高喊「保障人權」，高唱「團結就是力量」，不知道的人，一定以為燕京去到清華示威呢！

的口號。因為被捕同學已被釋放，示威遊行改成歡迎會。五點多進了北大，來歡迎的人被北大清華（前一日進城在北大

送，一車一隻。八點多了。燕京五輛卡車，清華十四輛卡車，頭尾相押的開出了北大。北大中法同學，燃起了火把相吼，十九隻正義的火把，三十八隻前導的車燈開了一條光明的通路。有人在喊「打倒特務」，有人在唱「光明讚」。只有有行軍經驗的人，才能分享這種集體的興奮，戰鬥的成功。

（轉載燕大雙週刊第四十八期）

自國立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君被捕慘死後，各地學生紛紛罷課，表示抗議。本校教職員為表明對近來各地當局逮捕學生事件之態度起見，曾于五日召開全體教職員大會，議決與本校同學聯合發表宣言，推舉博晨光，嚴景耀，齊思和，翁獨健，魏克等五位先生，負責起草。該項中英文宣言草就後，經教職員會議及學生自治會立委會分別通過，于三十六年十一月六日正式發表。宣言中文原文如下：

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聯合宣言

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為保障人權，促進法治，籲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逮捕審判反對政府之嫌疑犯時，應依中國現有之法律規定，並取合法手續。吾人認為近來北平上海杭州及其他各地逮捕學生之方法，非特違反中國法律，並與人類正義背馳，而影響國際視聽，於政府之聲望有莫大之損害。吾人復以政府對於學生及其他人士之業已被捕者，如能迅為合法公開之審判，則可增強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任及政府之國際地位。謹此宣言。

燕京大學學生罷課宣言

我們懷着最沉痛的心情，不得不又宣佈罷課了。一連串的事實告訴我們，在今天，中國人民最基本的做人權利已被剝奪，一批批無辜的人抓進牢獄，遭毒害，我們不能再置若罔聞，保持沉默的態度。北大孟李兩同學被捕，要求公開審判，至今毫無結果，而最近浙江大學于子三同學竟慘死於獄中，噩耗傳來，使我們更加悲憤，這是一幕血淋淋的事實，也是千古的冤獄，對於政府這種變本加厲的暴行，我們實在痛心疾首，忍無可忍。

不僅在浙江，在北平，政府有非法逮捕屠殺的行動，而且在全國每一個角落，同類事件正層出不窮，還要繼續重演。

我們也深知不應該荒廢學業，但是我們不能在人權被剝削，人民生命朝不保夕之際，還挾起書包，走進國書館裏去。死者血跡未乾，生者又遭迫害，中國人民的血，變着江河流，我們已欲哭無聲，淚已流盡。

因為這是我們唯一的武器。憲法是我們唯一的武器。憲法是政府頒佈的，提審法也是政府規定的，而現在破壞法律的也是政府！我們不敢過分奢望，只要求政府守法，不得非法逮捕，實行公開審判，還命於民。

在這個陰暗的國度裏，如今生命自由，誰有保障？人權運動，不單屬於青年學生，而是喚起全國人民來共同爭取，我們懇望社會人士，全國父老兄弟，伸出同情的手來，聲援我們，與我們站在一起，共同為人權而奮鬥！

春遊在燕京

—— 四 千 青 年 大 聯 歡 ——

不但以堅毅來面對新的戰鬥，也要以極大的歡欣迎接春天的蒞臨。

今年三月末稍，在北平有一次平津大中學生的盛大春季大聯歡，其中第二個日程就是大規模地到燕京清華來春遊。

像一支巨流，從早上七點到正午，一輛輛的腳踏車，大卡車在西直門外的公路上絡繹不絕。從天津來的南開，北洋，冀工，工商；還有城內的北大，師院，中法，朝陽及各中學的同學；啊，來客有這麼多！

燕京同學四百人出動了，在校門口，打着大鑼大鼓，興奮地歡迎他們的四千多伙伴，遠道來的嘉賓。

一團結戰鬥迎接光明，在紅旗的橋頭，擺着這面大紅旗，在旗上就寫着這



響亮的話，每個來客都在旗上簽着他的名字作為紀念。招待小組前導各校同學到各處參觀。貝公樓，麥風閣擠滿了人，燕京新聞展覽他們的報紙和編排情形，並特地印製了一張精緻的紀念卡片，上有一團結就是力量之木刻，作為紀念春遊的禮物，送給每一位來訪者。

在末名湖邊，在石船，在臨湖軒和各樓前的草坪，燕京同學和來訪的伙伴們開始小型的聯歡會。彼此談話，一塊唱歌遊戲，燕園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了春天的歌聲和歡笑。

中午在體育場上，四千多人的聯歡大會開始了。一列樂隊前行，後面是各單位同學抬着一團結戰鬥迎接光明的大旗，莊嚴地走入會場。繞場一週，在熱烈的鼓掌聲中，把它掛在主席台的牆上。大會除了有朗誦、合唱、卡通、表演外，華北學聯代表也出席致詞，他說：「這是華北學生的空前大團結。」

團中舉行萬人的營火大會。晚上，回到北大，在警憲包圍中舉行萬人的營火大會。由於這次聯歡中彼此的學習和觀摩，把華北同學團結得更緊。

然而，風暴也便即來到，華北學聯就在第二天就被非法查禁。所以，這是興奮的日子，也是四月運動的序幕。

反迫害反飢餓四九遊行請願記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北平平行職奉政府令，要查禁學聯。各校同學以為學聯乃各校之聯合體，絕不容非法查禁。於是自四月三日起，總罷課三日抗議。至九日，燕京已休校上課。突獲悉求合理，與深華會師，進城示威遊行。下文為燕京新聞第十四卷二十三期刊之請願記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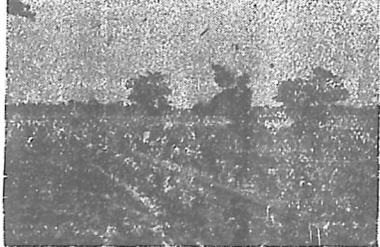
前集憤來，四月九日下午一時半，燕京四百多個同學在貝公樓前，集合了八千多木底心，沈重地，響着，敲着，每一顆不願被割心的同學，都帶着悲憤，像狂風，而堅毅的光彩。我們就是這位同學擦血的。『

· 周一校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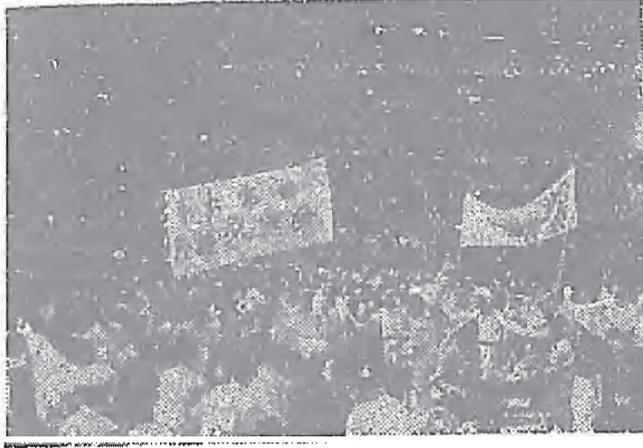
向西門進軍。太陽在兩旁，草地的原野，抹上了鐵片，把原野，幾千隻鳥，踩得粉碎，石鴛鴦飛着，有誰輕輕地唱：『飛着，有誰輕輕地唱：』

· 走疾路鐵順 ·



我們憤怒地在飛過的路，心裏，我們心中血，刑的想，地，這，汽，同的學，萬，在，慘，叫，！，廟，西，直，走，！，一，輛，火，車，頭，停，了，去，路，。我，們，的，鐵，流，改，從，娘，娘，察，隊，長，發，着，命，令，。把，手，拉，好，，脚，踏，車，隊，快，結，成，一，道，牆，一，糾

衝開城門，鐵流匯合了。



來！向廣大的人民宣洩了我
們反美扶日的意志。

被警察塞斷了，我們是步行
進城的。沿着崎嶇的鐵道，
唱着歌，向前走呵！爲了敲
響挽救民族危亡的警鐘，我
們不惜離開教室，我們不考
慮即將到來的考試，我們不
願流汗，我們情願挨打。途
中，傳來西直門關門的消
息，這消息不但沒使我們退
縮，相反地，大家加快了腳
步。

遊行與否，大家授權自治會斟酌當時環境決定。每一個小
組有一個討論的結論，這些總結由自治會再歸納起來作爲
決策的根據。
會近尾聲，意外地，主席團向大家朗誦新聞系二年級
的挑戰和提議了。他們捐了六百萬，問：誰敢和我比賽？
於是，各系爭相競賽，一會便是兩千多萬了。同時他們提
議的校內遊行也被大家批准了。

(四) 鐵流匯合了

隊伍從草坪上擁出來，是一條長的行列。平靜的燕園
揚溢着民族革命進行曲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不屈的聲
音，古老民族翻身的聲音。
學團一發揚一二九傳統，燕京同學行動起來！——燕京同
學團第二天，這一支隊伍又在古城的街頭出現了。響亮。

在民主廣場上，我們舉起了右手，立下了捍衛民族的
誓盟。

(五) 尾聲

眞的，你們要反美，你們怎樣接受美國政府的救濟呢？
你們要反美，你們怎樣接受美國的諷刺嗎？不能！十四
日，響應各校行動，燕大二百多人宣言拒領中華救濟團營
養補助，他們把領物證助在牆上，讓風雨去毀掉那些饑餓
的東西，讓每一個有眼睛的人都看看中國學生有的不是屈
的硬骨頭！並且指出：美國政府以爲施與利便可以塞住中
國的學生的嘴巴，然而中國學生決不會見小利而斷送了民族
的氣節！在這裏，他們把政府和人民分得很清楚。他們說
：「任何美國人民善意的救濟，我們是樂於接受的！——
總辭職，幫助中華救濟團辦分配的自治會代表，宣佈了
總辭職。」

這事不久，司徒先生從南方回來了。自治會和社團代
表訪問了他。當然，他是不会離開美國政府講話的，但他
也說：

「在這運動裏大家都發表了意見，這是很好的。這
次人數如此衆多，恐非少數人所能辦到的。」

「反美扶日是全國民意的集中表現，誰也不敢否認。
它一開始就和全民族的利益聯結起來，它將永遠戰鬥下
去，直到法西斯消滅的一天。」

我們，愛國的燕京人，從不想到自己的「特殊」，從
沒有無恥的自安於自己的「特殊」。在北方我們吹起了，從
們救民危的號角，在這個壯大而長期的戰鬥行列裏，我
們願意作一個忠貞的尖兵。

(八月四日重寫)

從「七五」到「七九」

機槍響了以後

「七五」晚上，城裏機槍正「咯咯」地不斷向東北同學射時，我們自治會已得到消息，在立執委的聯席會上決定：一，立即向校方報告城裏發生血案；二，派人向城裏打聽更詳細的消息。

第二天，城裏仍局部戒嚴，東北同學的住處，全被鐵甲車，武裝警察所包圍，不能與外間接觸。事件經過詳情，究竟傷亡多少，均不可能知道。從某些報紙記者打聽來的消息，又人各一詞。自治會派出外聯，正式向外聯絡，並帶去自治會的意見，這時留校的同學，都自己動員了起來，紛紛向自治會陳述意見，並打聽消息。晚上，自治會召開暑期留校同學晚會，用以聽取同學對「七五」大血案的意見。歸納起來說，大家認為這是政府大屠殺的開始，「對民」的血債。唯有團結起來，才能阻止兇殺，同時更應向創子手們討還血債！故向自治會提出行動的要求。

控訴在祖國流血的日子

「七七」上午，燕京清華都組織好了「打氣隊」向城內大學報告事實真相，並號召行動。同時一部分留在校裏作晚會的準備工作。

晚會是在清華禮堂召開的，它的全名是「紀念七七控訴七五晚會」，會上有東北同學，報告「七五」詳情，一字一淚，感人至深！其餘有翁獨健，李廣田兩先生的演講和歌唱及話劇的演出。節目正進行中，清華燕京的自治會，「得校外人民服務隊正在騾動人馬，包圍清華的自治會。節目在急驟中進行，希望能在十一點戒嚴開始前，燕京同學趕回學校。

十點三十五分晚會結束，可是燕京清華交通完全斷絕。理由是「提前戒嚴」。在清華校方出面交涉後，在不能歌唱，不鼓掌的條件下，燕京同學離開清華。都認為這是自由範圍一再縮小的具體例子，清華燕京同學遭受迫害的新信號。回校後同學們都默默誓言，我們要歌唱，我們更要行動，更要用具體的力量來答覆。在聯合其他學校一致行動的前提下，自治會派出代表數人進城聯絡。下午清華由城內返校的慰問團，又在海甸八日深夜，華北東北各校決定，不等官方已有戒備時，來一次新行動。本校得此消息後，好多同學通夜未眠，趕製一切宣傳品和準備其他必需品。工作的同學已在緊張興奮的氣氛中忙到天明。

「七九」又一次大迫害

「七九」這使人終身不能忘的日子。血和汗的交流，

織成一幅不可磨滅的景象。這天，同學們都起身很早，七點半鐘一切就緒，同學們整隊待發。不幸因交通工具成問題，清華和燕京都只有部分同學進城。留下的願意徒步闖向鬼門關，為死者復仇，為生者爭命。

在清華園車站與清華同學會師後，就展開了這有歷史意義的「長征」。有同學統計這已是復員以來第五次徒步進城了。捲了大旗，扛了盛飲料的大桶，靜悄悄像一隻偷襲的突襲隊向西直門奪去。

西直門如牢獄一般死死地關閉了，大隊到城門下，一面電話聯絡城內同學，一方展開宣傳。口頭宣傳，街頭刺等使老百姓感動流淚。太陽正大，老百姓扶了中藥的同學，到他家裏去休息。偷偷送水送食物上來。但狗子們已監視他們了。

街頭演劇正炙手可熱時，忽然開來六輛大卡車，上面載了武裝整齊刀槍森森逼人的士兵。從大隊側面過去，繞回城裏去了。

為了找機會進城，大隊作自西直門徒退到萬牲園門口，等城門一開就跑步衝進去。這時知道西直門附近的城門，都已深鎖戒嚴。直到下午五點鐘，進城是絕望了，但是學們還不肯回校，決議到西直門等候城裏返校的同學。明槍容易躲，暗箭難防，狗子們已在暗地活動而埋下陰謀了。

當大隊重返西直門途中時，已發覺情勢不對，正有人脅迫商店關門，同時一大堆流氓聚集街頭。果然，大隊剛抵西直門，後面跟來的燕京校車就被暴徒砸了。主席團（清華燕京組成）就向所謂人民代表交涉，未及數語，一代表忽然踉蹌退去。主席團一再斥責警察，謂其有保安隊暴的責任。正在無人接頭時，暴徒中忽有一人高呼「打倒

學生！」「打倒王八具！」「打倒反對（？）政府！」「其餘則「打！」「打！」「打！」「打！」「打！」「打！」一片亂喊，吼聲未絕，暴徒羣中忽然有石頭向大隊打來。時間緊密集，自難躲避如雨的石塊，警察袖手不理。於是十餘同學受傷。當時同學均力持鎮靜，無人示弱。「下雨！後，暴徒提出苛刻條件十餘條，要大隊接受才放行。同學們鑒於天色太晚，對外電話不通，失去聯絡，孤軍深入，四面受敵，在暴徒脅迫中被奪去了一橫旗及一些漫畫紙版。

「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吧！」

大隊回校途中遇校方派來的嚴景濤與傅長光先生來接，到大海甸前的黃莊，已夜十時。天空烏雲四佈，雷電交加，大雨傾盆。這時海甸也已聚集暴徒四五百人，準備向大隊翻殺進攻。不俱石榨木塊在手，且在海甸胡同內藏有荷槍實彈的青年軍，想乘機襲擊。幸本校及清華校方趕到，軟硬交施，才允在大隊經過時不再進攻。

大雨中三輛汽車前導，傅長光先生執電筒在雨中監視暴徒。大隊經過時暴徒一人呼「打倒壞學生！」「歡迎好學生！」其餘七零八落疏疏響應，早為大雷雨聲淹沒，同學衣服渾身淋透，但精神大振，有人在念高爾基的海燕：「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這當中醞釀着無限憤怒！抵校時，已深夜一時，留校同學幾乎全體來接。彼此歡呼擁抱，淚熱交流，受傷的同學立即送醫院治療。跌倒算什麼，只要我們有站起來再戰鬥的勇氣。這次，燕京兒女看見了猙獰的屠夫，無恥的流氓。同時也看見緊握的鮮血。進一次鏖鐵爐，從那裏出來的都成了純鋼，堅強的戰士。

我們帶着光榮回來了

——記燕大在成都的日子——

帶着一二九的光榮，帶着淪陷區時期堅持學術自由的光榮，燕大在成都復校了。這是一九四二年的下期。如果說燕京人今天對於自由道念與回顧的，信念更堅強，為民主奮鬥的勇氣更壯大了的話，那麼，為了鑒往勵來，在成都的一段日子，不得不令人道念與回顧的。

一九四四年，對日抗戰到了一個艱苦的階段：前方的人拚命在流血，而後方貪污之風却變不加厲，由於政治上的不民主，以致軍事上毫無出路，當時普遍籠罩在一般人心上的是一種失敗主義情緒的陰影。空前的國事座談會，會上這種情形，並加以檢討，燕大各學術團體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聯合了華西壩各大學舉行過一次令統一的民主的會，提出對言論、結社自由的要求，提出了提高士兵的待遇的要求，而且提出了懲治貪污，軍

生，山這起，燕京人的愛國精神給了燕京人自己，也教育了成都三千多大中學生和市民。這以後，僻靜的陝西街燕園，不斷的有成羣的學生，老百姓前往訪問，他們懷着誠懇的態度找燕京人作朋友。這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底，成都市中的學生為警察數千人無理圍毆，屠夫們又任意摧毀人身自由，掀起大屠殺，成都的學生是再也無法忍耐了。

成都解除了窒息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五千人的行列，憤怒地，第一次以嚴肅的姿態走到了街頭，「保障人權」，「嚴懲兇手」的聲聲震憾了整個成都。遊行隊伍並至省，警察局長願，在五千人怒吼抗議下，成都市長余中英，警察局長方超都被免職了。從此，打破了成都沉悶，窒息的局面，而學生的正義活動，也變為公開合法。燕京參加了請願主席團，並任負責人。同學參加的達百分之九十，而取得了「民主塔壘」的光榮稱

號。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燕大三十個學生團體聯合舉辦「舊金山會議與中國」座談會。在這會上，三百多師生都認為舊金山會議對中國是一個嚴重的考驗：它要看中國是否能以民主團結的姿態，經過舊金山，這歷史的橋樑。中國人幾乎是一致說：經過舊金山，這歷史的橋樑。中國人只有各黨派聯合組的民主政府選出代表，才能說對舊金山會議有所準備。大家認為最嚴重的是兵役問題。親自去慰問過新兵的同學如泣如訴的說着壯了的待遇。會



來。不料當天下午他就在東校門讓警察憲兵不問情由逮捕了，送北平市警察局郊六分局了。那天晚上，本校設法把吳其進從郊六分局保釋隨傳隨到。

從十八日晚上起，學校讓軍警憲包圍上了。學生員工都不許出入。食糧斷絕。同時，學校方面兩次檢查宿舍跟校場上其他各處，名單上的三十人中，並無一人在校。我們就根據事實，報告郊六分局跟這一回負責搜查燕大的林團長，他是二〇八師的。直到今天十二點鐘為止，地方當局依然不能完全信任學校的報告，以為非進來搜查不可。他們在職務上，不能不有此一舉。這是大家應該諒解的。實在負責任的，並不是來搜查的人。軍警搜查學校，在民主國家是非常的事件。

下午兩點多鐘的時候林團長來學校，跟我商量搜查手續。他態度十分客氣。他說是為執行公事來的。各位、我的處境的困難，就不說，你們也能明瞭。拘票上傳票上的學生，早已不在這兒了。受搜查的全是跟這事件絕無關係的人，可是學校說話已經不能見信於人。我們沒有力量拒絕搜查。我在學校行政的立場上，並且不能對於非常時期特種法令表示什麼意見。我當然可以用種種推辭把這件事拖些時候。可是不願意借外勢，也不願意求人情，這打官司。我知道你們不要我幹這樣的事。照我的估計，這搜查手續早晚不能避免。我並不怕事，我出死入生，是為中華民族經過患難的。我為你們選擇了對於你們最少損失的一種方式，就是說開了條件，讓警憲進學校來搜查。我要是做錯了，我個人負責。我對我的同事負責，特別是對西籍的教職員。因為用民主的眼光來看，今天你們會看見看不慣的事情。我做中國人，只有慚愧。召集學生，也由我個人負責，你們要守紀律，有話以後再說。

林團長跟我約定的條件是這樣的：

(一) 軍隊不開進學校，徒手警憲可以進來三四十人。(註：來的一共六十九人，我不得不拒絕了二十幾個人，請原諒。)

(二) 只查人，不查物件。(註：後來發現有人在宿舍翻看學生警籍，不得不阻止他。)

(三) 只在名單上的三十人，不查別人。凡是不是屬於本案的人，不論有無嫌疑，今天絕不護帶走。關於這一點，我用我自己的性命來擔保。

(四) 學校絕不會同意警憲來搜查學生。警憲要進來，其勢我們不能攔阻他們。我可以把學校的地圖借給他們，派校警領路，其餘一切，全都由警憲負責。中西教職員，要是有不放心的，你們可以跟在後面觀察觀察，將來有個見證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們去，你們自己負責。(註：學生自治會要求我讓他們派人監視，我拒絕了。)

我知道警憲一定會遵守這些條件的。現在請在場的中西教職員一概退席。

凡是在暑假畢業，秋季留校服務的學生，也可以退席。學生請不走動，讓警憲查看你們的身份證。

(註：林團長也說了幾句話，態度極可敬佩。學生態度謙和莊重。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問，搜查之後，包圍線是否立刻解除？林團長答應在十五分鐘之內，撤去軍警。後來學校西門，南門，果然立時解禁。東門延遲了兩小時。據我所知道的，是林團長無法負責。)

抗議全面大迫害暨本校被非法搜查

告社會人士書

本年八月中旬前後，我們的政府採用最毒辣最無情的手段，假借尊嚴的法律形式，想認贖加罪於成千成萬最優良的公民——中國的智識份子。其中包括文化人、教授、教員和學生，這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裏永不會發生的事，這是中華民國有歷史以來，第一次的有計劃的，狠毒的大迫害！

因為我們是行憲國度的公民，因為我們是這大迫害的目睹者；因為我們是親眼看見自己的師長和同學被誣害了的見證人；更因為我們自己也是被侮辱中的一個，我們除了感到深深的痛心外，我們更要抗議這非法的暴行，我們要向全國的父老兄弟控訴，我們要向全世界愛好真理自由，重視人權和維護法律的公平和尊嚴的人們控訴！

我們燕京學生，秉承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校訓，背負着傳統的自由精神，我們平日所得的教益和智識，都叫我們有是非的明辨，尋求真理和自由。因此，對一切不合理的，黑暗的，專制的，無恥的事我們都加以正視，我們都要反對的！

我們和我們的夥伴們——中國任何大學裏優秀的智識份子，爲了反對美軍的強姦沈淪，我們舉起了抗暴的大旗。爲了人民的慘死和民生的湖蔽，更爲了五強一降而爲次殖民地，我們叫出了反內戰的聲言。我們也曾爲維護人權而打倒特務。我們更曾爲了怕敵人重山再起而反對出賣主權的條約和協定。我們更若干次爲了自己的夥伴被謀殺和殘殺而扛起反抗的大旗……這一串鐵的事實，任何有理性的人不能否認它是基於真理，良心，和正義的。

然而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了解完全兩樣，他們說這些事都是匪諜操縱的！然而我們平素自稱「愛護青年」的政府，竟無情的把紅帽子加上我們和我們夥伴們的頭上，他們說「職業學生，反對政府，危害國家」！

我們是不愛國家的嗎？我們是犯法的嗎？不！

如果說我們不愛政府的話，應該說我們愛我們的國家太多了！

八月十九日，我們最後秀的夥伴（他們都是功課和品行良好的，他們中間更有五個獲得獎學金的，兩個獲得金鑰匙的），接到了我們根本認爲非法的「特別庭」來的拘傳票，要他們去那個沒有公平和尊嚴的法律的，不用律師辯護的「

「特刑庭」！他們突地被加上「職業學生」的帽子，他們憑空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

然而幸好我們的夥伴早已不在學校了！在恐嚇信，黑名单，「輿論」，帽子的夾攻下，他們早已失掉了他們敬愛的師長和夥伴們！他們早已被奪去了讀書的權利！

校方接到傳票後，拒絕軍警入校搜查，但自動的兩次搜查宿舍；知道名單裏除一職員外，全部都不在校，而且校方保證該職員隨傳隨到，但是從十九日起，大批軍警封鎖了整個學校！

在這時期裏，我們的教職員不准回家，我們的同學無理被扣在海邊。

在這時期裏，我們的一位夥伴魏有仁，因為回家被抓住了，他不是黑名单上的，也不是被拘傳的，但正因為被誤抓，當局又用「合法」手段了！他們說：魏有仁「鼓動同學不受拘傳」。就這樣：他們陷害了一個年青人。

然而終於在八月二十一號，沒有搜捕證，沒有任何公平法律的根據，他們終於進入尊嚴的學府，進入只有日本人才搜查過的燕京校園！

我們被困在貝公樓裏，他們要看我們的身份證。在宿舍裏，他們翻動同學們的私產，翻書，偷看信件，後來雖經阻止，但却破壞了一口口講書。

他們逗留在校園裏，整整三個鐘頭，我們若手師長的住宅也遭搜查，所有燕京人的基本人權，就在這情形下被蹂躪了！

我們將永遠記住，在貝公樓禮堂裏，我們敬愛的校長所說的話：「今天召集的這個會，是燕京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以前曾有過一次相彷彿的集會，但在性質上說是不同的，那就是民國三十年的十二月八號。那一次來的是我們的敵人，但是這一次是我們的同胞。」

我們更將永記得着他們取得的諒解，是我們校長用他的性命來擔保，保證在搜查時不拘捕黑名单以外的人！一直到今天，我們的威脅尚未解除，我們中間，只要有任何人敢喊出不平和反抗的聲音，他們就將會被認爲「職業學生」的！

但是，我們是永不會低頭的，我們記得住我們失去的夥伴，被槍殺和謀害的夥伴，正在苦難中的夥伴，我們記得清清楚楚，我們要反抗下去的！我們要戰鬥下去的！

我們抗議這非法的搜查，我們抗議這對智識份子空前的大迫害，我們抗議以毒辣和險惡的手段對付良善的公民！全世界愛好真理自由，正視法律的公平和尊嚴，維護人權的人們！全國的父老兄弟們！我們希望你們正視這件事！我們希望你們伸出正義的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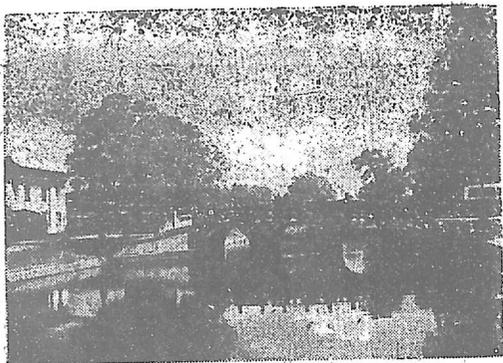
燕京大學

學生自治會
反迫害營救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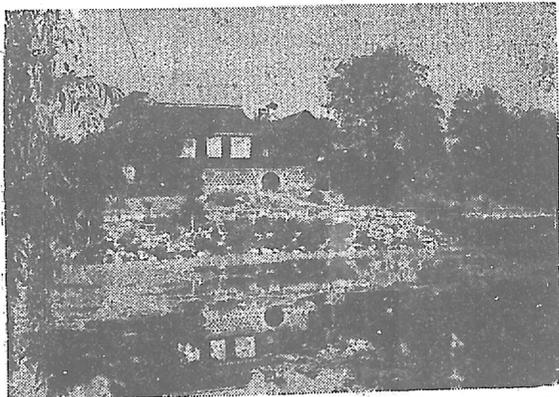
同啟

三十七年
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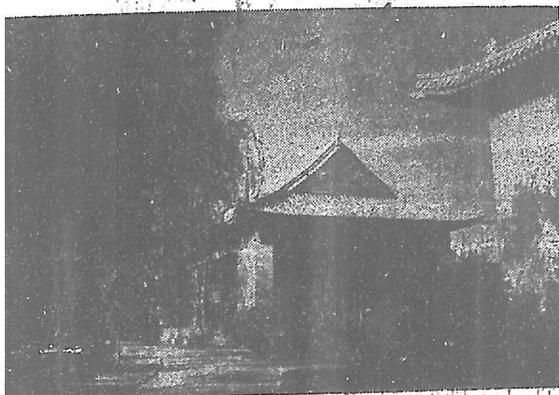
• 校友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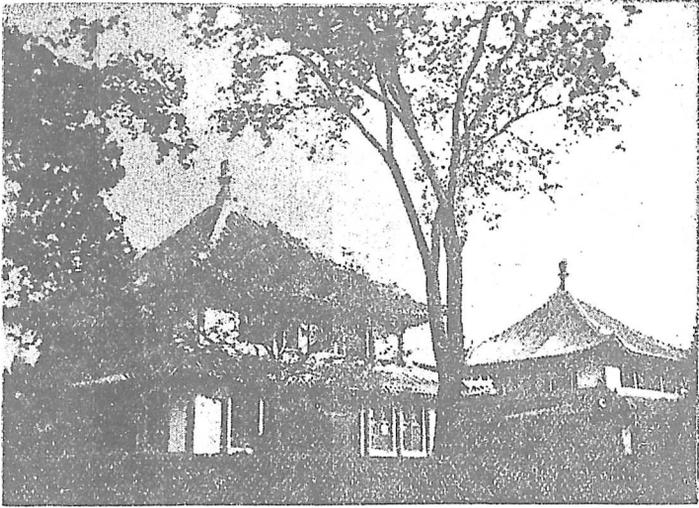


• 應湖軒——司徒先生住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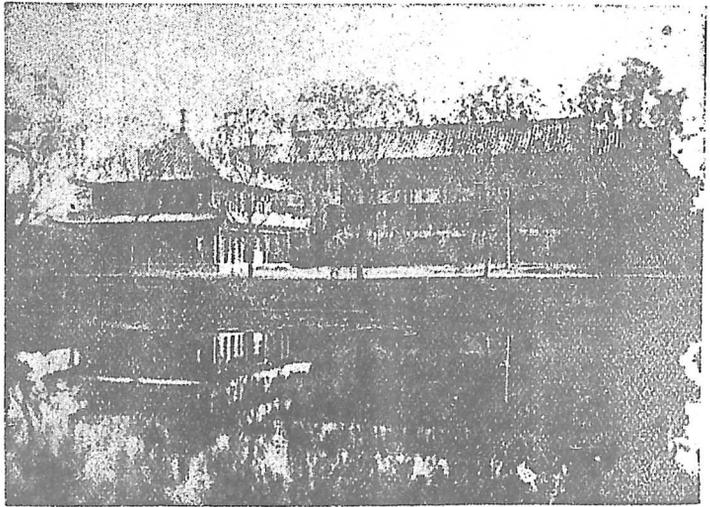


• 圖書館側影 •





• 姊妹樓 •



• 男生宿舍五六樓 •

#52

443304

443314

511111

· 華表 矗立 ·



· 水塔 ·

